

嘉惠爾著

陳長蘅譯

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

蔡元培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三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四四二)

中國經濟學社叢書
 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一冊

The Present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Thomas Nixon Carver

譯 述 者 陳 長 蘅

發 行 者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衛序

今世經濟革命，大別分爲二途：一爲共產主義的革命，一爲資本主義的革命。共產主義的經濟革命，其手段在消滅資本階級，其目的在使社會上之一切民衆皆爲勞工，而以國家爲其資本主人。資本主義的經濟革命，其手段在改進勞工階級而使其資本化，並改進資本階級而使其勞工化；其目的在保留資本私有制度，而使社會上一切民衆人人皆以資本家而兼爲勞工家。兩者途徑不同，而其社會民衆之同歸於平等則無殊。顧其求平等雖同，而其途徑則一苦一樂，判若霄壤。共產主義者使一切民衆化爲無資本之勞工，則其事不啻宣告全國人民永遠爲奴隸。人人雖皆得平等，而失卻其自由。夫使人人終身斷絕其富贍之希望，此常情之所不能忍。故其爲勢也逆，而俄羅斯之經濟革命用之。資本主義者欲使一切民衆皆有資本而兼爲勞工，俾人人皆得平等而並得自由，人亦孰不欲富貴。利彼人慾之私，以成此社會進化之公，其爲勢也順，而美利堅之經濟革命用之。共產主義者，大抵皆詆改進階級之手段爲不澈底，蓋亦淺見而未之深探耳。嘉佛爾教授者美利堅派之經濟學家，亦資本主義的經濟革命之先覺思想家也。其言曰：不知其樹視其果。入其國，其民樂而治，必富於資本者也。入其國，其民愁而亂，必貧於資本者也。故欲民之樂而治，必須獎勵資本之增加。其摧殘資本以求治民樂民者，無異緣木而求魚。凡人之情，莫不自私自利，親近而疏遠。如此者可稱之爲『差等爲我心』(Self-centred appreciation)，言以一己爲計較利害之中心點，推而及外，皆以對

我關係之遠近，而定其親疏之差等也。此項人情有左右社會之力量，導國者不可忽視，猶工程師之不可忽視地心吸力。順之者治，逆之者亂。順之者成，逆之者敗。故欲獎勵社會資本之增加，而私有資本制度之不可廢也。又曰：民族之要，在優其遺傳。民權之要，在使賢者當官。民生之要，在使人人有其資本。而運用資本之權，則宜授諸能者。所著書多種，皆反覆申明斯義。其影響於美國人士之經濟觀念及立法行政也至鉅。曩者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希太因博士語我曰：美國當代經濟學名家之思想清澈者，莫過於嘉佛爾教授。此乃共產主義派經濟學大家之評語，蓋篤論也。頃其近著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一書出世，同學陳伯修先生亟逐譯以餉國內學子，因其多與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相發明也。余感孫先生逝世後，國內經濟思想陷於混亂，見是書之譯成而喜，爰掇舊聞而爲之序。

時民國十六年雙十節，同學弟衛挺生拜序於南京血花公園北籬。

譯者序

嘉佛爾教授爲美國頭腦最清晰思想最新穎之一著名經濟學者，曾在哈佛大學執教鞭數十年。著書十餘種。而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一書乃其最近名著之一。書中所論美國現今經濟革命之趨勢，與孫中山先生所倡民生主義頗多契合，足資引證者。足見美國全國人民生活所以能由痛苦經濟而日進於快樂經濟，良非偶然。爰亟譯之，以爲研究經濟學及經濟問題者他山之助。

一國欲建造健全之經濟社會，貴先有健全之經濟理想。未有思想不健全而能創造健全之社會者也。是書首在闡發美國人民向係先求真知灼見及各種高尚理想，卒使一切物質的進化不期而自然實現。此與中山先生『知難行易』之學說正若合符節。此首應注意者一。

嘉氏對於『自由』『平等』之精義及其相互關係，尤闡發無餘。著者不主張極端的自由主義，『犧牲平等以求自由』或極端的平等主義，『犧牲自由以求平等』。而主張二者同一重視，並行不悖。故一方面要使人民有均等機會，以造成各階級及各職業之均等利達興旺。一方面要使人民有充分自由，俾各本其天賦之聰明才力，以發達個人之修能。人有智慧、巧拙、勤惰、與賢不肖，即各人之生產力服務力及創造力各有不同。惟貢獻較大的始應得較大之報酬（無論爲金錢的，或爲榮譽的），庶使國民經濟得以繼續進步。此與中山先生所講『自由』『平等』之精義，亦多互相發明（詳見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第二及第三

講。此應注意者二。

又嘉氏痛詆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及『階級戰爭』，而揭舉各種更爲高尚之理想及更爲公正之原則，與夫正當的人生觀，以爲經濟建設之基礎。此與中山先生糾正馬克斯『物質爲歷史的重心』之學說，而發明『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之重大原則，又互相暗合。此應注意者三。

又著者謂農工之較高致富方略，不在於打倒資本及資本家，乃在於增多資本及資本家，與夫勞力以外之其他一切生產必需原素，如建設的實業人才之類，而使資本愈趨普遍。迨至社會之中人人皆有若干資本，人人皆爲資本家，同時復爲勞動者，然後人民之經濟生活始可稱爲充分發達。人類社會一切已往之經濟進化，皆以此爲依歸。一切未來之經濟進化，亦必以此爲依歸。中山先生則云：『我國所欠缺者資本也，才能也。倘我國得此兩要素，則我國之實業發達，不特可與美國並駕，且當四倍於美國。然則欲圖中國實業之發展者，當注重之問題，即資本與人才而已。』又云：『將來全國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以厚人民的衣食住行。』又云：『社會進化的事實，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而不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纔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

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纔有不停止的進化。『足見中山先生亦極注重全國資本之發達與實業人才之增多。而且亦以勞資合一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爲社會進化之表徵。此應注意者四。』

嘉氏與中山先生不同之點，大都祇在方法而不在目的。著者因不願政府權力太大，且因美國有種種特殊情形，其勞動階級之財力進展，復極迅速。故不主張將大工業收歸國有，小工業仍歸私有，而主張由工人次第購買平穩易辦之舊工業，聽由各種投機家及發起人試辦各種更爲冒險之新工業。此乃著者特倡之經濟二元制。至於中山先生之經濟二元制，則一方面要節制私人資本，平均私人地權；一方面要發達國家資本，與辦國家實業。中山先生欲預防私人之壟斷與社會之不均，故主張全國的實業應分個人企業與國家經營兩路發展。『凡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佔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詳見『建國方略』及『民生主義』）一國如能預防社會貧富之不均，同時復能使個人企業健全發展，固屬甚佳。至若財富已甚集中，然後由勞動階級盡量收買工業，總稍嫌迂緩。不過在健全的情形之下，勞工終久亦能達到經濟平等之地位。至於大工業由國家經營之政策，雖可預防社會之不均；然國有工業，務須較在私人手中辦理更爲得宜。方於民衆確有裨益。否則徒供少數管理人員之揮霍，而民衆并不享其利，反失國家經營之本旨耳。

又著者所謂『美國近年限制移民入境實較其他任何立法均於美國勞工更有裨益』一語，亦有極

堪注意之價值，并可爲我國將來限制移民入境之借鏡。須知限制移民入境以保護本國勞工，殆與增加進口稅率以保護本國工業有類似之性質。吾國將來欲保護本國農工，亦非及早頒定限制移民入境之法律不可。現時滿蒙、新疆、西藏則有日、俄、英等國移民入境，自由居住營業。其餘十八省之外僑亦年多一年，毫無法律限制，實爲經濟侵略與政治侵略之隱憂。倘不及時制止，後患將不可勝言。欲根本免除異族侵略，尤當防微杜漸，於此特別着眼。不然，縱將租界及領事裁判權等分別收回，而任聽外僑在內地雜處，日多一日，亦足危及國人之生計也。著者又謂『從天上移民入境與從外國移民入境，其影響殆完全相同。』此語亦足提醒國人。吾國人民早婚多育，實爲民生多艱之一大原因。總要婚姻以時，養育有度，然後『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凡人口既庶之國，尤應多致力於富與教，而少從事於人口之繁殖，庶使人民之平均富力與教育程度均可逐漸提高，而國家種族亦更適於生存發達。故相當的遲婚減育，乃積極的政策而非消極的政策也。

其他促進經濟平等完成經濟革命之各種健全方法，均詳著者書中，不遑枚舉。要之，美國現時一般人民之經濟進展，實屬令人可驚。天下事不知其因視其果，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誠如著者所云，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實較世界諸國均更爲先進。其最爲顯著之趨勢，乃在掃除勞動家與資本家之區別，而使勞資兩階級逐漸打成一片。此種事實，不一而足。凡善於觀察美國經濟狀況之人皆有同樣之感。又著者所舉完成此種經濟革命之各種方法，亦係完全根據事實擬定，並非高談理想，徒託空言。吾人於此可以領悟，欲解決

中國之經濟問題，亦須根據事實去定方法，不能專憑何種學說理想。善乎中山先生之言曰：『我們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種甚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纔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因為學理有真有假，要經過試驗纔曉得對不對，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詳見『民生主義』第二講）是以世界萬國解決民生問題之方法不必皆同，要不外乎各自根據事實，去尋求最正大而最光明之道路，俾全社會或全民衆均可由痛苦的經濟生活日進於快樂的經濟生活，而世界亦可逐漸趨於大同，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國人倘能一本『行之非艱，知之維艱』之精神，將中國貧窮的病根與經濟的事實，潛心探討，努力講求，以之解決中國之經濟問題，完成中國之經濟革命，改造中國之經濟社會不難矣。此則譯者逡譯此書之微意歟。

是書譯成，蒙社友陳通夫、劉季陶、盛灼三三先生分任校正，學友衛深甫先生爲之序言，並蒙社友馬寅初先生於經濟學社在滬開年會時爲之報告原書內容，吾妻王俊英則常爲余整理稿件，甚欲早觀厥成，特此一併申謝，以誌不忘。時在民國十六年雙十節譯者陳長蘅序於南京第一公園北籬寄廬。

弁言

美國現時實現之各種經濟變遷，其影響之大，在西方文化全部歷史之中，殆與英國十八世紀末葉之工業革命相埒。

此種現今的經濟革命，不在他處，而先在美國發生，并非偶然。須知美國此種革命之背影實始於一八八八年。其時此邦乃一工業幼稚之健兒，今則已由幼稚的國家，而逐漸成爲青年的國家。吾人乃一富於生產力而毫無倦怠之民族，全國財富之積蓄既日多一日，並有無限之天然富源以資開採，而較物華天寶更爲重要之原素，則爲吾人的民治習慣。予人人以均等機會，使各自高攀上達，無論在實業界，學術界，及政治界，均可登峯造極，各盡其能。是以此邦一般工業人民之購買力均遠駕其他任何國家之上焉。

自一八八八年以來近三十年之間，此邦之經濟興旺非特蒸蒸日上，而且全國人民之進款與其他諸國相差愈鉅。故在二十世紀之第一廿五年間，此邦人民咸覺遠較他國人民爲富裕，加以歐戰之中移民既停止入境，歐戰以後復頒有法律，禁止移民入境，是以勞動階級之工資愈形高漲，其所產生之結果，遂使此邦之社會及經濟情形，均呈極大之變化，有爲二三十年前此邦領袖所夢想不到者。

此種國民生活進展之新趨勢，均詳嘉佛爾教授書中。此書乃美國新國族主義叢書之三，對於各種建設的勢力特別反復言之，使讀者明瞭近世工業社會各種極有希望之新趨勢，而得莫大之安慰焉。

總編輯霍爾謹識

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

目次

第一章	序論	一
第二章	美國人之理想	九
第三章	勞動問題之起源	三三
第四章	勞動者財力之進展	四三
第五章	勞動階級之理財政策	六五
第六章	階級戰爭之尾聲	七七
第七章	勞動階級較高之致富方略	八七
第八章	資本主義爲何及其作用如何	一〇九
第九章	平衡的經濟制度之數種效果	一二二

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

第一章 序論

(一)

- | | |
|------------------|-------------------|
| 1 Capital system | 2 Plutocracy |
| 3 Socialism | 4 Economic system |

四十或四十餘年前，就有許多人，喜歡一方面評論此邦（指美國，下做此）財富如何集中；一方面描寫各城市陋巷貧民如何稠密。或以筆墨形容，或用口舌傳達，使國人多驚訝資本制度①。流弊之可畏。甚至有所謂非特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且此種情形，乃資本制度必然之結果者。彼輩以為富人政治②，與貧窮二者，乃資本制度之孿生子。故常勸衆人於流弊滋多之資本主義，與困難萬端之他種制度（譬如社會主義）③，自擇其一。彼等咸謂近今世界一面有富人政治，儼如魔鬼；一面有社會主義，儼如深淵。吾人必請擇於斯二者，此外別無他法云。

其實此種討論，大都非顛倒事實，即誤述根本原理。不過就表面觀之，社會現象似係如此耳。當時若有人欲從事證明此種現象並非現行經濟制度④，必然之結果，則彼等必揭舉上述極富與極貧之情形為反

- | | |
|--------------------------|----------------------------|
| 1 Economic analysis | 2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
| 3 Diffusion of wealth | 4 Wage slavery |
| 5 Position of dependence | 6 Position of independence |
| 7 Equality | 8 Inequality |
| | 9 Peace and liberty |

證。關於此點，頗有不易解釋者；而對於未曾受過相當訓練，不能從事明晰的經濟分析①之人，則尤為費詞，甚難使之滿意焉。

所有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間攻擊此邦資本制度之文字，而今皆已成過去。不過尚有一些讀者，閱之仍覺津津有味。彼等儼如鸚鵡之重重複複，仍唱同一之論調。昔之財富集中者，②今已財富分散；③然彼等痛詆富人政治，則如故。昔之手藝工人所賺工資甚低，今已工資甚高；然舊日所謂工資奴隸④諸陳語，則仍有所聞。其實，當日之勞動者多處於附屬的地位；⑤今日之勞動者則已相率躋於獨立的地位。⑥故往昔怨天尤人之輩，今已逐漸收聲；甚或對於現時逐日改良勞工情形之趨勢，而表示反感。因彼輩素所寶貴之尤怨論調，已成明日黃花，不復能引起世人之注意也。

在經濟學者之眼界中，即在勞動生計困難期內，各階級所以貧富懸殊，否泰迥異，亦不能視為資本制度必然之結果。蓋在其他任何制度之下，如能有平等，⑦則在資本之下，亦能有平等也。所有資本制度之一切不平等，⑧乃緣資本制度以外之各種紛擾而發生，不能歸咎於資本制度本身之不良。且此種紛擾，大都易於免除，並非不可救藥也。

當時許多無經濟學識之人，僉謂資本制度行將倒塌。彼等以為資本制度根本不良，決難久存。其實資本制度之不能倒塌，正如和平與自由⑨之不能倒塌。和平不能倒塌，而能為暴力所破壞；且祇有暴力能破壞之。故凡無暴力之地，和平與自由必自然存壞之。自由亦不能倒塌，而能為暴力所破壞；且祇有暴力能破壞之。故凡無暴力之地，和平與自由必自然存

- 1 Capitalism
- 2 The system of voluntary agreement among free citizens
- 3 Wide diffusion of prosperity

在，無須假借人力之創造或維持。資本主義^①之起源，實始於凡人所生產或所發現之財物，非經本人許可，他人不得而強奪之。故凡無暴力之地，資本主義即自然存在；正如和平與自由之自然存在。換言之，假如製造工具之人非經本人許可，他人不能強奪之，則謂之工具爲其所有。如本人允許第二人奪去，（即售與或讓與第二人）又非經第二人之許可，他人不能強奪；則謂之此項工具爲第二人所有。無論工具之大小，此項原則均一律適用。若非一人所生之財，不經本人許可，他人遂得而強奪之，則資本主義決不能破壞。故資本制度祇有暴力能破壞之。所謂資本制度行將自行倒塌者，蓋不明資本制度之真義耳。

現在此邦經濟之進步，已不必假手學理的分析，即可證明在人民彼此自由協商制度^②之下，財富亦能普遍。全國各階級均可自有財產，無須拋棄人民自由同意之交易辦法。實則此邦現已富者日多，貧者日少，人民全體均日臻普遍興旺。^③非特學者知之，而且國人均有此種感覺；祇有最少數人仍唱舊時之論調而已。

吾人若於四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而出此言，則除經濟學者而外，其餘必不相信。故當時縱有人道及，亦如在深山窮谷中呼號，無人注意。今則事實俱在，除最爲頑固之尤怨派而外，人人均可信服矣。此書之作，其中各目的之一，即爲證明此邦在資本制度之下，非獨各階級均有普遍興旺之可能；而且此種情形，現在確已次第實現焉。

惟無論何種世界，決難令人人皆無尤怨。現在工資既日見增高，且將來仍當繼續增高。遂另有一階級，

- 1 Make one's labor a commodity and sell it to the highest bidder.
- 2 Benevolent and par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r and employee
- 3 Chronic oversupply of labor

起首詫異世界文明究竟能否支持。彼等以為假使僕從之工資日見增高，而漲至與主人之進款相差無幾，則吾人如何能僱用僕人作較粗之工作乎？又一國若無賤工，吾人如何能振興新工業以供文明之需要乎？又吾人若無世代相傳之僕從階級，則凡遇宴客酬酢，如何能有僕人分擔女主人之任務乎？又一切僱工用人均欲將其勞力當作貨品，善價而沽，^①則如何能保存舊日雇主與雇工之主僕恩義關係乎？^②大凡勞力時常供給過剩^③之國家，勞力決不能成爲自由買賣品。爲雇傭者大都寄食於雇主之下，而自願爲其附屬品。惟一旦勞力稀少，則工人均欲自由賣力，善價而沽，不願爲往昔主僕恩義關係所束縛。故經濟最爲進步之國家，勞動者實自願將其勞力當作貨品出售。故一般慣於視僕從爲附屬品之人，對於此種新現象自然悲觀，而懷疑世界文明之能否支持。此書之又一目的，即爲證明凡能使勞力變成一種貨品之國家，必較使勞力成爲一種附屬品之國家，更有日進文明之趨勢焉。

(一)

此次歐洲大戰之結果，雖使歐洲諸國產生政治革命多起；然尙未產生何種經濟革命。縱有三五舊政府曾被推翻，由新政府起而代之，間亦稍有經濟決裂之趨勢；惟工業復興，則又回到革命以前之原狀。故歐洲無論何國，並未因政治革命而對於舊式工業制度有何種根本的改造。其最後之經濟影響，不過與此邦一城政黨起伏，及新陳代謝所發生之影響相埒耳。

一國之經濟革命，有時或緣政治革命之結果而發生；惟通常多不與政治革命相隨屬。據法國著作家多克斐爾①之意見，曩昔法蘭西政治大革命時之經濟結果，僅有一端差堪注意。即革命以後農人所有之土地均免除各種雜捐及苛例，而其所有權亦較從前更為確定而已。又俄國自有革命以迄於今（一九二五年），亦祇有此一項經濟改革，差甚於前。然俄國革命黨人之特別目的，乃在於利用政府威權，強迫人民實行一種新經濟制度。無如彼等雖用盡近世國家最大之威權，終不能抵制各種經濟勢力。就農人與土地而論，俄國的革命最多不過加速原來已在進行之中之一種趨勢而已。且此種趨勢完全係傾全土地私有，恰與共產主義相反。簡言之，俄國農人之土地私有，乃係各種經濟勢力所造成，並非假手於共產政府之威權；且雖有政治威權之壓迫，而土地私有則照常進行。於此可見經濟革命之原因，通常較政治革命之原因尤為深切。至於政治權力所及，最多不過助長或阻礙經濟革命之進行；甚或雖欲助長或阻礙之，而亦有所不能。凡此皆緣經濟的勢力實較政治的權威為偉大也。

現在祇此邦有一種經濟革命正在進行之中。此種經濟革命，乃在掃除勞動者與資本家之區別，而一方面使勞動者自為其資本家，一方面使資本家兼為各種勞動者。蓋緣此種革命完成之後，許多資本家欲專靠資本生利所得，必難度日，勢必從事各種工作。故此種經濟革命不啻在世界歷史中別開一種新局面焉。

此邦之勞工運動實遠較世界各國均有進步，殆不可同日而語。現時歐洲諸國（即英國亦包括在內）

各種勞工團體及勞工領袖之勞工運動，大都仍慣用舊式方法。猶如一人欲用鞋帶自舉其身，徒勞無功。至於此邦之勞動者，則已相率自謀厚集資本，而實行提高自己之經濟地位。故其生活之富裕，實遠駕乎歐洲勞動者之上。歐洲諸國勞動階級之團體組織及政治活動，仍以原始社會交相爭鬪時代之觀念為其中心。至於此邦之勞動階級，則已由爭鬪的時代，而入進步的經濟建設時代。歐洲諸國之勞工運動，僅使三五勞工領袖虛擁政權，而於一般勞動者之福利並未增加絲毫。至於此邦之勞動者，則大都不受此種欺騙，而各自努力增進其真正之幸福樂利焉。

凡未擺脫原始社會階級戰爭觀念之人，對於前段所述必毫不了解。此邦之勞工運動，多已經過為領袖者，專以挑戰為能事之時期，而進於採用較高戰略之時期。此種較高之戰略，係注重培植勞動者永久之經濟勢力。故勞動者現已不復與資本挑戰，一面承認資本之功用；一面則利用資本，為改良自己境遇之工具。現在有三種現象，足以證明此邦勞動者已次第各自變為資本家。此三種現象，一為勞動者儲蓄存款增加之猛速；二為勞動者對於各公司之股本投資日見增多；三為勞工銀行之發達。其詳細情形，當於以下數章討論之。

此種勞工進步，對於所謂勞資關係，自必發生變化。余為此言，並非謂舉凡一切雇主與雇工之利益衝突，均可免除；蓋欲完全免除一切利益衝突，殆為不可能之事也。須知『人類一切關係皆有衝突的原質，亦有和協的原質』。非獨最疏遠及最認真之關係為然，即最親密之關係亦莫不皆然。即如夫婦之間，若只就

個人方面着想，亦常有利害衝突。如關於進款之分配，及何日誰應乘坐汽車出外等皆是。同時亦有許多和協的原質，彼此相需以生；且有時須有利於彼，方有利於己。夫婦之和樂與否，全視彼此多從交互利益方面着想；或多從彼此利害衝突方面着想。又最疏遠及最認真的人類關係之間，亦常有和協的原質。譬如生產者賴有消費者，消費者亦賴有生產者。消費者如果豐富，則用貨較多，實於生產者有利益；生產者如果豐富，則所出貨品，或不惜精益求精，實於消費者有裨益。惟就其他方面而論，凡遇消費者與生產者彼此交易及議價之時，遂有真正之利益衝突。售貨者欲價貴，購貨者欲價賤，有時每至爭論良久。設使雙方忘却彼此較為遠大之相互利益，僅因議價而引起激烈衝突，則或致互相仇視，亦未可知。若其他生產者或消費者亦起而共表同情，與對方互相仇視，則其結果必致生產與消費兩階級兩敗俱傷。故一切人類關係均須從人我兩方面着想，方能增進彼此之共同利益。此理對於雇主與傭工，資本家與勞動者，學生與教員，或父母與子女之間，均可適用焉。」（參觀嘉佛爾與霍爾原著「人類關係論」第十七章。）

此邦現正進行之各種經濟變遷，雖不能將雇主與雇工兩方面各種利害衝突之原因，一概免除；然無論如何，總可改變雇主與雇工向來所持之態度。勞動者既自為小資本案，勢必較從前更為重視資本；且更能了解資本之性質與資本之功用。同時一般為雇主者，既須更為辛勤操作，方能投資獲利；則對於雇工方面之各種問題，亦必更加注意。故雇主與雇工雙方對於彼此之公共營業，均更為關心。蓋緣所辦營業，乃雙方之進款所由生；且勞資兩階級之幸福樂利，胥賴營業發達也。此種情形，當使勞資兩階級彼此更為融洽。

雍睦，猶如夫婦之間多念及彼此好合之利益，必更能雍睦和諧；或如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多念及雙方共同之利益，亦必更爲融洽和羈。故此邦勞資兩階級之逐漸打成一片，實爲現今世界別開生面。吾人名之曰經濟革命，實有充足之理由焉。

- | | | | |
|---|---|---|----------------------|
| 1 | Bolsheviki | 2 | Karl Marx |
| 3 | Utopian Socialism | 4 | Scientific Socialism |
| 5 |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 6 | Henry Thomas Buckle. |
| 7 | Evolution through class struggle. | | |

第二章 美國人之理想 (An American Ideal)

(一)

一年以前傳聞有一頗負時譽之牧師，曾謂俄國現為世界唯一崇奉理想之國家。此語如果確實，未嘗不可驚人；惜祇係一種似是而非之論調，並非傳述確切之真相耳。俄國的過激派，^①原係馬克斯^②之信徒，彼等之共產試驗，均係根據馬氏之教義；而馬氏及其信徒所一致否認者，即為各種理想。彼等乃將所謂『烏托邦的社會主義』^③與『科學的社會主義』^④完全劃分。彼等以為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純屬理想的；而馬克斯的或科學的社會主義，則為物質的，及純粹自利的。馬克斯及其信徒均視理想為治人者籠絡被治者之工具。故勸導平民，抹殺一切理想，而專注重自己之利益。

馬克斯主義之一重要信條厥為唯物史觀。^⑤此唯物史觀，經馬氏一番乖僻的解釋，遂無任何理想存之可言。至於更有科學價值之此種信條，則並非發明於馬克斯。且馬氏亦非對於此種信條見解最真，及傳述最合論理之人。關於此點，英國歷史學家巴克爾^⑥學識之淵博，論理之精透，均遠駕乎馬克斯之上。惟馬氏復將此項信條，與另一信條相提並論。此第二信條，視階級戰爭為進化之途徑。^⑦此兩信條一經合併，

則一切理想均無存在之餘地。此兩信條任擇其一，流毒尚不如是之甚。一經相提並論，則毒性極烈，破壞力極大；非特物質文明可以毀壞無餘，即一切文明所根據之理想，亦必掃地無餘矣。俄國現在的革命，即係所謂平民^①之人根據階級本身利益所演出之平民革命。^②彼輩並不以擁護任何理想自命，祇以擁護自己物質的利益自命；^③換言之，即並非崇奉何種理想而革命，祇係專為自己之利益而革命而已。關於此點，彼等誠不愧為馬克斯之信徒。

猶憶馬克斯之一信徒查理斯克爾，^④前曾刊行一小冊子，題為『為善的糊塗』。^⑤其開宗明義第一章，即係用柏拉圖之問答體裁，說明為善的毫無意識。茲摘錄如後：

吾友問曰：『汝所謂為不善始為智，可得聞乎？』

答曰：『智與不智，全視善惡，係由誰人判定？』

『現明告汝，善惡究由誰人判定？係由富豪洛克費納判定。』

『吾借用洛君之大名，因較用抽象的科學說法，更易了然。須知現時一般人民之道德觀念，皆視其衣食住各種需要供給情形之結果為斷。譬如美國今日之社會，一方面有治人階級^⑥（如資本家是）；一方面有被治階級^⑦（如勞動者是）。則所有一切道德觀念，如果人盡奉行，不過為擁護治人階級利益之至道而已。』

『善字會有許多意義，迄今仍有許多意義，全視用法如何。吾所謂為善的糊塗，係指一切教員牧師

1 The proletarians
3 Material self-interest
5 "The Folly of Being Good"
7 Ruling class

2 Proletarian revolution
4 Charles H. Kerr.
6 John A. Rockefeller
8 Subject class

- 1 No right or wrong in any positive sense
- 2 Conventional ideas
- 3 The dominant class

及主筆文人所用善字之意義而言。蓋彼輩或出於有意，或出於無心，皆在擁護洛克費納與其階級之利益上用功也。」

以上所引一節，在不熟悉馬克斯之教義者聞之，或甚屬離奇；而在熟悉馬克斯主義之人，則極爲明瞭，且爲其所希望於信徒者。故凡對於馬克斯及其信徒之主義素無研究之人，必難了解俄國自有革命以來最爲顯著之各種變化；而曾經瀏覽馬氏著述之人，則易了解此種變化，且爲醉心馬氏兩大信條（即唯物史觀與階級戰爭）之人自然之主張。蓋俄國的過激黨，皆係崇奉此種信條者也。

按照此種信條，世界係完全無上帝，無天理；換言之，即完全無真是真非。①所謂是非，不過一種常套的觀念。②凡一時一地之人所認可者則爲是；所不認可者則爲非。此外並無較爲高尚之判斷，亦無其他證驗是非之方法。假定人人以說誑偷搶爲可嘉，則說誑偷搶即屬可嘉；假定人人以說誑偷搶爲不合，則爲不合。所謂是非善惡，不過如此而已。

現若將馬克斯之兩大信條相提並論，則在服膺基督教之人聞之，尤覺離奇。按照馬克斯此種教義，吾人通常之所謂是非，均係由一時一地最有勢力之階級③代爲決定。譬如武人階級最有勢力之時，則是非觀念即由武人決定。彼等之所謂是便爲是，彼等之所謂非便爲非。又如紳士階級最有勢力之時，則一切是非即由紳士斷定。彼等之所謂是便爲是，彼等之所謂非便爲非。其餘一般人民，不過隨聲附和彼等之所謂是非而已。又如在一時一地，係資本階級最有勢力，則一切是非，即由資本階級決定。彼等之所謂是便爲是，

彼等之所謂非便爲非。其餘不過是彼等之所謂是，及非彼等之所謂非而已。上述克爾先生所謂：『此邦現時一切是非均由洛克費納判定』一語，即係爲此而發。

按照此種觀念，是非既由最有勢力之階級代爲決定，彼等遂用其優越之地位，完全爲扶植其本身利益着想。譬如神士當權，則使人信任。凡於神士階級有利者則爲是。神士階級以爲人民完納什一之稅，係於神士階級有利，則什一之稅即爲合理。神士階級教人民信上帝鬼神，因神士階級可任意解釋上帝鬼神之意旨，而爲民之長上。是以一切道德制度，均爲擁護神士階級之利益而設。又遇資本家最有勢力之時，則一切是非善惡，即由彼等決定。彼等利益之所在則爲是，反是則爲非。吾人作事宜勤敏，因勤敏係於資本階級有利。吾人宜誠實忠厚，因誠實忠厚係於資本階級有利。吾人宜尊重他人之財產而不可爲盜賊，因尊重他人之財產及不爲盜賊，係於資本階級有利。是以一切道德制度，均爲擁護資本階級之利益而設。

故馬克斯之高弟殷吉爾①遂謂：『由此着眼，一切社會變遷與政治革命之最後原因，不應求之於人類智識之進步，與真理及公道之闡發，祇應求之於生產及交易狀況之變遷』云。殷氏又言：『商人或製造家均以主人自居，而且向來爲其書記雇工及家僕之「自然長上」』②其利益在於使彼等爲其盡力作工，並教以正當服從。此輩商人或製造家，大都自信宗教，實緣宗教會爲彼等確立親上死長之標準也；但彼等未幾又發明對於其「自然下人」亦可用同一宗教愚惑之，而使彼等亦俯首聽命於上帝所喜悅之主人命令之下。要之，英國今日之中等階級，③實代王公貴族分擔壓抑下等階級④（即一般生產階級）之責；

1 Engels
3 Bourgeoisie

2 Natural superior
4 Low orders

- 1 Trotsky's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 2 Pacifism of the Marxian Socialist
- 3 International war
- 4 Class war

而宗教即爲其所用各種方法之一焉。』

按照馬克斯之教義，經濟進化之第二階段，厥爲平民最有勢力，而立於決定何謂是非善惡之地位之時期。彼等於常套的是非公道之外，亦不以尋求較爲高尚之是非公道自命。蓋緣按照彼等之唯物觀念，世界實無此種較爲高尚之是非公道也。在此時期之中，一切是非，均由平民階級代爲吾人斷定。彼等之所謂是便爲是，彼等之所謂非便爲非；不過於平民階級有利者則爲是，於平民階級不利者則爲非而已。譬如個人財產所有權，係違反平民階級之利益，則個人有私產即爲非；平民階級得任意強奪之，而劫奪私財遂變爲合理。故在此時期中，亦無何種理想之可言。不過大家相信一切是非善惡，乃純爲擁護最有勢力的平民階級之物質利益而已。此外別無所謂真是真非也。

故吾人若向馬克斯之純粹信徒，問及俄國過激黨之所爲是否合理，則彼等必毫不動心，祇反問吾人所謂合理究爲何義，及斷定是非者究爲何人？彼等必謂今之蘇俄，一切是非善惡既由過激黨決定，則其所作所爲若於彼等有利利益，自然合理。讀者疑吾言乎？請試讀杜洛斯基所著『暴厲政治之擁護』①。上述頗負時譽之某牧師所頌揚之理想，若妥爲解釋，即係此意。

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者，大都反對國際戰爭，有時遂被人視爲係擁護正義。此即上述某牧師頌贊俄國的理想時，心中所懸想之正義，亦未可定。但馬克斯社會主義者所倡之和平主義，②並非源於根本反對戰爭；彼等不過反對國際戰爭③，而鼓吹階級戰爭④而已。鼓吹階級戰爭之人，並不比鼓吹國際戰爭之人

- | | |
|----------------------------------|-------------------------|
| 1 Tolstoi | 2 Nationalism |
| 3 Idealistic pacifism | 4 Military imperialists |
| 5 Caesar, Napoleon and Ex-Kaiser | 6 Pax Romana |
| 7 Roman Empire | |

有何更爲高尚之理想。

世有一種和平派，如托爾斯泰^①其人，對於一切戰爭，皆一致反對。彼等不反對政府，只反對一切武力。彼等亦不反對國家主義^②，只反對足以召國際戰爭之極端國家主義。此種和平派之反對階級戰爭，猶如反對國際戰爭。其反對用武力反抗政府，猶如反對用武力擁護政府。此種和平派之主張，雖極難見諸實行；然確有一種真正理想在焉。此種理想的和平主義^③，萬不可與一面反對國際戰爭，一面又鼓吹階級戰爭之馬克斯派唯物的和平主義互相混淆。此第二種荒誕不經，高唱階級戰爭之和平主義，與其謂之根於何種高尚理想，不如謂之根於怯弱無勇之爲愈也。

此種馬克斯派之社會主義，以爲階級戰爭之最後結果，當使其他各階級均歸淘汰，祇留下一階級，必能建立和平。意謂全國或全社會的人民，均變爲平民階級，當然不能再有階級戰爭也。此種論調，正與歷代迷信武力好大喜功之帝國主義者^④（由洗塞爾，而拿破崙，而歐戰以前之德皇威廉^⑤皆是。）之懷抱，如出一轍。假使全地球之國家均被一國征服，而受制於一大帝國之下，自然無國際戰爭。因世界如能武力統一，必不復有彼此對敵之國家也。故無上的羅馬太平世界^⑥，如能久存，固屬真事真境。惜持此種見解者，並未慮及同在一世界大帝國之下，仍有內亂之可能。是以當日之羅馬帝國^⑦，雖號稱天下無敵；然非特有內亂之可能，而且內亂竟成爲事實。內亂之兵連禍結，與其破壞性之猛烈，竟與國際戰爭相埒，卒致土崩瓦解。又歐戰以前之德國軍閥，亦顯有類似之懷抱。以爲德皇若能爲全世界獨一無二之帝王，必可消弭國際戰

爭。故德國的軍閥皆以爲由武功可以達和平，而公然以和平的信徒自命。彼等之爲和平的信徒，正如俄國過激黨之爲和平信徒。彼等固未料及維持世界大帝國及防免內亂之困難。無上的德意志太平洋世界^①如能久存，固屬真事真境。不過建造此種統一的世界帝國，必犧牲甚鉅；而由此種統一的世界帝國，復分裂爲無數小邦，又必犧牲甚鉅耳。

過激黨如能掃蕩其他一切階級，而祇留下平民階級，自然暫時可無階級戰爭。過激黨的太平洋世界^②如能久存，固屬真事真境。無如信任同屬平民階級遂無利益衝突之人，未免頭腦過於簡單耳。

凡遇利益衝突，卽有對抗及戰爭之可能。其決裂與否，全視各團體願否爲擁護和平利益而互相讓步。若愛護和平之欲望甚強，而增進局部利益之欲望不甚強，則組織平民階級^③之各團體，（無論爲職業團體或他種團體，）必能和平相處。若自私自利之欲望甚強，而愛護和平之欲望不甚強，則各團體仍必互相爭鬪。故吾人試讀崇尚武功以力服人及逞權獨霸之歷史，便知持過激黨的太平洋世界必能久存之說者之不足恃；且彼等殊難證明同爲所謂平民階級之各分子或各團體，遂無利益衝突也。

(一)

夫以一基督教牧師，而了解重物質及反宗教之馬克斯社會主義，原不足怪。故吾人對於上述某牧師誤解俄國革命之意義，雖不必深究；惟云俄國爲世界唯一崇拜理想之國家，則未免過於失實。無論如何，

- 1 "He that would be great among you, let him be your servant."
 2 Equality of Prosperity 3 Principle of Liberty 4 Intellectual Socialist
 5 "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 by Bertrand Russell
 6 Freedom of contract or voluntary agreement 7 Economical equality

彼身為牧師，至少應了解其本國之現狀。須知此邦固有遠較一切社會主義者之所醉夢者，更為高美公道，同時復更易實現之理想。吾人本此邦自有之理想日求精進，當使此邦之經濟革命次第完成。此種經濟革命，不啻實行辦到所謂『將為大人者必當為汝服役』¹之境界。故現在全世界中祇有此邦之經濟革命，具有真正之價值。且此邦經濟革命之完成，並非倚靠專以提倡改革為生涯者，或專事鼓吹感情的人道正義者之幫助；乃係學校教師與實業界中之主要工作。不過凡對於有用職業勤懇操作之人，以及頭腦清晰而選舉得當之人，皆有其相當之貢獻耳。一切最為偉大之革命，莫不如此。舉凡對於人類有永久絕大利益之各種革命，大都不動聲色而泰然實現。故許多人民對於此種變遷，當初皆不知不覺；一旦始恍然大悟，彼等已在一新天地中生活焉。

然則此邦經濟生活之變遷究屬何如乎？簡單言之，非獨全國財富之增加極為迅速；而且工資亦逐日高漲，勞動者已相率自為資本家。人民之興旺盛大，日趨普遍。國人已迅速臻於均等利達²之地位而不自知。且吾人雖致力各階級之普遍利達；同時並不犧牲民主國家之自由主義³。此種經濟革命，在一般自命為改革專家之輩，向來均不信為可能；即迄今雖已在彼等眼前，仍有多人不肯相信。即理智派的社會主義者⁴羅素所著『擬議的自由之路』⁵一書中，雖擬有數種計畫，或可稱為進步；然亦從未言及此種確實成功的唯一經濟革命之可能。前此有無數社會改良家，以為吾人對於一切經濟關係，儘可有結約的自由或協商的自由⁶；但彼等以為吾人欲維持此種自由，則不得不犧牲經濟的平等⁷。故此種自由之結果，常

- 1 Equality under freedom
- 2 Equality of prosperity among occupations
- 3 Personal inequality within the occupations

使貧者佔最多數，富者佔最少數。此外又有其他社會改良家，則以為吾人欲使各階級均等利達，固可辦到；但欲達此目的，又不得不犧牲結約的自由或協商的自由；否則難期合作。惟頭等經濟學家與具有遠識之實業家及各種學術專家，則大都相信吾人能於自由之下，求得平等。①彼輩雖不自知其為社會改良家，而實為真正的社會改良家。至於一般自命為社會改良專家之人，則從未道及吾人能有結約的自由，同時各階級復能普遍利達。孰料此種結果，今已在此邦確然實現，而且進步甚速焉。

然則所謂經濟的平等，究係何義乎？關於此點，共有數種不同之觀念。其中最為普通而同時最易實行之見解，莫如各種職業的均等與旺。②在同一職業之中，因有勤惰、巧拙、智愚或訓練之不同，各人之興旺利達自仍有若干差異。假如一人每日所鋪磚塊，等於其他一人所鋪之二倍；而每日所得工資則相等，豈可謂平？但若按照彼等作工之勤惰、巧拙，給付工資，或按等量工作，給付等量工資；則同為鋪磚之人，即有個人的不均。③因一人所得之工資，必較其他一人為多也。又如同為演劇者，其藝術較精之人，必比藝術較差者所得報酬較多，方合平等之原則。故所謂經濟的平等，當為工作同精，則享相等之酬勞；並非個人所得，應彼此相等。至於所得報酬，雖不限定為金錢；然必為能令演員本人滿意之物無疑。假如演員祇受他人之讚賞，便認為滿足，則讚賞即為其所得之報酬。惟他人之讚賞既視演員之工拙而有差別，即各演員所得之報酬，仍不平等。假如各演員僅得讚賞不能完全滿意，而仍欲得金錢的報酬，則仍須各給相當之酬金。即各演員所得，仍各不相等。準此類推，則各律師、各醫生、各商人、各著作家、各美術家等，縱係各按同等之工作，享受相等

之報酬；而各人之所得，仍不相等。此種同在一職業中之不平等，既純係因人而異，並非因職業而異，吾人大都可以認為滿意；換言之，假使從事一種職業之人之平均利達，能與從事其他無論何種職業之人之平均利達彼此相等，則可謂之職業的平等。

關於職業的平等，亦有數端，應行說明。假如在一種職業之中，年滿十八或二十之人，便可起首賺錢；而在其他一種職業之中，則須用學識經驗甚多，須待至年滿三十或三十五歲方能起首賺錢。則從事兩種職業之人，每年所得進款，應相差頗鉅，方能補償求得相當學識經驗所多費之時光及費用。又如一種職業失敗者多，他種職業失敗者少，則從事易遭失敗之職業之人所得亦應較豐，以資補償；否則較為冒險之職業，必難與更為平穩之職業均等與旺也。

現可用一種想像的試驗，以視兩種職業是否均等利達。假如有人於此頗為機警靈敏，對於兩種職業，均頗相宜；惟皆不必具有特別天才。彼對於兩種職業，均有學習之時光與機會，而且熟悉兩種職業之難易，預備之久暫，報酬之厚薄，及其他各種情形；但仍難決定究應從事何業。則吾人可謂此兩種職業係均等利達，或其酬益總量（物質的與非物質的）大概彼此相等。

惟各種職業縱係均等與旺，吾人若將從事每種職業之人所得之進款互相比較，將見仍有甚大差別。此種情形，或因吾人對於從事某種職業試驗失敗，而中途改業之人均未計及，亦未可定。尋常統計學者對於此種失敗改業之人，均未調查其原有職業；祇有在該項職業內所餘留之人始曾計及，而餘留之人，則皆

- 1 Equality among occupations, not equality of personal incomes within a given occupation
- 2 Manual trades
- 3 "White Collar" jobs of the mediocre sort.

爲成功者。故吾人若祇計算某種職業之成功者，而忘其失敗者，則有時常覺從事一種職業之人所得之進款，遠較從事另一職業之人所得者爲優厚。譬如電影演員祇有最少數人所得最豐。吾人若祇計算電影明星，而忘記其他千百失敗之人，必謂電影一業乃各種職業中最爲利達之一；但一經嘗試，而自覺無電影明星應具特長，不易成功之後，此種迷夢，必迅速渙然消散焉。

惟前節所假定對於兩種職業均屬相宜之人，自屬罕見；如果有之，則該兩項職業於彼必均不冒險。換言之，假如一人對於電影藝員之職業與粗笨工人之職業，確屬一樣相宜，則電影一業，於彼必不甚難。其他一切易於失敗之職業，亦係如此。在平常人視之，均屬冒險，而且大都必遭失敗；而在對於該項職業有特別才具之人視之，則甚屬平易，而且甚少失敗。此係假定一爲真正平庸，一爲真有特長而言。不過實際上無人真能預知對於某種職業爲平常相宜，抑爲特別相宜。故於選擇職業時，每不知自己之真正特長，及兩種職業究竟孰爲冒險。此種青年對於失敗多，而有少數成功最著，報酬最厚之職業，與失敗少，而成功亦不甚顯著報酬亦不甚厚之職業，欲選擇其一，必甚費躊躇。彼或因無自知之明而誤擇前項職業，致歸失敗，亦未可定。吾人若假定彼於該項職業確有特別天才，自當作別論；惟未經試嘗之青年，殊難自信對於某項職業是否確有特長也。

此邦現時進行甚速之經濟平等，乃係職業的平等，並非同屬一種職業中各人之進款彼此相等。現時手藝工人之工資，已屬甚高，而且當繼續高漲。就各手藝與平庸的斯文職業兩相比較，現已酬益

大致相等。其實平庸的斯文職業中人之興旺利達，已有較諸手藝工人尤爲落後者。此種職業均等的趨勢，現仍演進不已。恐爲時未久，若將各種職業之難易成敗一併計及，將見各手藝行之暢旺，當與各學術專家之暢旺相等矣。現若將各手工職業及斯文職業與獨立的實業家^①兩相比較，表面上雖似甚不均平；其實亦不如是之甚。

在各種職業之中，其最冒險或失敗最多者，或當首推獨立的實業家。無論其所辦實業爲農業、爲商業、爲製造業、抑爲運輸業，莫不皆然。譬如將農人與農業工人比較，農人之職業，實更爲冒險。彼不知所播百穀，能否生長，及有無天災水患，及收穫如何；又不知將來市面情形如何。至於農業工人之地位，則遠較平易。故祇就成功之農人之酬益而論，雖比農業工人之所得較優；然若將失敗之農人一併計及，便知農人之酬益與農業工人之酬益，相差實不甚懸殊也。

又如將其他任何獨立企業家，與支領一定薪水或工資之人兩相比較，加以精密的分析，並將失敗的企業家一併計入，便知企業家之所得，與支領一定薪水或工資之人之所得，亦非甚不平均。故有時雖機警靈敏之青年，亦難決定或應自爲企業家，或應擔任支領定薪之職務焉。

至於真正的職業不均，雖亦有之；但此種不均，大都由於一項職業人滿爲患，而他項職業則人數稀少之故。譬如此邦在南北戰爭四十年以前，手藝工人之來美入籍者以數百萬計；而雇主或資本階級之入籍者則爲數無幾。卽此一端，遂使手藝工人之欲覓工作者競爭愈形劇烈，而使雇主更有機會僱用工價低廉

1 Learned professions
2 Independent business man

之工人焉。

今欲斷定各種職業是否均等興旺，雖應將上述各種情形一併計及；且此種職業的均等興旺之存在與否，雖各人常有意見不同；然此種職業的平等，如能辦到，實屬甚善，則毫無疑義。吾輩真正美利堅人向來所想望者，即爲建造此種平等。吾人向來希望在此機會均等及公平交易之國中，凡有正當職業及勤苦耐勞之人，均應興旺利達。吾人向來不希望在一種職業之中，無論智愚勤惰賢不肖，皆享均等利達。設若農人窮苦，市民富厚；或農人富厚，市民貧苦；或工人貧苦，雇主富厚；或教員階級薪水微薄，而其他無更大貢獻之階級，則薪水過厚；吾人皆引爲深憂。此種理想，目下雖似有未逮；然自此邦有史以來，即係尊崇此種真正理想，則毫無疑義。

此邦爲自由樂土，非特無君主專制，而且亦無貴族氣習。人人皆有均等機會。無論在政治生活，實業生活，或社交生活中，均可按其德業學行，高攀上達。其成功之大小，祇受本人能力與勤惰之限制，並不受機會的限制。故居華屋者可以進住『白宮』；●居陋室者亦可以進住『白宮』。且吾人向係主張工人之子與商人之子均應有同樣之教育機會。此種高尚理想，縱未完全實現；但吾人實向來抱此宏願，並竭力促成其實現，而且已有若干成效焉。

凡真正了解美利堅民族之人，必深信此爲是邦人民之真正理想，且爲吾人祖宗先哲所最寶貴之熱念無疑。總之，此邦人民酷愛法律上之平等，酷愛有才德操作者的正當升遷，以及機會的均等，交易的公平；

1 Public land policy

3 Entailed estates

5 Jefferson, Clay and Lincoln

2 Free homesteads

4 The system of free popular education

不僅爲一種口頭禪，而且實爲吾人真正之願望。

又政府採取之各種政策，亦逐漸與此種高尚理想相符合。譬如關於處置官地之政策，^①即其一例。當初出賣官地，無非爲府庫空虛，藉籌政費；未幾遂變爲大規模之墾殖計畫。凡人民願務農安家者，均得自由承領住地。^②且此邦最早即將土地視爲自由買賣之商品。凡向聯邦政府領得之地畝，均不能作爲限定嗣續之永業，^③以杜壟斷專利之弊。而原有十三州，亦大半採做聯邦政府之政策。又此邦之自由公民教育制度，^④亦爲實行上述高尚理想之一例。此種教育之設施，雖因憲法關係，大都劃歸各州自辦；然各州皆能敬教勸學，使人民無遠近無貧富，家家戶戶均可入學校肄業；且聯邦政府對於各州教育，亦多方鼓勵協助焉。

又此邦最有聲譽之各領袖，對於此種高尚理想，亦時常喚醒人民之注意；而國人最爲欽仰之各領袖，尤能現身說法，以身作則。吾人祇須列舉加富森、克雷及林肯^⑤三人，便可代表此種領袖之真精神。加富森與克雷所抱定之高美思想，不外建造一民主國家，使人人均享政治上之平等。在此民主國家中，人人均可自謀利達，祇受個人天稟或道德之限制，無人能獨佔便宜；且人人均可自由選擇職業，各就其性之所近與力之所及者而爲業，俾人人皆能最爲利達與旺。彼等以爲照此辦理，則各項職業，皆可均等昌盛；且在此種自由社會之中，人人既可自擇其最能致富之職業，則故意選擇自召貧窮之職業者，必無其人也。迨至林肯時代，此種高尚理想，殆已次第實現；惟黑人尙獨嘆向隅耳。當時此邦已成爲偉大光榮之國家，不受君主或治人階級之協助或羈絆。在熱心民主政治者之心目中，此實爲一種精神戰勝之表徵。凡遇興念及此，感覺

- 1 Winston Churchill
 2 The Crisis
 3 Lincoln-Douglass debate
 4 Ethan Allen
 5 Woodrow Wilson's "Division and Reun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1921.

有無限的精神快樂，較諸宗教信仰的愉快，殆有過之無不及。即著者與其他南北戰爭以後之一般青年，每遇念及此偉大民主國家建設之雄偉，亦曾有此種精神的快樂焉。

所可惜者，現今著作家對於當時一般民衆之感想，已甚少詳細追述，遂使吾美利堅民主政治之真精神，埋沒不彰。祇有少數著作家如屈堅爾①其人，獨爲例外。其名著『成敗關頭』②一書，實能顯揚吾美利堅當先民治主義之本來面目。書中闡揚此邦民治真精神之章句頗多，不勝枚舉。茲僅摘錄其描寫米西西皮河流域農人遠道赴林肯與多格拉斯辯論大會③之狀況一段如左。其言曰：

「夫以終日勞作之農人，而攜帶眷屬，乘坐大車，奔馳三五十英里之路程，經過草原。夜則放馬於野，自寢於地。次日下午復顧大家鵠立靜聽極長之辯論，始終弗懈。其熱心愛國之精神，誠屬神聖不可企及。在彼農夫之胸中，及其嬰兒在抱之倦妻胸中，實具有十三州宣佈獨立時所遺留之高尙熱烈。彼等曾在西方，戰勝一切環境；現又儼若自知國家之危急。故各具其祖若宗拋棄田莊前赴康哥德城捐驅力戰，或跟隨阿蘭中將進據梯康德魯克城（按兩城皆十三州獨立時必爭之地，譯者識）之精神，遠赴自由埠，蒞辯論大會，往返三日，何等辛苦；然此輩農人則以爲倘遇國家有急，彼等能爲國家選舉得人，即犧牲一部分之收穫，亦所不辭焉。」

又威爾遜④總統少壯之時，所著『南北分而復合』一書，詳述吾美利堅人民之如何經營北美洲，使一變而爲雄健的民主國家之保姆。立言亦卓有見地。其言曰：

「我先民經營此新大陸，險阻艱難，莫不備嘗；竟能竭盡聰明睿智，規畫周詳。迄今思之，猶覺難能。當時大地莽莽，雖寸地尺土，亦須假手人力，去戰勝天然。我先民以海濱新造之邦，而轉向大陸發展。筭路藍縷，以啓山林，櫛風沐雨，以撫其地。非偉大之民族，其能若是乎？世之讀此邦開疆拓土，及我先民努力於物質建設之歷史者，每不明其中之真義。以爲吾美利堅民族，祇知增進物質的豐富美便，而以地大物博誇耀於世；此外別無較高之目的。詎知欲建國於地球之上，開發領土，戰勝環境，實爲先務。此種工作，迄今猶未完全告竣；然當時之民衆心理，則早已認爲萬不可少之建設大業。凡健強的民族，鑒於事業之偉大艱險，愈覺發憤自雄，勇氣百倍。我先民拓疆啓土，意在鞏固國基。國基既固，民力既厚，自能放開眼界，日進文明。詩家所謂：「肩強如鐵，手足胼胝，氣吞半球，偉大敷施。」我先民所以兢兢業業努力於偉大的物質建設，實爲此種熱烈的精神所驅使。蓋一切政府的成功，皆基於此項偉大的物質建設也。」（詳見威氏原書第三頁。）

當此時代，吾美利堅民族之信仰，以爲人人均能自立，不必倚靠父兄或他人之協助。觀於此種個人自立政策之結果，此種信仰，似有充足理由。乃未幾情形改變，遂有千百或億兆之個人，似頗難支持；而舊日個人自立之信仰，亦大受動搖。於是缺乏自信力之男女，遂逐漸視自由爲畏途。以爲吾人所高唱之自由，有時不啻自由飢餓。其實彼輩若更爲仔細思量，便知自由之爲物，本屬危險；不過所得確能償所失耳。於是巧辯者流，遂從事咬文嚼字，以爲當時之所謂自由，並非不受威權之壓迫，或他人之管束，^①乃係不受境遇之壓迫；^②但前此無人夢想所謂自由係不受境遇之管束，向來均以爲所謂自由，係不受他人權威之管束。此外

1 Freedom from authority and control by other human beings

2 Freedom from coercion of circumstances

- 1 Freedom from poverty.
- 2 Older individualistic ideal.
- 3 New social ideal.

又有一般論者，則以爲所謂自由，係不受貧窮的壓迫。①彼輩不明經濟原理，以爲不受威權的壓迫與不受貧窮的壓迫，係彼此相反。遂謂吾人不能兼有此兩種自由：欲不受威權的管束，則必受貧窮的壓迫；欲免除貧窮的壓迫，則必受威權的管束；二者必擇其一。但我先民舊日之理想，則以爲吾人於此兩種自由，均能兼而有之；且吾人在事實上，亦已逐漸完成此兩種之自由焉。

在此小民貧苦期內，更有一派著作家，相率主張拋棄往昔較舊之個人自立思想，②而代以較新之社會思想。③彼等慣以新來此邦入籍者之生活困難，爲吾人所倡個人主義失敗之證據。遂主張政府須擴張治權，使貧苦人民亦能利達興旺。詎知歐洲諸國，當時來此邦入籍之賤工，以數百萬計，致使勞力供過於求，乃爲生計困難之主因。倘能限制移民入境，則一般人民，必復能各自謀生，可以斷言。在吾國普遍的公民教育之下，凡屬青年，均可盡量求學；而且擇業亦任聽個人自由。人人均避免酬益較薄之職業，而選擇酬益較厚之職業，則酬益較薄之職業自無擁擠之患。其結果必使全國人民之職業，分配得宜，而有自然均等利達之趨勢。惜此派著作家，對於此層皆未見及耳。

然彼等必謂文化較古之諸國，罕有移民前往入籍者，何以各項手工營業亦感人滿爲患。詎知彼等並未見及機會均等之社會，與機會不均等之社會大有差別。蓋此邦毫無相沿的貴族氣習及世襲的階級區分，以爲人民經濟進步之障礙；而文化較古之諸國則否也。

最近六七年間，此邦因限制移民入境，各種粗笨工人之入籍者已相率減少；而近三四十年來，職業擁

擠之患，遂次第免除。職是之故，所有酬報較少之各項職業，已因工人減少，而使工資日漸增高。全國各階級亦更能均等興旺，而恢復此邦健全的個人主義極盛時代之舊觀。足見吾人確能造到不受威權壓迫與不受貧窮壓迫之境界。此兩種自由，均可同時存在，並非二者不可得兼，而必任擇其一也。

要之，此邦建國以後第一世紀中之民族思想，係個人的自由平等與國家的生存發達同一重視。蓋必假民族主義以保存此偉大光榮之國家，然後能完成一切平等自由之高尙理想也。故在林肯時代，凡洞悉林肯總統對於南北戰爭之真正態度者，便知彼對於南北之分裂不和，極爲疾首痛心。當時吾北方人民，若不知有此種感慨及想理，則此邦或已如瑞典、那威兩王國之和平的分而爲二，亦未可知。無如此邦人民決不忍坐視南北分裂，故不惜爲重大之犧牲，以擁護此永不分離之聯邦。此偉大光榮之聯邦，如果分離，必使此邦人民精神爲之不安。我先民之重視國族主義有如此者。蓋彼等以爲倘無強大安全之國家，則一切高尙的理想生活，均無所依託也。

惟此邦人民所崇尙之理想，亦未嘗無流弊。蓋緣吾美利堅當日爲新造之邦，機會則尙均等，交易則重公平。舉凡其他諸國曾被壓迫之人民，皆能來此自由謀生。譬如歐洲諸國近數十年間，曾經過種種革命，所有亡命之徒，多紛至沓來。又哀爾蘭因有凶年饑饉，人民先後來此邦入籍者，亦絡繹不絕。在南北戰爭甫經平息之後，他項移民亦接踵而來，年多一年。此種徠民，最初皆往西方覓地耕種。一因是時西美地廣人稀，而鐵路幹線則多已告成，殖民極爲便利；二因磨麵方法已大加改良，製造麵粉，甚爲迅速，而西北又宜於種麥；

三因農具多有新發明，於穀麥收穫甚為便利；而第四最要原因，則為南北戰爭時所預定之居家田莊法。凡願實行安家務農之人，均一夫授田一百六十英畝，概不付價，即異邦徠民之願入美國國籍者，亦得享受此種權利。於是來美入籍者遂以數百萬計。同時種植玉蜀黍之農具，亦有改良。而在西美尙未開墾之各大平原，則牧畜極盛。

有此數因，故農業之發展，實為近世所未有。計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十年之間，此邦所增新墾之地，共為二十九萬七千餘英方里，即等於英法兩國之全面積；而西北各州之人口，共增加百分之四十二有奇。在此十年之中，來此邦入籍者，約近三百萬人；而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十年之中，則徠民竟達五百二十五萬之多。至於農產物之增加，則尤為迅速。觀於後列聯邦政府之統計報告，則西北各州主要農產品之增加，即可概見一斑：

年 度	玉 蜀 黍	大 麥	燕 麥
一八三九	三七七、五三一、八七五	八四、八二三、二七二	一二三、〇七一、三四一
一八四九	五九二、〇七一、一〇四	一〇〇、四八五、九四四	一四六、五八四、一七九
一八五九	八三八、七九二、七四二	一七三、一〇四、九二四	一七二、六四三、一八五
一八六九	七六〇、九四四、五四九	二八七、七四五、六二六	二八二、一〇七、一五七
一八七九	一、七五四、五九一、六七六	四五九、四八三、一三七	四〇七、八五八、九九九

一八八九 二一、一二二、三二七、五四七 四六八、三七三、九六八 八〇九、二五〇、六六六

一八九九 二一、六六六、四四〇、二七九 六五八、五三四、二五二 九四三、三八九、三七五

此種農產物驟增之結果，遂使糧價大跌。歐美各國之農人，皆大起恐慌；而東美農戶因農產不能暢銷，無法支持而拋棄田莊者甚屬不少。此種農產過剩之弊，曾使各處農人均感不安。故往昔無論何國之農人，多屬穩健派；今則此邦農人最多之各州，竟變為急進主義播種之地矣。是時農人多將此種恐慌情形，歸咎於他種經濟制度之不良。不知糧價大跌之真正原因，乃在農人過多，生產過剩，供過於求；非待至消費人數繼續增加，能與農產物之供給相稱，別無真正救治之法也。

厥後政府授田既經完竣，農地之開發遂逐漸迂緩。故自十九世紀末葉起，至歐戰發生之時為止，農業情形，始漸有進步；而農人之激烈分子，遂復變為安分守己矣。蓋此邦人口既已增加甚多，從前農產過剩之弊，已逐漸消滅也。不過自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二四年止，最近數年之間，因加拿大之西北一帶亦產麥甚多，故此邦產麥各州，又復遭受影響耳。

又在上述徠民最多之時期內，另一方面，亦發生不良現象。移民之來此邦入籍者，既絡繹不絕；而所有肥美地土，則多已開發無餘。故許多徠民，遂聚居工廠林立之城鎮，欲在城市覓得工作。其結果遂使城市工人，供過於求，恰如當先農人所產糧食之供過於求。於是工價大跌，亦如當先之糧價大跌；而急進主義播種之地，又由西美之農場而移入東美之工廠矣。此種勞動恐慌，猶如當先之農業恐慌，非待至供求相等，別無

真正救治之法焉。

在農產物市價太賤期內，許多消費者，均享受糧食低賤之便利；惟農人獨受虧損。待至糧價稍漲，此輩消費者又覺生活費昂貴。不知彼等當初所付糧價，實太便宜；而今農人始逐漸享受其應得之利益。故就農人階級而論，當初曾因生產過剩遭受損失；近二十年來，始得與全國人民共享吾人所謂各階級均等與旺之利益耳。

又在上述勞動恐慌時期內，雇主階級亦享賤工之便利，而致雇工階級與雇主階級貧富懸殊。有許多人民遂忘却吾美利堅人之真正理想而逐漸悲觀；甚至以爲此邦並無何種高尚理想之可言。惟少數有識之士，深知卽在此勞動恐慌時期，勞動階級亦受福不淺。須知每年新添四五十萬之工人，赤手來此邦謀生，源源不絕，年復一年；而吾人卒能使之逐漸利達興旺，殊非易事。淺見者流，以爲此邦各通都大邑，常有若干貧民居於陋巷。彼等若稍稍仔細觀察，便知陋巷雖存，而貧民則常有更換。蓋陋巷猶如蓄水池，池水一面流出，一面流入；故水池似常滿，而存水則常換。陋巷亦然。舊有貧民雖已利達升遷，而新來移民又復居於陋巷；遂使淺見者流，疑爲貧民並未減少耳。凡知此中真象之人，必抱樂觀。吾人從前對於源源而來之移民，尙能兼收並容，使其漸增利達；今後既移民減少，則此邦之勞動階級，必各享更厚之工資及更優之待遇無疑。此邦經濟及政治制度之所以健全，在於能使多用工人之各種生產事業，時常活動。故外國工人雖紛至沓來，此種制度之演進，仍極順利；否則吾人對於由進步不甚迅速諸國所移來之餘剩工人，必無法安插也。

所有歐戰以前因移民過多所召之工人恐慌，現時已有根本救濟方法，次第見諸實行。此種根本辦法，與當初救濟農人恐慌之辦法，正復相同。歐戰以來，他州移民均已停止；惟墨西哥仍有移民入境。但歐戰以後，此邦所頒移民法律已予嚴加取締；故此邦之勞工情形，已大有進步。就手藝工人而論，所有往昔我先民所崇尚之理想，（即於自由之中，求各階級與各職業之均等與旺，）今已逐漸實現。現時最可畏者，為加拿大與墨西哥邊境移民之混入；而對於墨西哥之移民，尤應嚴加防範。因彼邦內亂時作，民生多艱，欲移此邦入籍者，實繁有徒。吾人若收容大批墨西哥工人，恐不久必又發生種族問題也。

總之，此邦之經濟建設，實較各國最為先進。一個國家民族，自難同時事事兼長。譬如此邦之美術，在諸國之中，固難首屈一指；但吾人對於須由閒暇階級潛心研究之各種美術，較諸他邦雖瞠乎其後。然此邦之無閒暇階級，或永無閒暇階級，乃吾人心中極為痛快之一事。吾人既為兢兢業業之民族，故對於自己所創造之美術文藝，雖不能盡善盡美，亦不得不認為滿意也。

新近威廉費澤爾在其所刊行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份費氏雜誌中，曾用極敏銳之眼光，將此邦之經濟生活略為說明。其言曰：

「余許久即感覺吾美利堅對於文明進化之主要貢獻，莫如人生一切美物之普遍。就學術文藝而論，較諸古時及近代諸邦，或不敢云登峯造極。然吾人細心研究古代文化，而知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諸族，當日未嘗不生活豐富，思想發達，人格完全；不過一國之中，祇最少數人曾有此完美；至於一般人民之生活

及命運，則如同奴隸牛馬，毫無希望，莫能振拔。

「至於吾美利堅民族所崇尚之理想，則爲人人機會均等。此邦或未產有與亞里斯多德^①才智相等之人；但吾人因有普遍之自由教育，故全國人民，殆無一不識字者。吾人雖無能與希臘最大哲學家比擬之人；然一般人民莫不具有基本常識。又此邦所建之道路，雖罕有如羅馬當日所築者之完美；然路線縱橫密布，全國交通實遠較便利迅速；且此邦之郵電路航取價均甚低廉，殆人人均可乘坐享用焉。

「又埃及之君，當日所食美味嘉肴，莫不精益求精，竭盡天下之收藏；而全國人民，則惡衣粗食，不得一飽，視爲當然。又古代之詩歌雅樂，美術文巧，宮室雕刻，錦繡玉帛，均歸君主及其親暱獨享，並非爲一般人民而設，故一般人民，均不能享用。是以吾人今日每遇入博物館遊覽，參觀古代手工美術之精巧，遠駕乎近世工廠製造品之上，咸覺有愧色；但吾人若稍加思索，追念數百年前帝王獨享之奢侈品，迄今已爲吾人之日用必需品，乃驚嘆二十世紀經濟建設之富厚偉大也。

「故吾人以爲吾美利堅民族最大之貢獻，莫要於有公衆學校以普及教育，有公衆圖書館以備人人隨意研究，有最廉之郵便交通，俾人人均可交際往來，有完善之工廠製造廉價之必需品及舒適品，俾一般人民均可享用。假使此邦之人民生活無此種進步，則所立自由的民主政府，雖有進展，亦無多大意義也。

「又此邦商人所製貨品大都注重價廉物美，俾家家均可適用，此亦根於民治觀念。此邦之商業廣告與售貨方法，均知利用此種民治觀念。故廣告之中，絕不引用種種腐敗寒酸之句語，如皇室御用品之類。此

邦商業廣告之普通用語，乃爲「家家都用」及「億兆用者咸稱滿意」等字樣。蓋他國商人及製造家心目中，所懸想之消費者，僅爲皇家與上等階級；而此邦商人所懸想之消費市場，則爲人民全體也。」

吾人若將此邦與西歐諸國之經濟建設兩相比較，其差別固不如近世諸國與上古或中古諸國之相距懸殊；但就近世諸國而論，則此邦能於經濟自由之下，造成普遍的利達，實爲其他各國所不可企及。吾人能成就以上費澤爾君所述之普遍興旺，不能不視爲偉舉。一國如能使自由與平等兩大高尚理想同時實現，則較諸對於世界文明有其他偉大貢獻之任何國家，均不必自愧不如。實則著者寧視此邦有此種高尚理想之實現，而不願視此邦有他種貢獻而無此種建設；不過其他大國之他種建設，吾人如能兼而有之，尤爲盡善盡美耳。

此邦之高尚理想，係於自由之下求平等。吾人不願爲自由而犧牲平等，亦不願爲平等而犧牲自由。吾人既因實踐此種高尚理想，而全國日趨富厚興旺，加以吾人未能從事精研各種閒暇的美術，^①遂使淺見者流，以爲此邦人民之思想皆不出唯物範圍。不知吾人所以能造到此種境界，正以吾人之理想並非唯物的；吾人之所以興旺利達，皆因吾人之高尚理想係於自由之下求平等。且任何國家民族苟能本此高尚理想，心誠求之，亦必收同樣之效果，可以斷言。所謂先求天國與正義者，一切物華天寶，均必隨之；一國如能真正尋求公道正義，則一切物質的興旺利達，亦必隨之。蓋緣此種理想，實爲建立天國之唯一要素也。

第三章 勞動問題之起源(The Genesis of A Labor Problem)

(一)

若干年前，卡落拉多省有一牧牛爲業之老人，在該省牧牛多年。彼遷居該省甚早。堅苦勤勞，毫不畏難，且曾冒險多次。在他人多已膽怯他適；彼獨不厭艱辛，百折不回，寢處皆不忘其營業。後因營業發達，牲畜增多，乃僱用牧童數人，幫同照料，如此遂變爲小康之資本家及勞動僱主。彼對於各牧童均甚熟識，一一呼名，並不以另一社會階級自居；不過使各牧童皆知其爲全場之場主而已。各牧童對之，有時亦呼其名；惟在其背後則祇稱之爲『老頭』^①耳。

此僱用工人之資本家與其僱工，並非毫無工資爭執。有時各牧童或嫌工資過少，頗有異言；而老頭則謂彼等之工作，實不值其所領之工資。惟嚴格言之，在此種情形之下，仍無勞動問題，無論如何，仍無現代通常所謂勞動問題。因彼等均朝夕相處，並不覺有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之社交區別也。^②須知一切社會階級，皆依吾人之意態而存在。彼輩既無階級的感想，^③自無所謂階級也。

各牧童均認此老人爲彼輩之領袖。彼等皆知彼於牧畜一業，較彼等更有閱歷經驗。彼等均希望能如

- 1 The old man
- 2 Social gap
- 3 Class consciousness

彼之富厚；惟並無仇視其富厚之意。實則彼等能替牧牛致富之老人工作，頗覺榮幸。故平時與老人對談，雖不甚雅馴；然遇有患難，則人人均願擁護此老人之安全及名譽焉。

又老人與牧童之間，並不缺乏友誼交際。大凡人類朝夕相處，復有共同利益，^①則彼此必有社交。^②此老人與牧童之共同利益，厥為牧畜。且牧畜營業，常有種種趣事異聞，可資談助。雙方有此共同利益，故感情融洽，形迹相忘。此老人固善與各牧童交遊，而彼等亦喜與此老人交遊焉。

未幾，此老人血氣日衰；且因家計裕如，子女已次第在東美肄業返里，遂相率勸其移居坎撒士城。徙居之後，其子女均在城中注意他項事業；惟此老人則未嘗忘其舊業，常往來於城中住宅與鄉間牧場。且仍與各牧童相友善，喜與彼等交遊；而不喜與東美文化中心之市民往來。各牧童之工資情形亦大概如前，並無勞動問題發生。

無如光陰迅速，又經過若干年，此老人遂病故。所有牧場，均歸後代承享。此後工資情形，雖稍有進步；而勞動問題反逐漸發生。蓋緣各牧童與其久不到牧場之主人日覺疏遠；非獨主人久不到牧場，且雇主與雇工兩方面亦逐漸缺乏共同利益。彼此相見無可敍談，雙方遂無從彼此了解，及互表同情。各場主漸不注重牧牛營業，祇注重牧畜進款所能購買之物品；換言之，即祇注重消費而不復注重生產。彼等僅視牧場為其一種財源，而不復視為甚可寶貴之職業。故祇將牧畜進款所能購之物品掛在心內，而不復致力於牧畜營業之發達。

- 1 Common interest
- 2 Social intercourse

- 1 Labor problem
- 3 Feeling of class distinction
- 5 Universal respect for labor

- 2 Wage question
- 4 Democratic traditions

勞資兩方面既日形疏遠，無法彼此了解及互表同情。於是工資問題，遂時常發生齟齬；而階級感想，亦日見濃厚分明。因雇主與雇工各異其趨，雇工須注重生產，而雇主則祇注重消費也。階級觀念既油然而發生，雙方自然易起爭執。工資問題，不過其易起爭執之一端耳。

於此可見勞動問題①之存在，須與工資問題②分別清楚。必先有階級感想③，始發生勞動問題；而階級觀念之所由發生，則緣於各種人民缺乏共同利益，彼此毫不相關。譬如皮色不同之人，一旦互相接觸，則彼此均存非我族類之觀念。又如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之人，一旦彼此接觸，亦各生異視之感想。又如文化各不相同之民族，一旦互相接觸，亦各分畛域。又如素尚奢侈無度或浪費應酬之人，一旦與持身清儉或應酬較為樸素之人彼此接觸，亦有一種階級觀念存乎其間。是以區區一為雇主，一為雇工，並不引起階級感想。凡彼此對於共同工作有共同利益，常使彼等合而不分。然使彼等各異其趣旨，為雇主者，於營業的建設及生產方面不甚注意，祇注重消費與享用；則雇主與雇工必日形疏遠，而階級感想遂在所不免矣。

(二)

是以此邦人民若有階級感想，則大都胚胎於此。就此邦之民主習尚④，及普遍的尊重勞動⑤，與普遍的教育制度而論，一切階級區分理應無從發生；而雇主與雇工之間，亦應如上述老人與牧童之融洽雍睦。吾人試讀關於紀載新英格蘭早先工廠生活之文字，便知雇主與雇工之間罕有階級的感想。蓋雙方均致

力於工業的建設；彼輩皆入同樣之學校，蒞公共之教會，並有其他種種共同利益，正如上述牧牛場主與牧童之有種種共同利益也。

吾人近五六十年來移民入籍之結果，會引起各種同盟罷工與激烈之勞資衝突，階級觀念亦更分明。遂不覺新英格蘭當日之工廠生活，雖處於較低工資之下，竟能異常雍睦。猶憶露西娜康女士四十年前所著『一位新英格蘭女子之生活』^①一書內曾將其本人少時在羅威爾城紗廠作工之生活言之甚詳。其言曰：

『吾輩在羅威爾城各工廠作工之女子，不啻爲此邦婦女獨立謀生之開路先鋒。吾輩生長是邦，一切自重之女子，無論操何種正當營業，均不得視爲卑賤。

『吾少時最爲榮幸之一事，卽爲能與各活潑有爲之女子一同長成。因彼等之生活，不僅爲他人之聲息，實自有其意義與作用焉。

『我輩雖明知「工廠女子」^②之名稱，在舊世界中，不足以代表最高尚之女子；但我輩無有自願被稱爲「工廠夫人」^③者。我輩既居於新世界，而非處於舊世界；故無妨另創各種新習慣，傳諸我輩民主國家之子孫後裔。此種新習慣之一，卽爲對於正當工作均勿嫌卑賤；祇視爲鞏固此民主國基應有之一部分事業可也。

『是時在羅威爾城作工之青年婦女，均有機會居於惟品行能使人敬重之社會。彼輩無論在作工時

1 "A New England Girlhood" by Lucy Larcom
2 factory-girl
3 factory-lady

間與非作工時間，均未聞有人譏其微賤；惟愚懦之人始嘲笑彼等耳。

「工讀與信仰三者，乃吾人尋常之生活。教會會堂即我輩作工女子之家庭中心。各紗廠規則亦載明每人均應自入教會。又羅威爾城各教會之牧師，對於我輩亦甚賢惠慇懃。常爲我輩開各種交際會，或請到家中茶話，或隨同我輩到河邊野餐，並幫助我輩選擇書籍及講解一切。」

「各紗廠女工會自刊雜誌兩種：一名「羅威爾城中之機會」，一名「紗廠女工雜誌」。一爲一元教會中之紗廠女工文學會所創辦，一爲第一公理會中之紗廠女工文學會所創辦。著者姊妹二人，均爲公理會之文學會會員。……迄今想念當時之生活，猶覺對於人羣社會最爲接近，最爲自然；且同業之中，均能自重，道德標準，極爲淳厚，高尚的青年婦女，甚屬不少。著者念及往昔朝夕相處，一同工讀禱告之舊友同業，今皆天各一方，散處於上帝行健不息的美滿世界中，不禁心中爲彼等致賀焉……」

「當時工廠多無機器。故我輩在存放布疋之房內，均許寄存書籍。我輩之工廠經理，乃一受過完全教育之道德君子，爲清真派之基督教徒。其人謹嚴而寡言笑。當其每日巡視工廠一周時，常在余棹前稍停，以視余讀何書……其人格之高尚，品貌之端莊，在教會與社會之中，均令人欽敬。其管理工廠，肅穆仁慈，兼而有之；惟深悉其爲人者，始知其保護吾儕，甚爲周至也……」

「有時在交際場中，吾人亦略觀其甚有條理之家庭生活。其小女兒亦在吾禮拜幼童班內……有時此小朋友亦來看我作工，彼此在布堆上遊戲，一如兒童焉……」

『又希望甚奢之女子，聞羅威爾城各紗廠機會甚多，有時亦來此覓工作。如隨後以塑像著名之阜麗女士，^①即其一例。彼習織工未久，遂改業教書，兼習美術。此種希望甚奢之女子，來此大都失望。蓋此間並非希臘名勝地方，供人游覽；乃一工廠林立，辛勤女子可藉以改良境遇自造前程之場所也。大凡志向堅定之新英格蘭人，均不畏眼前堅苦，而安然順受；惟同時復能見大處遠，頂天立地，努力爲之。是以前程不可限量焉。』

厥後有曾充羅威爾城某教會牧師之康戈特君，爲較近之著作家，於一九一二年著有『羅威爾城之歷史』^②一書。對於該城勞資關係之變遷，頗能詳細道及其言曰：

『羅威爾城中迄今尚有記憶舊日雍睦單純之生活，而希望其復現者。嘗考當日之市民，皆忠愛其桑梓。是時之紗廠女子，白日從容作工十二三小時。晚間且從事賦詩。每禮拜人人均到教會祀上帝。是時之居民皆彼此相識，思想相同，語言相同，信仰相同。今則變爲有居民十餘萬，有民族五十餘種之複雜城市。其人民有百分之八十，皆係外國父母所生，不禁令人有今昔之感。

『又雇主與雇工之關係，亦不如從前之親切。今之紗廠經理概不與雇工交際往來，且每因語言習慣及宗教之不同，即欲交際往來，亦有所不能。又真正廠主（即紗廠股東）大都遠居他處，並不想念羅威爾城之情形如何，祇想支領紅利。彼輩均在麥利馬克河邊建築華麗高屋，安享幸福。彼等既驕佚貪財，並利用外來賤工，遂致各國徠民，異俗雜居，無法使人民生活和睦親愛，趨於一致矣。

1 Margaret Foley

2 "The Record of a City" by George F. Kenngott.

- 1 absentee owners .
- 2 False philosophy of life.

「各紗廠均已將其爲工人設備之寄宿舍等，分別售出；同時房租亦已增高二三倍。原有美國居民，多已遷出郊外，或徙居他城；而由東亞諸國來此之外僑，則聚居於舊日之良好民房，使悉變爲東方人之客店。工廠經理對於此種房屋，已不甚注意；而昔日最爲精潔之各紗廠街道，今亦無人照料，任聽擁擠不堪之作工人民亂投穢物。當初哀爾蘭人曾擠走本地美國人；未幾，加拿大、法蘭西人又擠走哀爾蘭人；未幾希臘人又擠走加拿大、法蘭西人。即每次均係生活程度較高之民族，均被後來生活較低之民族擠走，而每况愈下焉。

「各棉紗公司之贏利，多流入遠居他處各廠主之囊中。至於工人所得之工資，則除供給其最低之生活費外，大都匯交其海外之親友云。」

往昔勞資兩方之和樂關係，均被數種情形所破壞。一因各紗廠均變爲遠居他處各業主^①之產業。且彼輩多抱虛偽的人生觀，^②視公司紅利所能購買之物品，較生產的功作尤爲重要。彼輩財富既較豐厚，大都盡量享用，使勞動者自覺不如遠甚。故階級區分遂日見分明。且同時勞資兩方面，又不復有共同利益以爲彼此社交往來之基礎。故無從彼此相敬及互表同情。至雇工方面，所以改變態度，亦半受外邦人之影響。因歐洲諸國人民之來此邦者，對於吾美利堅人，常加一種最普通的批評：謂吾美利堅人無須操作之時，仍一向操作。彼輩以爲吾人何不停止工作，而從事『生活』。彼輩之所謂『生活』，不外安享幸福，應有盡有。甚至有若干歐洲人，竟以宣傳此種虛偽的人生觀之使徒自命，欲使此邦人民亦拋棄創造的與生產的人

生觀，而從事安逸閒暇與驕奢淫佚之生活焉。

譬如愛笛波克之『美國化』一書，亦言：『吾人欲享完全的生活，應將生活分爲三期：一爲教育時期，應在此時期內享受最完善之教育。二爲創造時期，應在此時期內爲其身家有所建樹，使將來精力衰弱之時，其最近親屬皆有所養；惟積蓄不必過多，免致反爲後嗣之累。故本人應留一部分精力，從事第三期之生活。此第三期之工作，卽爲造福人羣。許多人皆欠缺此第三期之生活；祇繼續爲權利二字勞碌，直至腦力耗盡爲止。詎知彼輩當初既得社會人羣之幫助，現在卽應幫助社會人羣。彼輩之資產既得諸社會，現在卽應轉爲人羣造福，方爲合理。惜彼輩似不明此理』云。

波君此言，並不足以代表吾美利堅人之真正感想。此種將創業時期與服務時期判然劃分之觀念，在漸形衰敗之各古邦或更爲普通；而在此邦則不然。可惜尚有許多人，以爲欲服務人羣，非拋棄其正業而從事他項工作不可。實則一人如果在實業界中熱心任事，將某項實業辦理盡善，使能發達興旺，卽係服務人羣；且與其中途歇業，改任他項服務工作，反不如仍理舊有正業，通常造福人羣尤多也。

舊諺有之：『凡能發憤耕耘，使從前長草一葉之地，今能長草兩葉，實較一切政客所作善事尤多。』近世經濟學家，則必更加一語謂：『較一切政客及社會服務專家所作善事尤多。』凡從事詐取他人錢財而無相當貢獻之奸商，固不能謂之服務社會人羣。此種奸商，歇業愈早，愈於他人有裨。不過對於他人有相當貢獻之商人，自然應得一種相當利益。其實此種商人所以應得一部分利益，正以服務人羣故。

上述未老歇業從事享福，或從事社會服務之錯誤觀念，實使能停止正業安享幸福，或從事較為安閑的社會服務之人，與須繼續作工之人，兩者之間，成一裂痕。至於致使此裂痕愈加顯著之第二原因，則為近二三十年間，此邦之低級工人多為歐洲徠民。雇主與雇工之間，一切語言習慣，與宗教教育，大都彼此各異，遠不如從前種族單純，風齊化一時代之融洽雍睦焉。

有此二因，故雖在此自由之邦，亦暫時產生一種階級觀念；不過遠不如其他諸舊邦世襲的階級制度與階級觀念之深根固蒂耳。現既着手取締外人入籍，將見此邦產生階級之一原因，不久必次第消滅。至於其他頗屬不定之一原因，則為將來以何種人生觀，在此邦最為盛行。吾人倘能保存昔日民主自立之精神，注重勞碌操作，而不注重安閒逸暇；注重生產創造，而不注重消費坐享。則上述產生階級觀念之第二原因，亦當完全消滅；甚至工資問題，亦必因財富日均而無形消滅。蓋緣一方面工價日漲，一方面利潤日減，利率日低，財富普遍，乃必然之趨勢也。

須知一國之階級區分，大都為主觀的及想像的。若無種族，語言，宗教，與歷史背景之不同，則階級觀念大都不深。譬如此邦在不用黑人或外國入籍未久之女子充使女之地，其主人與使女之間，大都罕有階級觀念。惟一有黑人或外國入籍未久之女子夾雜其間，則階級觀念遂增濃厚。凡本國生長之白種女子，因差與黑種女子或外國入籍未久之貧家女子為伍，遂覺使女一職甚為卑賤；而雇主與使女之間，界線亦更覺分明，遠不如從前無黑人或徠民充使女時之融洽雍睦。足見階級區分，大半為主觀的或想像的。又憶十餘

年前威廉加列敦君著有一書，名曰『一條出路』^①。書中詳述美國某家庭頗受過若干教育；惟其家長對於通常所謂斯文職業，不甚遂意，致家道中衰，經濟困難。乃改操尋常勞力事業，反而工資較厚，經濟裕如。蓋全家以為與其徒擁上等社會家庭之虛名，而枵腹捱餓，不如擔任表面似較為卑賤，而酬益則遠較優厚之務力工作，更為合算也。且為家長者改業之後，自覺各種社交亦甚有興趣，並不後悔。於此可見上等社會與下等社會之階級區分，大都為想像的或主觀的。吾人對於一切有用之職業，倘能並重齊觀。則所謂階級區分，多可無形消滅矣。

大致各古邦人士對於解決勞動問題之觀念，（除非其人係勞動者，或何種激烈分子，）不外採用何種辦法，或施行何種政策，使勞動階級得於低微工資之下，頗覺滿意而已。即今之英國人亦抱定此種陋劣觀念。惟一切公正美利堅人之理想，則以為非待至一方面工資極高，使一般勞動者均能滿意；一方面階級觀念或階級感想亦完全消滅，不復有所謂勞動階級之時，勞動問題不能視為完全解決也。

此種理想，今已次第實現。此邦之勞動者，現已迅速兼為資本家；至於純粹之資本家，則因愈難僱人代做一切工作，不得不多自操作，而兼為勞動者。勞資兩階級既逐漸打成一片，將來此邦當不復有階級之可言。吾人對於『博愛』^②二字，向無明確之定義；然一國倘能造到不復有階級觀念存在之境界，則雖不能謂之博愛，要亦當不遠矣。

1 "One Way Out" by William Curlleton
2 White-collar job,
3 Fraternity.

1 "Savings Deposits and Depositors," for the years 1912 to 1924,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Savings Bank Division,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New York.

第四章 勞動者財力之進展 (The Growing Financial Power of Labor)

(一)

美國勞動者現時財力之猛速進展，至少有三種明徵。第一有關於各種舊式積蓄之統計，如儲蓄銀行之存款，建築與借貸協會之資產，及各保險公司所收保險金等，足以證明勞動者積蓄之增加。第二則有關於勞動者購買各種公司股票及債票之報告，足以證明勞動者投資之增多。此種投資數目雖不完全，然已極堪注意。最後則有勞動銀行，為勞動者財力進展之新現象。請分述之：

關於儲蓄存款之增加，茲將合衆國銀行公會儲蓄銀行股 (The Savings Bank Division of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所刊佈之數目開列於後。此種數目係將五種銀行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二四年之儲蓄存款總數與全國人口平均攤存數目，及存款人數分別列明。五種銀行係指互惠儲蓄銀行，省律銀行，信託公司，私立銀行及國民銀行 (mutual savings banks, state banks, trust companies, private banks and national banks) 而言。

年 度	儲蓄存款總數(美金)	按照全國人口均攤之數	儲 戶 人 數
-----	------------	------------	---------

第四章 勞動者財力之進展

四十三

一九一四	八、七二八、五三六、〇〇〇元	八九元	一一、三八五、七三四
一九二四	二〇、八七三、五六二、〇〇〇元	一八六元	三八、八六七、九九四

據上表觀之，全國儲蓄存款總額十年之間，計增加一倍有奇；而按照全國人口均攤之數，亦增一倍有奇；至於儲戶之增加，則約為二倍有半。此種儲蓄存款，自非勞動者所獨有。但存戶增加既較迅速（一九一四年儲戶每人平均存款為七百六十七元，一九二四年每人平均存款為五百三十八元），足見存款較少之人日見增多；而存款較少之人，必有一大部份為工人無疑。

又各種人壽保險公司之中，以特別經營工業保險之各公司營業最為發達，殆為人所共知。據雷厥波克爾君 (Richard Boeckel) 之調查，^①此邦現時（一九二四年）仍然有效之人壽保險單，有三分之一以上，皆為工資勞動者所有；不過並未言及工資勞動者所納保險金之總額，與其他各階級所納者各為若干。惟一九一二年全國有效保險總額即已有一百五十五萬萬元之多。又據前財政總長浩士敦 (David F. Houston, Ex-Secretary of Treasury) 估計，^②現時（一九二五年一月）尚未完結之有效保險單約近八千三百萬張，共值六百萬萬元。故按照貨幣計算，較諸一九一二年之保金總額幾增加四倍（貨幣購買力自然有變遷）。此六百萬萬元之總額按照美金計算，實超過歐戰以前法蘭西之國富總額；而幾與此邦一八九〇年所估計之國富相等。現以執有保險單之人，實際上既為保險金投資之業主，故此邦據有此種資產之業主約有四千五百萬人焉。

1 R. Boeckel: Our Revolution at Home: The Forum, Vol. LXXI, No. 4, N. Y., The Forum Publishing Co., April, 1924.
2 The World's Work, January, 1925.

又查建築與借貸協會之資產，其增加之速度，亦大約與儲蓄存款相等。其所增數目如後：

年 度	會 員 數 目	資 產 總 額 (美金)
一九一四	三、一〇三、九三五	一、三五七、七〇七、九〇〇元
一九二二	七、二〇二、八八〇	三、九四〇、九三九、八八〇元

又一九二三年繳交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險金，共為美金二、四二七、三二七、九六一元。此為一年之儲蓄。現時執有保險單之人，共已繳過保費若干，雖無數可考；但各項保單固有已繳保費多年者，亦有已繳保費僅數年者。假定平均皆已繳過保費五年，則最近五年所繳之保險金，共為美金九、八五二、一二七、六九三元。若再加上一九二四年之儲蓄存款總額，與一九二三年之建築及借貸協會資產總額，總計當為美金三、四、六六六、六二九、五七三元。此項積蓄總額，自然非勞工所獨有；惟縱使除去一大部份，則勞動階級積蓄總額亦必仍有數十萬萬元之多無疑。故無論何時，此邦之勞動者若欲將數十萬萬元購買各實業公司各公用公司及各鐵路公司之股票，便可實行管理一大部份之工業。此雖不必為最善之政策；但彼等若以為合算，固隨時均可辦到也。

又據各方面之獨立調查，均表明此邦投資於各種公司股本之人數大有增加。有許多向無工人入股之大公司，現在均新添勞動股東甚多；而同時非勞動階級之投資人數亦有增加，足見財富日趨普遍。關於工人投資於各公司股本之調查，此時尚無完全報告；但已有甚饒興趣之統計數目若干，可供研究之資料。

關於此項調查，紐約『金融世界』雜誌社(The Financial World)曾於一九二四年三月致函全國一千最大公司，詢問勞工投資之進步；僅有一百二十九公司曾經答復。其中有一百零八公司之低級雇工皆有股份。惟贊成此種投資方法之公司，則有一百十八家。至於低級雇工多有股份之各公司，祇有五十四家，特別鼓勵雇工購買股票；尤以各種公用營業公司，提倡此種辦法最力。

所有業已答復之各實業公司，其人員入股最多者為某公司。計有雇工五萬零二十人皆係股東，共佔股份六十八萬九千七百零三股。又有兩公司，各有雇工股東 (Employee Stockholder) 一萬五千人，共佔股份一為四十五萬零四百十一股，一為二十萬股。又有一較小之實業公司，其普通股份完全為雇工所有；但未聲明高級與低級人員各佔股份若干。又有一公司報告共有雇工一萬八千人，中有一萬二千人，皆有股份。又有一公司有雇工六千人，一半為股東，共佔二百五十萬元之股份。至於未經答復之各公司，聞亦有許多雇工均係股東云。

至於曾經函詢之各公用公司 (Public Utility Corporations) 一百七十一家，僅有三十三家業已答復。其中三十一家均有工人入股。一家報告，其雇工百分之九十四皆係股東，所入股份為一股至五十股不等。又一家報告，其雇工一百五十一人內，有一百四十九人皆有股份。又一家報告，其雇工五百四十三人內有五百十人皆係股東，共佔股份五千二百十一股。然最堪注意者，莫如某著名電車公司，其所有雇工一萬一千五百人皆係股東，共佔股份十二萬股。又一公司報告，所用人員皆有股份，此外別無股東云。

在未經答復各公司中之西南電話公司 (The Southwestern Bell Telephone Company) 則在其年報中有關於工人入股之記載一段如後：

查美國電話及電報公司 (The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用人按照優待條件購買股票之辦法，仍然繼續有效。截至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共有雇工五千九百餘人，購買股票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六股。自一九二一年五月施行現行辦法以來，共有雇工一萬四千餘人，均購有股票；且有許多公司用人，已次第變為大股東。此種計畫，非特使公司用人得從事穩健之投資，而且為鼓勵節省之最善辦法云。

又據紐約通都人壽保險公司 (The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訪事股報告，有許多其他公司亦採用鼓勵雇工購股辦法 (Employees' Stock Purchase Plan)。其中有某大汽車公司，其百分之九十四之用人皆購有股票。又某大胰皂公司，亦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五之用人，共佔有價值一百六十萬元之股本。此項報告，實足證明未曾答復紐約『金融世界』雜誌社之各公司，亦有許多曾採用此種辦法也。

又上述紐約通都人壽保險公司並編有他項報告，說明某某各公司鼓勵此種投資辦法之由來。該報告並不討論雇工投資辦法之得失；僅將此種辦法之實施說明一切。該報告將主要辦法分為三種：一為購股代價完全由雇工自付；二為公司與雇工各出若干；三為公司發給雇工紅股，作為酬勞。該報告並附有統

計圖，列明每種辦法之公司名稱，以供參考。

此三種辦法之中，以第一種爲最多，凡由個人創辦而且較大之各公司皆屬之。如美國鋼鐵公司 (The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士威福特公司 (Swift and Company)，通用電器公司 (The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美豐汽車公司 (The Ford Motor Company)，美國電話及電報公司及其他十四公司皆是。至於採用第二種辦法之各大公司，則有通用汽車公司 (The General Motors)，印第安那美孚煤油公司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Indiana)，司徒韋克公司 (The Studebaker Corporation)，士特替那飯店公司 (The Statler Hotels Corporation) 等皆是。凡由公司代付一部份股本代價之各公司，當然附帶有數項條件，以示限制。至於採用第三種辦法之各公司，則有鄧立森製造公司 (Dennison Manufacturing Company)，國際農具公司 (The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姜士德森公司 (The John B. Stetson Company) 及其他公司數家皆是。凡發給用人紅股之各公司，均以雇工服務之年限及辦事之辛勞爲標準。觀於後面所引一段事實，則知所有現行各種鼓勵雇工投資之辦法，甚饒興趣也。^①

欲視雇工投資之實情，其確切之一法，莫如計算雇工股東佔雇工總數百分之幾。此種百分數各有不同；惟較小之各公司，其百分數亦較高，大致爲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十五不等；至於較大各公司，則平均約爲百分之二十二。下表所列，即美國鋼鐵公司近七年間雇工入股人數，雇工平均總數，雇工股東所

1 "A Report on Employee Stock-ownership Plans," published by the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New York.

估百分數及入股總數之逐年比較表也。

年 度	雇 工 總 數	雇工入股人數	雇工入股百分數	所購股份總數
一九一六	二五二、六六八人	二五、一四三人	一〇	五〇、二六九股
一九一七	二六八、〇五八人	三九、二五二人	一四	六七、七五二股
一九一八	二六八、七一〇人	四三、七七七人	一六	九六、六四五股
一九一九	二五二、一〇六人	六一、三二四人	二四	一五八、〇六一股
一九二〇	二六七、三四五人	六六、三一一人	二五	一六七、二六三股
一九二一	一九一、七〇〇人	八一、七二二人	四二	二五五、三二五股
一九二二	二二四、九三一人	三四、〇〇九人	一六	九三、六四五股

該公司雇工入股之增加，復可於股東總數與入股雇工之比較見之。計一九〇二年該公司之股東總數為四萬三千零十九人，內有雇工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九人；而一九二四年三月，則股東總數為十五萬九千人，內有雇工五萬零二人。即十二年之間，股東總數約增三倍，而雇工股東則約增二倍也。

又雷厥波克爾君一九二三年所著『勞動者之財力』^①一書之『勞工股東』一章，亦有一段記載如後：

士偉弗特公司之男女雇工有三分之一以上，即二萬一千人，皆為股東。所估股份，共值面價二千一

百萬元有奇。

又美國電話及電報公司有雇工九萬四千人，均按分攤贏利辦法，(Profit Sharing Plan)，分期付款，購買該公司股份。現在已有付清股本之雇工四萬六千人。

又彭德紐謨公司 (E. I. du Pont de Nemours Company) 自採用鼓勵雇工購股辦法以來，業已分給雇工，共值二〇、七六五、九九九元之股票。計一九二三年所分給之股份，共為一萬四千四百八十四股，共值面價一、四四八、四〇〇元。

又通用汽車公司有雇工六千人，每十二人中有一人佔有該公司普通股份，共佔二十七萬股，價值在四百萬元以上。

又希爾柔波克雜貨公司 (Sears, Roebuck and Company) 之雇工，已由逐年分攤之紅利項下，購得該公司之股份五萬五千七百股；又自行出資，購得七萬七千六百股。

又國際農具公司之雇工有百分之七十均購有該公司之普通股，共值五百餘萬元。又卜洛克脫耿布公司 (Procter and Gamble Company) 之雇工，幾於每人皆為該公司之股東。又費爾司敦橡皮公司 (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 Company) 之雇工，有百分之九十皆為股東。又古德野爾橡皮公司 (Goodyear Tire and Rubber Company) 之雇工，每三人中有一人為該公司之股東；至少每人有股份一股。

又美國鋼鐵公司，雖被某勞工領袖稱爲「美國工業平和之最大仇敵」；然該公司實爲獎勵雇工購買股票之先鋒。該公司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而在一九零三年，即實行鼓勵雇工購股辦法。厥後，每年均向市面購回股份若干，以備雇工認購；只有一年未照此辦理。當初售予雇工之股份僅爲優先股；自一九一六年以來，始爲普通股。凡雇工認購之股份，均准其於三年之內，將款項陸續繳清，以示通融。又雇工所購股份，除支領通常紅利外，並每年每股另給紅利五元；但以購入已滿五年之股票爲限。近年以來，該公司雇工對於此種有優先權之股份認購異常踴躍，每次皆有不敷分配之勢云。

前財政總長浩士敦君亦覓有其他證據，●證明各大公司股東人數之日見增多。茲摘錄如後：

一九一一年柳居塞美孚煤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僅有股東六千零七十八人；一九二四年則有股東三十萬人。又阿穆爾公司 (Armour and Company) 從前殆爲一家獨有；一九二四年亦有股東七萬七千人。又士偉佛特公司，則有股東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一人。此兩公司共有股東十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一人；其中有五萬五千人皆爲雇工，幾佔股東總數之半。

又某某最大零售商業公司 (Retail Trade Corporations) 十家，每年共銷貨物約值一百萬萬元。據稱共有股份八百三十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二股，共值三七六、七〇〇、〇〇〇元。共有股東四萬零七百六十七人。其中祇有一公司之雇工，即佔有股份十三萬三千股。

又柏司列罕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現有股東四萬九千四百九十七人；其中

有一萬四千人，皆爲該公司之雇工。

又一八九〇年，此邦三十三條鐵路，共有股東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二人，每人平均所佔股本爲一萬七千零八十七元。一九二三年此項股東人數，已增至六十萬零二千人，而每人平均所佔股本，則約減百分之四十有奇。同年所有全國一等鐵路共有股東八十餘萬人，每人平均所佔股本爲九千三百十九元。

又一九二三年，此邦電燈及電力工業（The Electric Light and Power Industry）共有股東一百二十五萬人。現時（一九二五年一月）各煤氣電車電燈及電力公用公司（The Gas, Electric Railway, Light and Power Utilities）則共有股東二百餘萬人。內有一百八十五公司，會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間勸導用戶入股之成績，報告於全美電燈協會（The National Electric Light Association），謂共得股東六十五萬二千九百人。此一百八十五公司之中，有五六公司報告，其所用雇工平均有百分之三十八皆係股東。又據全美煤氣協會報告（The American Gas Association），各煤氣公司一百八十七家，於二十個月之內，共得用戶入股人數二十二萬七千一百七十八人，每人平均認購股份五股有半。又民邦愛迪生公司（The Commonwealth Edison Company）一八八三年僅有股東十一人；一九二三年則有股東三萬四千二百五十六人。又太平洋煤氣及電燈公司（The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一九一四年有股東四千一百二十八人；一九二三年則有股東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四人。又南加愛迪生公司（The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Company）一九

一七年有股東二千人；一九二三年則有股東六萬五千六百三十六人。又標準煤氣及電氣公司 (The Standard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有雇工百分之七十五均係股東。又北省電力公司 (The Northern States Power Company) 有雇工百分之八十皆係股東。又西美聯合電報公司 (The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 一八七五年僅有股東一千三百八十二人，每人平均約佔股份二百四十四股；一九二三年則有股東二萬六千二百七十六人，每人平均各佔股份三十八股。一九〇〇年，美國電話及電報公司有股東七千五百三十三人；一九二四年則有股東三十四萬三千餘人，每人平均各佔股份二十六股。其有線電話部之雇工，有六萬五千人皆係股東。

此種股東人數之大有增加，並非由於少數大股東分向各公司投資所致；所有增加之股東殆完全為從新入股之雇工及用戶。譬如阿穆爾公司一九二四年年底共有雇工六萬人，其中有四萬人皆為股東。此外尚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許多向未購買何種公司股票之人，今皆從事此種投資焉。

又上述浩士敦君之論文中，曾將潘塞芬尼亞有線電話公司 (The Bell Telephone Company of Pennsylvania) 威士康新電話公司 (The Wisconsin Telephone Company) 及西南有線電話公司 (The Southwestern Bell Telephone Company) 之優先股東，按照職業作分類的研究。大致各種職業中人均有購股者，就中以工人為最多，其次為家婦。不過按所購股份而論，則以家婦為最多，共有十三萬二千零四十二股；第二為工人，共有八萬二千一百八十二股；第三為製造家，共有五萬三千三百六十六股；

第四爲書記，共有四萬四千零六十股云。

又費納德非亞電車公司 (The Philadelphia Rapid Transit Company) 之鼓勵工人購股辦法，亦極饒興趣。此項辦法係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成立，迄今仍繼續有效。先就工資方面言之，則現時（一九二四年）所付基本工資 (the basic wage rate) 均以紫加高、德出洛威、及庫利扶輪三城之戰時平均最高工資爲標準；並以街面電車司機人之最高工資爲基本。此項工資如有增加，則其他各項雇工之工資均一律比照增加。現時（一九二四年）所有電車司機人等之平均工資如後：

新用雇工，平均每小時工資六角二分。

三個月後，平均每小時工資六角四分四釐。

一年之後，平均每小時工資六角六分二釐。

除此項工資之外，凡雇工辦事特別出力者，得於普通股股東支領六釐紅利之後，另支至多等於全年工資一成之工資紅利 (wage dividend)。此項紅利並不付現；惟特別存入公積紅利賬內，俾工人得用以購買該公司之股票。在一九二四年之初，該公司之雇工已購得股份十二萬股，共值市價四百二十萬元，即等於該公司所招股本五分之一。迨至一九二五年二月，則有雇工一萬一千人，共購有該公司價值一〇、三〇〇、〇〇〇元之普通股股票。所有公積紅利及用此紅利所購得之股份，均由工人自行選定之信託人代爲保管；而工人股份之投票權，亦委託各信託人代爲行使。

1 H. T. Warshaw: The Distribution of Corporate Owne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XXXIX, p. 1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凡遇雇工病故或告退時，得按照其所存入之公積紅利給付現款或折付股票。究竟應付現款或應給股票，皆由信託人決定之。

除此項股份投資之外，該公司之雇工並有一協作儲蓄會。現有會員九千二百八十八人，共有儲蓄存款二百餘萬元。此項儲蓄存款，亦現由工人自行選定之信託人代為管理，用以購買各種可靠證券。各信託委員對於此項投資，均預先徵求股實銀行之意見，故獲利甚豐，工人所得利息甚厚云。

又瓦壽君 (H. T. Warshaw) 曾著有『美國各公司股本所有權之分配』¹名論一篇，將全國各種公司之股本所有權，加以詳細分析。據稱一九〇〇年共有股東約四百四十萬人；一九二二年則增至一千四百四十萬人，即增加約百分之二百五十。瓦君並謂：『股本所有權之變遷，大都由少數「富豪」而移至「中等階級」及「工資階級」。』此項論斷皆有確實證據。此種證據之最要者，共有二端：(一)從各方面之調查及各公司之報告，均證明各公司之股東日有增加；而股東所佔股份之平均數，則均已分別減低。(二)又從所得稅統計報告內，將全國各所得階級所獲之股份紅利 (The amount of dividends received by the various income classes) 加以分析，亦得同樣之結果云。

譬如按照一九二一年之所得稅統計報告，全國每年進款不滿二萬元之各階級所獲之股本紅利，共佔百分之五三·二，則每年進款在二萬元以上各階級所獲之股本紅利，必不及百分之五十可知。茲將瓦君關於敘述美國股本紅利分配情形之紀載，照錄如後：

當一九一六年，以每年進款超過二萬元之各階級所分股本紅利最多，共爲十六萬九千四百萬元，即等於各公司所報股本紅利百分之七九·三；但此後遂逐年比照減少。迨至一九二一年，此種進款在二萬元以上之各階級，所分紅利僅爲十一萬五千八百萬元，即等於該年各公司所報紅利總額百分之四六·八。又一九二二年雖較一九二一年略有增加；然均遠不如前數年之多。至於每年進款由五千元至一萬元之各階級，則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間，每年所得股本紅利均迭有增加；自一九一八年以後，則比較平穩，而無顯著增加。

其增加最鉅者，莫如每年進款由一千元至五千元之各階級。一九一七年此級人民得股本紅利一萬九千萬元，計佔各公司所報股本紅利總額百分之九·五。在一九一八年，則增至三萬三千五百萬元，或佔紅利總額百分之一四·一。惟一九一九年，則減少約一千萬元，計佔該年紅利總額百分之一三·三。在一九二〇年，又增至三萬七千二百萬元。尤以一九二一年增加最多，共爲五萬六千二百萬元，共佔各公司所報紅利總額百分之二二·七。至於一九二二年，此級人民所得紅利較諸一九二一年最高之額，雖略有跌落；然仍有四萬九千一百萬元之鉅，即較一九二一年以前，任何年度所得之紅利均增加甚多。

總之，據吾人研究逐年總計數目之結果，見得此邦（美國）各種實業公司，自一九一六年以來，逐年所付股本紅利總額均有增加；惟每年進款在二萬元以上各階級（在本文中可稱爲此邦（美國）之富裕階級）所得之紅利總額，則由一九一六年起，至一九二一年止，均減少甚多。至於進款由五千元

起至二萬元止之『中等階級』則在此時期內所得股本紅利總額雖有增加；然不甚顯著。其所得股本紅利總額增加最多而最堪注意者，莫如每年進款在五千元以下之各階級；而工資階級亦包括在內焉。

又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一日之『合衆國投資期刊』(The United States Investor)內，載有莫根銀公司之馬洛君(Mr. D. W. Morrow of J. P. Morgan and Company)所作論文一篇，詳述新近某某各項投資分配之普遍，尤以奧地利與日本兩國借款爲最。該銀公司曾向此項借款債票之各處銀行二十三家，詢問各界人士之投資情形。據稱共得顧客二千九百七十人，購買奧國債票，平均每人投資二千九百八十元。照此類推，全國承購此項債票之人數，當有九千人左右。該二十三家銀行共得承售日本債票之顧客八千二百十二人，平均每人投資二千六百八十元。馬君照此推算，謂全國當有四萬四千人認購日本債票之全額。足見小本投資人數日見增多。馬君再加研究，查得承購此兩種債票之人，約有一半皆每人僅投資一千元或不滿一千元。又向上述二十三銀行購買此兩種債票之顧客，有百分之九十皆投資五千元或不滿五千元；祇有顧客百分之四，曾投資一萬元以上。

若按照承銷債票總額計算，則小本投資人與大本投資人認購之總額大約相等。計投資至多一千元之人，約購去奧國借款債額百分之十五，及日本借款債額百分之十。若將投資未超過五千元之人一併計入，則一共購去奧國借款債額百分之六十二，及日本借款債額百分之四十四。若將兩種借款合計，則約有百分之九十之投資人，購去借款之半。

凡此皆足證明小本投資人（假定多為工資階級）所投資本總額，雖僅佔全國投資總額之一小部份；然彼等既有資可投，且實行投資之人數亦有加無已，相率次第變為小資本家，而與大資本家分沾利益，是則極堪注意焉。

於此可見各種勞工若欲將其儲蓄投資於現有各公司，或某項特別工業，儘可辦到。至於應否如此辦理，乃係另一問題。蓋在此民主國家之中，勞動階級猶夫其他任何階級，投資之時應享同樣之機會與指導，當視何種投資最為安全及最為合算，固不必拘定祇向自己作工之公司投資也。

(11)

除上述勞工儲蓄及股本投資均分別增加外，此邦（美國）尚有一種新現象，厥為勞工銀行之發達。據波克爾先後關於勞工銀行之著述聲稱：第一勞工銀行，係於一九二〇年設在華盛頓京城。六個月後，機關車工程師協會（The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復在庫利扶輪開設一協作勞工銀行。一九二一年，他處復添設勞工銀行二家。一九二二年添設五家。一九二三年添設八家。截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止，又復添設十六家，共計三十三家。此外尚有勞工銀行二十家，在籌畫之中。故截至一九二四年底，全國富有勞工銀行四十家；而在一九二五年底，則有七十五家云。

故此邦勞工銀行發達之迅速，實有月異而歲不同之勢。現時此種勞工銀行，已自行辦有內容豐富之

勞工銀行雜誌，其論文殆能與他種金融雜誌抗衡。大致皆係健全常識，乃爲小本投資人必讀之印刷物焉。又機關車工程師協會會長瓦倫石敦 (Warren S. Stone) 君，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份之世界工作 (The World's Work) 雜誌內，登有『勞工連環銀行』 (Labor's Chain of Banks) 一篇，詳述此邦勞工銀行發達之速。並謂該協會乃提倡勞工銀行最力之機關。其經手設立之勞工銀行亦最多，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已有十家；不久當有十二家。截至一九二四年底止，全國當有勞工銀行三十餘家，合計資本當在一萬五千萬元左右。石君又謂各處懇請添設勞工銀行者尚絡繹不絕；但該協會則抱定寧缺毋濫之政策，免致新添之銀行有遭失敗，或墮於違反原來設立宗旨者之手中云。

石君復謂勞工銀行能爲其他商業或儲蓄銀行所不能爲。第一能使工人與銀行交易，更覺自然，毫不拘束。蓋彼等預知勞工銀行對於彼等，必甚表歡迎也。

至於各勞工銀行已受一般銀行界之容納歡迎，亦可於庫利扶輪勞工銀行與該城國民銀行之交誼關係見之。石君曾引該城國民銀行總理米厥爾 (Charles E. Mitchell) 君，關於設立勞工銀行利益之言論一段如後：

吾人深信設立勞工銀行之結果，必使儲蓄增多，銀行事業亦更形發達，各界需用勞工亦較多。可以增進人民之利達，及激勵社會之進步。

且勞工銀行如能發達，必使工人經營各種商業者日多，實於社會全體皆有裨益。吾人並不希望工

資階級應僅爲僱工；彼等亦應次第分享各種財產所有權。近世公司制度，能使數百千萬人對於一種工業均享一部份之所有權，或爲債權人，或爲股東。吾人深信國內各鐵路及各大工業之所有權，如能廣爲分布，國利民福實皆賴之。吾人不願業主與勞工之間有劃然之界線；但願二者利害相同或互相聯絡，庶使雙方更能彼此了解，及全力合作焉。

石君並將勞工銀行之政策說明如後：

普通儲蓄銀行不外存戶將款項久存銀行內。一面雖給月息四厘，半年復併利爲本；然仍能將款放出，而從中取利。至於勞工銀行則不然。此種銀行並不希望存戶將款項久存生息，故凡遇存戶存款已達五百元之時，遂勸其購買債票。吾人之目的，乃在養成勞工之儉約習慣。蓋一人購得付息債票一張，遂欲從事節省，俾可再購一張也。

著者（Stone 君自稱）忝任庫利扶輪合作國民銀行總理（The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Cooperative National Bank of Cleverland），對於該行之政策頗能道其詳。該行有一投資部，專爲存戶介紹各種可靠債票而設，俾投資之人可獲得厚利。現時能知節省之工人，猶夫其他各界人士，均喜將款項投資，蓋吾人乃一投資之國家也。不過前此工人投資常不得法，故吾人意在加以指導，俾得從事穩健之投資耳。

本行前曾與紐約某最大銀行合購某項債票，不啻爲美國金融界開一新紀元。其有記載之價值，並

非因所購債票數目之多寡，乃因能與一最大銀行共同投資。本行曾與紐約資本十萬萬元之紐約國民銀行、庫利扶輪分行購得三百五十萬元之國際大北鐵路公司（The International Great Northern Railroads Company）債票。因購價甚廉，故債權人可得年息百分之六·三五。此為勞工銀行與紐約大銀行第一次攜手合作之始。將來此種交易尚多，其影響誠不可限量也。

本行所購得之債票，皆儘先售予國際大北鐵路公司之僱工。是以每一機關車工程師，或伙夫，或技師，或其他工人之購買此種債票者，皆希望該路之發達，因彼等已變為債權人也。大凡債權人皆希望借債人之殷實可靠。該鐵路公司如能發達，則所有投資於該公司之債權人必獲厚利。故持有此種債券之僱工，均願盡力擁護該公司之利益焉。

吾人以爲代各顧客購買債票，較購買股票於彼等尤爲合算。購買股票雖可變爲各公司股東，無如許多工人均不能如此冒險；至於購買債票，則既可增加工人之責任心，而且較股票更爲穩健可靠焉。

美國勞工銀行之前途，誠不可限量。因其能協助工人從事穩健之投資，故工人多喜與勞工銀行交易往來也。

譬如本工程協會自行設有保險部，以備會員保險。大致尋常保險公司對於司機人員之任務均認爲特別危險，保險條件異常苛刻；本協會則格外克己，故對於身故或受傷會員之家屬，每年所賠償之保險費約三百萬元之多。無如此種會員之眷屬前此大都不善投資，致所得保險費常被他人騙去，轉瞬立

盡；今既辦有勞工銀行以爲勞工投資之指導，故工人與工人之家屬皆喜將款項存放勞工銀行生息，或購買可靠之有價證券。即以庫利扶輪勞工銀行而論，自開辦以來，平均每月儲戶存款必有一百萬之譜。一勞工銀行之成績如此，其他勞工銀行之成績可知。此邦勞工之儲蓄能力如此偉大，全國工人倘能繼續節省，又復謹慎投資，將見十年之後，彼等財力之雄厚，在世界必佔一種偉大勢力也。

勞工銀行非特可以鼓勵工人儲蓄，並能吸收一部份他種應用不當之私人積蓄。據聯邦財政部新近估計全國不存銀行而自行隱藏之私蓄，約有四萬萬元之多，蓋迄今尚有多人頗懷疑一般銀行人信用也。實則此邦之銀行界中人大都最重信用，惟最不了解銀行事業之人，頗多疑慮耳。勞工銀行之發達，當使小本存戶信用較堅，而全國金融亦更爲雄厚穩固焉。

自庫利扶輪勞工銀行設立以來，不僅工會男女相率存儲款項，即其他各種存戶亦甚不乏人。又其他各州與中美洲、古巴、德國、哀爾蘭、墨西哥及運河區域亦皆有存款。本行並有鄉間存戶四千餘人，內有機關車工會會員一千五百人左右。吾人常用通信法，接收存款。吾人深信若無此種勞工銀行，必有一份私人積蓄均埋沒於無用之地也。

此種勞工銀行發達之速，實爲世界各國所無。現雖爲時尚早，不能逆料其辦理是否完善；但自外界人觀之，其營業管理似甚小心謹慎。無論如何，勞工銀行所以能迅速發達，實足證明美國勞動者大都有資可投。彼等縱不能悉行投資得法；但彼等猶夫其他各界人士，一俟得有經驗，即知如何投資也。

據上述波克爾君論文內所引美國勞工聯合會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代表布拉德君 (Mr. Peter Brady) 去年在英國勞工會議 (The British Labor Congress) 之報告：美國實業工人每年共賺工資二百五十萬萬元，每年可節省六七十萬萬元；而美國勞工銀行將來所希望者，即爲吸收此類大宗儲蓄云。

此項大批儲蓄，無論分存於勞工銀行，或普通儲蓄銀行，或建築及借貸協會，或保險公司，或用以購買各實業公司之證券，均足使美國勞動者左右各種工業及金融機關之能力逐日增加。

此種產業所有權之所以次第普及於勞工、用戶及一般民衆，有緣於各公司管理人之極力提倡者，有緣於歐戰期內及戰後提倡節省之結果者，亦有緣於工人進款日多得有餘財以從事投資者；又禁酒一事亦使工人儲蓄稍有增多。總之，歐戰以來，美國提倡節省與鼓勵購買證券，雖爲時未久，已有如此良好結果。若能從事有組織及有計畫之長期提倡節省與鼓勵投資，則收效必尤爲偉大，可以預卜也。

此種提倡健全的經濟發展，及其收效之弘偉，較諸各種偏激主義所倡不健全之經濟紛更，不啻有天淵之別。美國勞動者曾有多年均被各種偏激主義從中煽惑鼓吹，不絕於耳；然一般勞動者均未受其迷惑，中其毒害。足見彼等大都心地光明，思想健全也。

近數十年來各種偏激主義之鼓吹，雖未嘗或息；然美國勞動者並未變爲偏激。又各偏激主義之領袖雖時常運動工人選舉彼等爲政治領袖；然彼等多不能獲得工人之選舉票。又美國新近提倡節省及鼓勵

投資之文字，尙不及鼓吹徧激主義各項文字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然近十年間所收效果，實遠較徧激主義五十年間所成就者尤爲偉大。凡此皆足證明此邦工人頭腦清楚，思想健全，是以華盛頓政府依然存在焉。

第五章 勞動階級之理財政策 (The Financial Policy of Labor)

(一)

美國勞動者之各種大宗投資，現時在事實上，僅佔全國資本總額之一小部份；且彼等雖繼續購買各種公司股票，而對於許多工業均未居於主管之地位。凡此皆屬實情。然就其他方面而論，即從勞工自己之利益着想，亦不宜遽行直接管理工業。彼等之真正需要，在求各種工業之管理能盡善盡美。蓋無論何種實業均須管理最爲得法，方能盡量發展。欲求一般實業均能最爲發達，首在管理得人。勞動階級如自有此項管理人才，固屬甚佳；惟彼等大都羽毛未豐，於最短期間內，殊難得着管理工業之學識經驗。故吾人對於勞動者之勸告，猶夫對於其他一般投資者之勸告，莫如將其餘財向最爲殷實可靠之各公司投資。固不必專向一公司，或自被僱用之公司投資，而奪得其管理權，始獲利最厚也。

惟美國勞動者若欲將彼等現時所有之儲蓄存款，人壽保險金，工會公積金，建築，及借貸協會付款，與存放勞工銀行之存款等，悉行購買少數大公司之普通股份，則不久即可獲得一大部份之管理權無疑。猶憶三四年前鐵路世界第六十九期第十一卷內載有論文一篇，題爲『鐵路工人何不購買鐵路？』^①其中

遂詳言：此邦鐵路工人不難於最短期間，用尋常購股方法，購買各鐵路股份之一大半；而獲得鐵路管理權。據稱全國鐵路股本，截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共值面價美金六、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各鐵路僱工祇須將近年增加之工資節省儲蓄，每年即有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可供投資之用。彼等若逐年按照面價購買股票，並將所得紅利復買股票，則五年之內即可購得股票三、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佔全國所有各鐵路股本之過半數。但此種鐵路股票，大都無須按照面價即可購得。譬如某某二十五條鐵路幹線之股票，均祇按面價之過半出售。故鐵路工人如能按照此項市價，購買鐵路股票，則三年之內即可購得股本總額之過半數。不過工人若紛紛購買股票，必使市價逐漸高漲，不能繼續按照面價之半購買；惟市價如不漲至面價以上，則五年之內，仍可購得股票之一大半云。

該論文內並謂：

美國鐵路工人團體，如不欲按照以上所擬辦法，同時購買各路股票，則將各路股票逐一購買亦可。譬如紐約幹線 (The 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 之股本約為二萬五千萬元，阿齊森散特非幹線 (The Atchison, Topeka and Sante Fe Railroad) 之股本則為三萬四千六百萬元；而兩路之股票市價（一九二〇年）均低於票面價格。假定均按面價購買，則全國鐵路工人於一年之間，即可將所增工資購得該兩路線而有餘裕。又東美之紐約幹線及潘塞芬尼亞幹線 (The Pennsylvania Railroad) 與西美之阿齊森散特非幹線及太平洋幹線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共有股本一

四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全國鐵路工人若欲先行聯合獲得該四路之所有權及管理權，祇須將新近所增十四個月之工資，即可購得其股本之過半數云。

以上所引各節，乃爲一九二〇年之理論，今已次第實現。譬如紐約幹線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因該公司獎勵僱工入股之結果，已有路工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人皆係股東。認購股份共爲九萬六千九百股，其值面價九百六十九萬元。該公司當初祇招領三萬五千股；後因工人所認股份超過招領之數百分之一七·六，該公司不得已，將招領之數增爲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七股。故該鐵路公司從前祇有股東三萬六千五百人，現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則有股東七萬八千人，即等於原有股東二倍有奇。現時全路僱工，已有四分之一皆爲股東。

又如紐約、紐黑芬及哈德敷路線（The New York, New Haven and Hartford Railway），當一九二五年之初，亦有僱工四千八百八十九人，認購該路債票八十五萬七千元。每人均認購一百元以上，平均爲一百七十五元有奇。又南部新英格蘭之本地商人爲該路之主要顧客，共購得該項債票總額二千三百萬元之百分之五十三。於此可見本地住戶之爲股東者次第增多，而遠方業主則次第減少也。

或謂美國勞動者現雖日臻富厚，仍不能享其作工之工廠場所，及鐵路等所有權。則應之曰：欲次第享有此種所有權，莫如採用以上所述投資方法。須知工人持久罷工一次所遭受之直接及間接損失，即可用以購得其在工業中三五最大公司之一大部份利益。彼等購有此種利益之後，至少遂可以表示營業應

如何管理，及工資應如何給付。彼等如果能擔任持久罷工之損失，亦必能擔任購買一大部份利益之費用也。

今以儲蓄尚不甚厚之工人，而盡量購買各種股份（如鐵路普通股股票之類），雖可辦到；然或非最爲得策。蓋近年以來此種投資頗爲冒險，凡儲蓄無多之人，皆不宜勸其從事不甚穩妥之投資也。惟就其他方面而論，鐵路投資所以不甚穩妥，皆由於政客及其他不良分子從中劫掠把持；若能使各種鐵路證券之所有權愈趨普遍，且多有工人從事此種投資，將見政客無由把持操縱，而使鐵路證券成爲一種穩妥之投資，亦未可定也。

一般社會改良家之迷夢，僉以爲工人應享其作工場所及工廠之所有權；然爲工人真正利益計，此種辦法是否最爲相宜，尙屬疑問。須知一切營業皆有盈虧，賠折者縱不如獲利者之多，亦相差無幾。故工人自有工廠，亦必有獲利者，有賠累者；並非一經享有工廠所有權，遂人人均有益無損也。

今假定工人宜享作工場所有權，則獲得此種所有權之法有三：二爲不誠實的，或革命的；一爲誠實的。第一最不誠實的方法，即爲直接強行佔有各工廠。俄國過激派所宣傳及實行之『直接自由行動』即係此法。此種辦法，除不誠實而外，並有其他缺點：第一須將政府先行推翻；且政府推翻之後，情形仍極不穩固。此種辦法，雖能將現有之產業置諸工人手中；然現有產業用壞以後，遂不能重新設置，且不復再有財產可以強奪。大凡不知節儉又無遠識之人，用不正當方法奪得他人財產之後，大都都不甚愛惜，亦不知妥爲保

管；故一經用壞無餘，遂不能再有他項財產可以搶奪彌補。蘇俄現已漸知彼等所以遭受挫折，皆因資本耗盡之故。

至於第二不誠實之法，厥爲攘奪政權。俟獲得政權之後，始假手政府權威，從事剝奪現有財主。許多行業社會主義者（The Guild Socialists）即係如此主張。此種辦法，係於立憲政府之下行之，並不根本推翻政府；而其結果則同。要不外利用政府以外或以內之暴力，將一種財產所有權者之產業強行奪去，而轉與他人而已。

一國工人如欲享有自己作工之工廠所有權，祇有一誠實之方法。此方法與其他享有住宅衣物傢具及日用貨品之法相同，即付價購買。從前一切手工自有之工作器具，皆用此法得來。至於合股公司所有權制度，不過爲適合近世經濟情形起見。故工人縱能強行佔有各工廠；然對於機器設備等之修理或更換，仍須用購買之法。彼等特殊無健全理由，何以對於現有工廠須另用他法奪來也。

現有一般世人，對於工人與作工器具之關係，常故作矯情之謬論；否則盲從他人矯情之謬論，而不加以究詰。此種謬論至少有三：第一種，謂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各種手工之作工器具所有權均被奪去。不知凡非本人所有之物，斷不能謂之被他人奪去；蓋自蒸汽機關發明以後之各種新式工具，皆非工人所有也。至美國工人之逐漸自有新式作工器具，乃係有史以來所創見。關於此點，須知古時工人之自有作工器具，要不外自己製造或自行購買，大致以自行購買爲最普通。現時美國工人購買工業股票之趨勢，不過

按照近代之經濟情形，而將自行購置工具之法加以變通耳。

至於第二種謬論，則謂若將工業悉行收歸國有，則作工之人不啻自有工具設備。此種論調亦係似是而非。譬如在市政官廳作事之人，並不能視市政官廳爲己有；亦不覺係爲自己作工。又公立學校之教員並不能視一切學校設備爲己有；亦不覺比在私立學校辦事，更爲熱心。又如政府或海陸軍人員，亦不能視官署建築或營房船廠爲己有。又在一切國有營業中作工之人，並不能視各種工具設備爲己有，故不覺係爲己作工；且亦不比在尋常資本家私有之營業內作工，更爲熱心也。

第三種謬論，則謂工具機器及其他工廠設備所有權，與普通房屋傢具衣服器用及其他消費貨物所有權，迥然不同。此說亦不盡然。須知一切資本財物之所有權，性質均屬相同。無論何階級，欲自有房屋傢具或衣服，可用購買之法得之。又另一階級，欲自有田地牲畜及農具，以便自行耕種，亦可用購買之法得之。又一階級欲自有工廠，鋪店，鐵路或其他材料工具，亦可用購買之法得之。凡人民自行購買作工房屋或作工器具，始享一種真正所有權；且彼等方知此種產業所有權，與產業國有實有極大差別也。

此外尚有一種論調，則謂近世工業機器設備規模太大，工人欲享此種產業權殊不相宜。孰知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當初雖非爲便於工人投資而設；然縱使最初卽爲便於工人投資而設，其制度亦不甚懸殊。工人如欲享作工器具設備之所有權，亦以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最爲相宜。無論國家社會主義，行業社會主義，勞農社會主義，或其他尋常合作公社，皆未擬有較股份有限公司，更能適應工人需要之經濟組織焉。

本章前數段曾言對於投資之勞動者，猶夫對於其他小本投資之人，均應勸其注重平穩可靠，而不宜專向自己作工之公司投資。其實改向其他公司投資尤為妥協，免致公司如有倒閉及破產情事發生，工人同時遭受解僱與賠本兩種損失也。惟投資總以安全為上。無論為本公司或其他公司，均應擇其信用昭著，成立已久，及最難失敗者而投資。就平穩可靠方面着想：第一為儲蓄銀行，第二為保險公司，第三為其他最為殷實之公司；如尚有餘財，第四始向將來希望頗大之新公司投資。一國各種新實業，固應有人從事投資；但此種投資，應聽資本較多，且有暇暑仔細研究投資問題者為之。因彼等經過一番特別研究，其失敗必較少也。

據吾人仔細觀察，大致此邦獎勵僱工入股政策辦理最有成效之各公司，亦即最為殷實可靠，而其證券在市面最為穩妥之各公司。此種公司之證券，無論其本公司之工人投資與否，通常皆為一般勞動階級最健全之投資。至於鼓勵僱工投資政策成績不甚良好之各公司，其證券亦大都不適於小本投資。且有時此種公司如勸工人入股，則其股票市價必因以跌落；故公司不得已又將股本購回，藉以和緩工人之反感焉。

吾人於此可擬一種經濟二元制 (economic dualism)，較前此一般社會改良家所擬議者尤為合

於科學原理，而且更爲妥協。據吾人之意見與其主張，將大工業收歸國有，而小工業則歸私有；①不如主張由工人將已甚平穩，祇靠辦理無弊，即可成功之各種舊工業分別購買，聽由各種投機家及發起人試辦各種新工業，尤爲美善。一俟此種新工業已甚穩妥，然後鼓勵工人等投資，而聽由各投機家及發起人又試辦更新之工業。如此，則已甚發達之各舊工業均歸工人所有；較諸將一切大工業收歸國有，任聽政治家把持操縱，實遠較妥協；而一般以爲工人應自有作工器具之人，亦當認爲滿意也。

猶憶若干年前，有一極有興趣之臥理達社會（Oneida Community），即因實行股份有限公司式之經濟組織而得最良之效果。該社會從前乃一具有極高理想之共產社會，由一自命爲人格完全而深信天國已至之教徒所發起。該社會之爲共產社會，已垂三十年之久；然後依照紐約省之公司條例，改爲合股公司，資本六十萬元。並由會員共同商定一種計畫，將新公司之股份按照會員入會之久暫，均分於各男女會員。②該社會採用股份有限公司制之初，營業即已甚發達，已僱有非會員若干人爲其僱工。自時厥後，業務益形發展，遂致僅有一部份之工作係由會員自行辦理，而所用僱工則日見增多；但該社會若干年來，即鼓勵僱工購買其普通股。當一九一三年之際，曾劃出股份八百股售與各工人，每股面價二十五元。嗣後每年均照此辦理；惟股份多寡，則隨時酌定之。一九二四年，竟分給各工人八千股之多，所有股份截至七月一日止，即已認購完竣。此種普通股，銷售毫無困難；且均係按照面價，每股二十五元出售云。

該社會乃一辦理確有成績之共產社會，其營業甚爲發達興旺；然其會員仍議決採用股份有限公司

From a personal letter to Prof. T. N. Carver, by S. R. Leonard, vice-President of the Oneida Community, Limited.

制度，認爲此種經濟制度於彼等之計畫更屬相宜，且顯能完成彼等之高尚理想。足見美國勞動者如果真欲分享其作工工廠及器具所有權，則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實能供給彼等一切需要焉。

吾人想念此邦工人之積蓄年多一年，便知其將來之財力不可限量。凡希望此邦工業發展之人，均應計及此項財力。此爲一種新富源，務使應用得當，以增加全國之生產力，並增加勞工之需要。凡勞動者每次增加其儲蓄及健全的投資，實於彼等有兩種利益：一方面可得一種新收入，即每百年息四釐，每年亦可得利息四元。一方面可使工人易覓得工作。蓋投資增多，各種生利之新工業均可興辦；各種生利之新工業既能盡量發展，則用人必更多，工資必更厚，而失業業者必愈少也。此邦工人現已漸知此種利益，而次第從事較高之致富方略焉。

再又用戶工業自有 (customer ownership of industries) 與上述僱工工業自有 (employee ownership of industries) 亦有密切關係。此兩種所有權，皆爲財富普遍之表徵。新近費納德非亞電車公司之鼓勵用戶購股辦法，即其最爲顯著之一例。該公司曾由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於一星期之內，將年息七釐之累積優先股份 (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 六萬餘股，售與一萬四千人之乘客。凡乘客願購此種股票者，或一次付款，或每星期繳付若干均可。凡電車司機人或各站收納員均能代收股本。此種用尋常僱工代售股票之方法，新近各公用公司多分別採用焉。

關於用戶工業自有一事，新近有通用電料公司之伯納爾君 (A. K. Baylor of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於全國電燈協會在波明罕開會時之演說內，曾舉出甚多健全理由及確切事實，極堪注意。茲將其演說之一段摘錄於後：

論到美國實際的民主政治之良窳，全靠能知節省之人與不知節省之人孰佔投票之多數。今欲保障個人財產之自由，其解決之法，似在於使全國大多數人皆爲資本家；然後可以轉危爲安，而使政體益形安穩鞏固。大凡有產業投資，俾有利息及紅利收入之人，非特爲更屬良好之國民，而且爲更屬良好之選舉人焉。

吾民族在人類一切事業中之最大貢獻，莫如因工業發達，及工資普遍增高，所造成之物質進步。全國流通貨幣，每年必經過工資及薪水階級之手中若干次。全國財富之繼續循環流通 (A continuous and voluminous circulation of wealth)，殆爲全世界人類歷史中所未有。凡享受工資及薪水之人，若能各將所得進款之一小部份投資生利，年復一年。將見一代之後，彼等所積蓄之財富，必與美國自開國至今所積財富之總量相埒。然則對於前此能知節省而有若干財富，或因其祖先能知節省而有若干財富之人，何必加以仇視乎？此輩嫉妬他人有財之人，莫如亦仿效他人從事節省。一切共產主義者之仇視資本，皆基於原始社會之劫掠天性 (The primitive predatory instinct)。彼輩仗恃人數之多，而劫奪他人之財產；平和者則用政府充公手段 (by political confiscation)；激烈者則用暴力淫威 (by violence)。要不外將他人勤儉得來之財物，不費絲毫血汗，而據爲己有。倘使各個共產主義者均

能用正當方法自積資產，而與節省階級一律安分守己，則鼓吹破壞之人將見其附和者日形減少也。

吾人如能提倡節省，同時復使小本投資異常安穩，則不難於最短期間內（或一代之後），使全國最大多數人皆變為資本家。譬如近數年間，各電力公用公司均採用所謂『用戶工業自有』之計畫，將所有各種公司證券售與用戶。其條件及付款辦法，多聽用戶自便。微獨電燈及電力公司係採用此制，即電話及其他公用公司，亦係採用此制焉。

此種鼓勵用戶投資運動，自一九一四年以來，辦理方有統系。該年之用戶投資，約為九百萬元。歐戰期內雖甚銷沉；惟一九一九年，此種用戶投資遂增至一千六百萬元；一九二〇年增至四千萬元；一九二一年增至八千萬元；一九二二年，增至一萬七千五百萬元；一九二三年竟增至八萬五千萬元有奇，此為該年擴充電力中央總站投資總額三分之一。自採用此種鼓勵用戶投資辦法以來，其最要問題，不外如何使投資最能普遍；蓋當時若利用通常委託銀行代銷之辦法，所費甚屬不貲也。現時各電力公用公司之證券，在金融界已為一種最受歡迎之投資；且用戶投資之經濟利益，及此種招股方法之備受歡迎，已完全證明應繼續採用，並須切實推廣，不應僅以優先股為限，始能應付各方面之需要。此種投資分配辦法，實使各種工業次第歸眾人直接公有（direct public ownership），即眾人真正自有（real ownership by the public-each in his own right），各人自享其所有權；非若團體的工業國有（collective political ownership），徒供少數人之揮霍浪費，而致腐敗廢弛也。

又各保險公司以及許多銀行，對於各鐵路及各公用營業均有大宗投資。聞此邦直接或間接保險而持有保單及應享保險利益之人，現時共有五千萬人之多。故國人當知彼等若贊成將此種公用營業收歸市有或收歸國有，或加入其他仇視此種營業之一切運動，則不啻實行協助破壞彼等辛苦節省而存放於各銀行或投資於各保險公司之儲蓄保障也。

查用戶工業自有之運動現已相習成風，次第普及於各工業。吾人已逐漸變為資本家最多之國家（a nation of capitalists）。而在用戶之有工業運動之中，又以電力工業成效最為昭著焉。

第六章 階級戰爭之尾聲 (Ancestral Voices Prophesying

War)

戰爭可視為人類自然或不自然之境况，全視吾人對於『自然』二字如何解釋。人之不得已而與非人類的仇敵，或人類的仇敵挑戰，固屬常有之事。在非人類的仇敵之中，上古時代，則與各種猛獸挑戰；近古時代，則大都與各種目所不見之微生物挑戰。且原始社會戰勝一切兇猛獸類所需要之智慧勇敢，與近世戰勝人類的仇敵所需要之智慧勇敢，並無大異。大致當時心理，對於仇敵，常欲置之死地；欲置之死地，須有能戰的筋骨，與敢戰的性情。且富有戰鬥性^①之人，常較缺乏戰鬥性之人更有生存之機會。故物競天擇之中，常產生具有戰鬥性之種類；而戰鬥性，遂有適於生存之價值。^②凡具有此種性情者，大都較缺乏此種性情者，更能繁其族類。是以吾儕現在生存之人，多為富有戰鬥性者之子孫苗裔焉。

惟戰鬥性猶如其他遺傳之品質，雖有其正當作用；然常有誤用的危險。有時明知戰鬥為不智，竟被感情驅使，而出於戰鬥。凡吾人受外物刺激，而生煩惱之時，遂欲與之決鬪。譬如小兒因玩物機械不能動作，遂從而破壞之，或拋擲之。又如人誤觸搖椅，遂亦遷怒於搖椅，或不善擊『戈拂』球，遂亦遷怒於『戈拂』棍。又如駕御大車之人，有時明知不應虐待牲畜；然畢竟怒罵鞭笞，無所不至。凡此種種，皆為戰鬥性之自然表

1 The Fighting Temper
2 Survival value

示；不過許多自然之舉動，不必即爲最智之舉動。一切戰鬪行爲，若加諸於生命有危險之真正仇敵，則爲智；若加諸雖屬倔強執拗，令人厭惡，而於己並無不利之朋友，則爲不智。

瓦倫石敦君所謂第二時期，或戰鬪時期之勞工運動，大半皆爲原始社會戰鬪性之表示。勞動者對於一切煩惱厭惡之事，皆以戰鬪行爲應付之。此時期之勞工運動，大都偏於感情的衝動，而缺乏理智的考慮。譬如勞動者有時與雇主挑戰，常使勞動者所欲增加之物，反因以減少。故就戰略方面而論，此種舉動甚屬不智。是無異生產者，從事減少消費者之人數；或消費者，從事生產者之人數；或農人需用資本之時，而從事驅逐資本公司：皆爲損人而不利己之舉動也。

此種誤用戰鬪性之事，在一切人類關係之中，莫不有之。世界許多之罪惡，皆由此起；最多之爭鬪，皆由此產生。不過有時爭端既起，即忍讓方面亦無其他和解方法，而不得不謀自衛。近世許多國際戰爭，皆肇端於意氣用事，好勇鬪很。凡一方欲用外交手段有所要求；而對方不肯允許，便訴諸武力。就侵略方面言之，一切進取的武力，皆係由於誤用戰鬪性；不過就被攻方面言之，我不犯人，人必犯我，遂亦不得不謀自衛耳。故近世的國際關係，對於一切憎惡之事，大都仍以戰鬪行爲應付之，與原始社會並無大異；又對於近世勞資關係，亦常有原始社會訴諸武力之表示。不過對於國際關係，固有許多健全理由，不可誤用戰鬪性；而對於人與人之工業關係，尤有許多健全理由，不可誤用戰鬪性耳。

大致國際間之仇敵，與古時發達吾人遺傳的戰鬪性之一切外界仇敵，更爲相近；至於工業關係之中，

則罕有與此類似之深仇。國際之間，征服他族而奪其領土，於經濟上或有若干利益。譬如吾人奪去美洲印第安人^①之土地，在道德上雖無正當理由；但吾人則實受其益。其他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事，在他處亦莫不有之。此邦之印第安人，當初如能自己開發富源，而與歐洲人貿易通商，則吾人寧可與印第安人爲友誼的交易往來，而不侵奪其領土，亦未可知。關於此點，吾人儘可反覆辯論；惟對於人與人之經濟關係，不宜採用此種手段，則毫無疑義。大致對於彼此工業關係，莫如以恕道待遇汝之仇敵或汝之逆友，而不必剪除之，實尤爲合算也。

假如種植草昧之人，因一般消費者付價過少，不够成本，遂不惜與消費者挑戰，實屬最爲失策。蓋與消費者挑戰，不啻使消費者愈少，甚或無人購買。故生產者對於此種新式仇敵，寧可使之增多，不可使之減少。彼等得諸遺傳之戰鬪性，對於此種應使增多之新式仇敵，毫不適用；惟具有經濟的理智，確知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始能應付此種新式仇敵也。

吾人在現代經濟關係中之仇敵，多屬此類。其實彼等並非吾人之仇敵，不過須具有若干理智之人，方能如此着想。若祇就吾人之經濟行爲^②而論，則凡有不如意事，便引起吾人之戰鬪性。懷恨在心，無所不用其極。故必潛思熟察，始悟任性妄爲，徒損人而不利己，殊非吾人最智之舉動焉。

凡人任性妄爲之時，祇要能加更大之害於人，即於己不利，亦所不顧；惟潛思熟察，善於顧全自己利益之時，始知欲於自己有利，亦須使他人享受若干利益。大致從事激動勞工戰鬪性及仇嫉心之人，並非欲使

工人能得何種利益；不過欲使資本家或僱主遭受損失。譬如怠工政策，¹於工人並無若何利益；不過使有資本之僱主，遭受損失而已。又壞工²或其他損壞僱工財產之方法，如果盛行，必使營業更爲冒險，成本亦更爲昂貴，一切實業必難期發達；實業難期發達，則一般工人必難覓得工作。故善爲自己利益打算之工人，必不肯妨礙實業之進展。彼等除不肯享受較低工資，或較爲惡劣之工作情形外，必竭力協助營業之發達。蓋營業如能發達，工人必享較厚之工資；而工作情形，亦可分別改良也。惟工人若爲戰鬪性所驅使，則祇要能使僱主受更大之損失，則工人自己吃苦，亦所不辭。凡此皆因忿怒之餘，遂視僱主如仇敵也。

此種極爲卑鄙之怠工政策，徒使許多有志青年，因畏懼工潮，³祇願擔任支領薪水之位置，而不願獨自營業經商。其自然之結果，必使獨立企業家太少；而欲覓支領薪工位置之人太多。薪水與工資之低賤，遂如影隨形。且獨立企業家既少，則所產貨品必少；貨品既少，物價必貴。故怠工與企業家減少之結果，徒使工人雙方吃虧，殆爲不可逃之公例焉。

今試舉一極端之情形爲例，便知此種原則之實施。譬如現在尚有若干退化之國家，全國皆兵匪橫行，無人能從事生產的營業，遂致勞動者甚難覓得工作，故工價既甚低賤，失業尤爲普遍；同時勞力原費與貨物價格復須相差甚鉅，⁴方能使少數冒險企業家得以繼續營業，而補償其各種損失。故匪盜充斥之國家，失業必衆，物價必昂，殆爲一定不移之理。至於怠工與壞工所召之結果，雖不如兵匪之甚；然其影響實業之普通趨勢則同。

1 "Ca'canny" policy

2 Sabotage

3 Labor troubles

4 A acute margin between labor cost and price

1 Small margins between labor costs and prices

2 Sympathetic strikes

今若情形穩固，生命財產均極安全，則一切有猷有爲之青年，祇須有頗爲良好之機會，即願從事營業經商；且勞力原費與貨物價格之間，通常既相差甚微，^①則勞動者對於勞力與資本之共同生產品，必享一大部份之利益焉。

凡不甚熟悉勞工情形者，必以爲有志於實業之青年，如能自行優待勞工，遂可避免一切工潮。此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須知吾人縱能優待工人，然無法避免各種同情罷工。^②且許多工業均需用煤斤爲燃料，故獨自經營實業之青年，必因畏懼煤礦罷工或鐵路罷工，而預存煤斤甚多。如不預存大宗煤斤，則凡遇燃料告罄，來源斷絕之時，勢必歇業；如其預存大宗煤斤，則又多添一種額外經費。此種額外經費，對於贏利頗厚之工業，尙可負擔；否則須將此項費用，向前移至用戶身上，或向後移至工人身上。換言之，非設法增加貨品價格；即必從事減低工價，或減少工人也。

且雇主因畏懼他種工業發生罷工，非特須多保存煤斤；並須多存其他需用之各種材料，方無危險。同時亦須多用工廠管理人以防勞工騷動，或添用一種人員，專與工人聯絡感情，以免奸人從中煽惑挑撥，鼓動工潮。凡此種種額外經費，又須自行擔負，或向工人及用戶身上設法焉。

職是之故，遂有若干有志青年，均畏縮不前，不肯爲獨立商人；而使較爲冒險之商人，得以抬高物價，及雇用賤工。設若上述各種額外經費均可免除，則實業必能充分發展，工廠必添設頗多。各種工業均必增加工價，以期添雇工人；同時並須減低物價，以便銷售增多之貨品。故獨立商人之贏利，縱屬稍低；但從事商業

之人，則屬較多。且彼等因各種費用較少，必能增加工資，及減低物價也。

大致一切被戰鬪性所衝動，而非由於詳思熟察然後決定之勞工政策，終久必使勞工組織用建設的方法所應得之許多利益，悉歸消滅。即如並無暴動及損壞財物等之罷工，亦足使各種工業所費不貲；甚或虧損賠累，倒閉堪虞；而工人之解僱及失業者，亦因此增多。此於勞資兩無裨益，故非萬不得已，不應出此下策也。

又罷工一事，何時由正當防衛^①而變為分外苛索^②，乃此邦日見重要之問題；且不久即當更形急迫。當工人已較其出品平均消費者更為興旺^③之時，若仍從事罷工，以獲更多之利益，則一般消費者，必視罷工為一種分外苛求。大致工人如因生活貧苦艱難，而從事罷工，則理論上有時縱有不合；而溫和寬厚之人，實際上大都不予厚非。惟此邦之經濟生活，如能照現在之趨勢繼續發展，將見為時不久，所有各種勞工均可脫離貧窮的生活，而躋於利達的生活。屆時彼等若仍用罷工手段，從事各種過分的要求，則雖酷愛和平之國人，亦必難隱忍；而從事罷工之人，必難邀國人之同情也。

此外尚有數項勞工政策，表面上似為建設的；實則不然。凡此皆由於不健全的經濟學說之誤人。譬如現有多人，或為工會會員，或為非工會會員，均深信減少出品政策^④，足以增加工資，或多用工人。彼等以為如果工人各將出品減半，則所用工人必增多一倍。彼等以為消費既不減少，則所需工作必不減少，非增加勞力需要而何？

- 1 Strike as a means of defence
- 2 Strike as a means of extortion
- 3 More prosperous the average consumer of their products
- 4 The policy of reducing output

- 1 The relative shares of each class of producers
- 2 Reducing the product of each laborer
- 3 Reducing the number of laborers
- 4 A larger quantity of supplementary agents of production
- 5 The ratio between manual labor and the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此種議論之誤點，祇須假定各種生產效率一律減低，遂異常明瞭。今假定紗廠工人各將出品減半，則須添用一倍之工人，方能紡織現時所產之棉花；但種棉之人，若亦將出品減半，則祇有一半之棉花可供紡織之用，即紡紗工業仍不能多用工人，其唯一之結果，不過使世界之棉花，及棉織物減少一半。今若將此種減少出品政策，再推行於其他各工業，其結果必使一切貨品，均一律減半；而各生產階級所分得之比較利益，^①則無甚變更，並不能使勞動階級多享若何利益；徒使百物昂貴，全社會皆人人加貧一倍而已。

凡欲試驗一種經濟政策是否健全，莫如假定此項政策若普通推行，究得何種結果。普遍的減少出品政策，必使全世界之財富總額比照減少；而使吾人之各種需要，均感缺乏。此層固屬顯而易見也。

有時或謂減少勞工每人之出品，^②與減少勞工之人數，^③並無大異。此種比擬，除非不但減少勞工人數，並將生產所需用之原素一律減少，不能成立。假如吾人將土地減少一半，資本減少一半，各種勞力人工亦減少一半，其結果對於吾人所得之比較利益，並無甚變更；不過每人祇作一半之工作，享一半之財富而已。惟吾人若將現有勞工人數減少一半，而土地與資本仍如現在之豐富，並不減少，則其情形迥然不同。蓋緣每一工人均有較多之生產補助原素，^④即有較多與較善之工具，較多與較美之土地，較多與較良之指導，及較多與較精之技師，以協助工人，使其生產力加大也。至於徒減少出品，而不減少勞工人數，則對於勞力與其生產原素之比例，^⑤並無變更。

或謂限制移民入境，以減少勞工人數，既可提高工資，則減少勞工每人之出品，何以不能提高工資乎？

- | | |
|---|--------------------------------|
| 1 Double shifts | 2 Demand for labor |
| 3 Demand for capital | 4 Labor's share of the product |
| 5 Capital's share of the product | |
| 6 Combining shorter hours with a double shift | |
| 7 Technique of production | |

其不能提高之理由有二：一、因減低勞工每人之出品，徒使每種工業出品減少；而分享各種貨品之人數，則並未減少；即每人必少享若干財富。至於減少勞工人數，則縱使每種工業出品減少；而分享各種貨品之人數，亦有減少；故每人所享之財富並不減少，其實大都反有增加。二、工人若減少工作，則機器亦必減少工作；至於減少勞工人數，則機器無須減少工作。譬如工人工作時間，由八小時減至六小時，除非用兩班工人輪流工作，^①則所有各項機器，亦只能作工六小時。且作工六小時所需之一切工廠設備，及管理人員等，與作工八小時所需者大致相同。故欲製造等量之出品，需用工人較多，需用資本亦較多。是減少作工時間，雖可增加勞力需要；同時亦增加資本需要。需要勞力^②與需要資本^③之比例，既無變更，即勞力對於出品所佔利益^④之增加，並不比資本所佔利益^⑤之增加為速。其實勞資各得之比較利益，大約與從前相同。故出品若有減少，即勞資兩方之利益均必受若干損失。

惟若因作工時間減至六小時，而改用兩班工人輪流作工，俾機器可以作工十二小時，工人則祇作工六小時，自可用若干資本。即資本需要之增加，不如勞力需要增加之速；而勞力終久可得較大之利益。但此種情形，祇以縮短鐘點，而復輪班作工^⑥為限；至於單純的延宕作工，或其他減少出品政策，則不能使勞力較資本多得若何利益也。

或謂生產藝術^⑦既繼續改良，一般工業縱延宕作工，或減少出品，亦能供給吾人一切需要。譬如勞力機器及管理人員每日均祇作工四小時，仍能產造吾人真正需要之貨物云。此種每日作工四小時之擬議，不

- 1 To take increasing prosperity in the form of more goods
- 2 To take increasing prosperity in the form of more leisure
- 3 Destructive war
- 4 Productive emulation

惟將來可以辦到，即現在亦可以辦到。即吾人如果每日認真作工四小時，當可供給吾人維持健全生活之必需品；但持此論者，倘不能證明作工時間由八小時減至四小時之後，吾人之生產力並不稍減，則吾人所能享用之財物，必不如現在之多。有時吾人少享財物，或屬更佳；但不知吾人能否滿意耳。即使將來因藝術進步，真能以每日四小時之期間，產造吾人現在作工八小時所產造之等量出品，猶如吾人現在每日作工四小時，即能產造吾人祖先作工八小時或十小時之所產造之等量出品；但吾人孰願享受吾人祖先之簡單經濟生活乎？吾人既不以吾人祖先之簡單經濟生活為滿足；今假定吾人之子孫，祇每日作工四小時，即能享受吾人現在之經濟生活，試問彼等又安能視吾人之現在生活為盡如人意乎？職是之故，一切生產藝術雖繼續進步；吾人之子孫或仍願作工八小時，而較吾人享受加倍之物質美便，亦未可定也。

廣義言之，此事全在吾人願視利達之增進，為多享貨財，抑為多享閒暇。各國家民族與各個人，對於此問題答案，各不一致。惟人民習慣願意多享閒暇之國家，似不能吸收若干徠民；祇人民願意多享貨財之國家，始能吸收若干徠民耳。

要而論之，一切為戰鬪性所驅使之勞工政策，決不足以增進勞工福利；惟仔細熟察自己利益後所決定之勞工政策，始能增進勞工幸福。一切首在損人之政策，終久罕能利己；故勞動階級，苟能潛思熟察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必不肯徒聽他人之煽惑，而輕舉妄動。大致在吾人經濟關係之中，一切破壞的戰爭，甚難使吾人得着何項利益；惟生產的競爭，與貢獻的職務，始能使人我均多得利益。故縱不從道德方面着

想，而祇從經濟的智慧①方面立論，亦須已必利人，方能使人亦利己也。

此邦勞動階級，前此因濫用其戰鬪性，實屬損失不小。即以罷工之直接及間接損失而論，亦以數萬萬計。據波克爾君一九二四年之計算，祇印刷工人一次之罷工，即使該工會損失一千四百萬元之鉅，此不過為一小規模罷工之直接損失；至於間接損失，尙不止此。各種工人祇須將罷工損失之一小部份，購買較為穩健各公司之股票，則彼等對於許多公司，當已處於佔有重要利益之地位；而一般社會改良家，所謂工人應有作工器具之夢想，亦當已次第完成。不過近世的作工器具，祇能按照合股公司辦法大家共有，而罕能個人單獨自有耳。故現在時機已熟，此邦勞動者應停止濫用其最為昂貴之奢侈品——即戰鬪性——而改用遠較經濟之方法，將彼等所欲獲得之工業管理權，次第付價購買，將見獲利遠較優厚也。

第七章 勞動階級較高之致富方略 (The Higher Strategy of Labor)

(一)

現在有許多現象，足以證明美國勞工政策，已入一新時期。凡深悉此邦勞工情形者，皆知此邦勞工運動實有極爲顯著之進步，非其他諸國所能比擬。此種新發展，凡更有遠識之勞工領袖，與外界有明敏觀察之人，均已見及。譬如『村民生活』主纂，即爲具有此種明敏觀察之一人。其言曰：

『此邦工人，現時已不復如惡犬之狂吠亂咬，逢人挑戰。此種時期已成過去。勞工歷史之第一章現已告終。凡勞工能用恫嚇武力及暴動，所能得之利益，均已得來。今後欲更有所得，應從事鬪智，而不復鬪力。』

在第一時期中，勞動者之目的，在使人畏之；在此新時期中，勞動者之目的，須使人不復畏之。從前之勞動者，在使人知其勢力之不可侮；今後之勞動者，在使人知其智慧之可敬。前此之勞動者，欲得其所欲得，在使吾人知其有極大之破壞力，足以破壞秩序，足以破壞生產，足以破壞富庶；今後之勞動者，欲得其所欲得，當使吾人拋棄此種觀念，而信任彼等有極大之創造力，足以維持秩序，足以增加生產，而使全社

會均享更大之福利。斯爲得之。」（詳見「村民生活」一九二四年十月份所載「勞工及其使命」之一篇社論。）

此種由原始社會的勞工戰略，而進於較高的勞工致富方略，實關係勞工領袖之變遷。大致舊式的勞工領袖，多係好勇鬪很之人，曾在勞動階級中向前奮鬥，不畏強禦，始躍爲與資本挑戰之領袖。

興言及此，吾人須知此邦一般勞動者與早先勞工運動所產生之領袖性格迥然不同。一般勞動者大都安分守己，酷愛平和，辛苦作工，不辭勞怨。凡與勞工交遊甚廣之人，便知此層確屬實情。夫以安分守己之一般勞動者而竟以好勇鬪很之人爲其領袖，似屬離奇，其實原不足怪。譬如公正商人有時亦用狡滑律師以擁護其正當利益；又如公正市民，有時亦選舉咆哮政客，爲其代議士，藉以促成保護關稅立法，勞工立法，或其他種某一階級有利益之立法；又如大學教授有時亦公推祇善於向富人募捐，或向立法機關運動增加預算之人爲校長，明知其人別無他長，但爲籌款起見，不得不利用之。勞動者之利用善於奮鬥之人爲其領袖，亦含有同樣之意義。故無論對於勞動者，或其他任何團體，均不能完全就其所擁戴之領袖，而判定其各個分子之人格也。

此邦頗多自命爲羣衆領袖之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彼等大都儼然以林肯自命。彼等若曾受過洗禮，或若干宗教訓練，則並以基督自命，亦未可知。不過彼等罕有此種訓練耳。此種自欺欺人之領袖，有時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彼輩愈狂妄，愈從事蠱惑他人之卑鄙天性，而爲世道人心之隱憂。

- 1 Two distinct types of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 2 The Author's "Principles of National Economy" Ginn & Company 1921. Part viii, ch. 51. Also his "Essays in Social Justice," ch. 1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 3 Booker T. Washington

吾人於此須知世界有兩種迥然不同之領袖：①一種領袖專以挑動人類之惡根性爲目的，如好戰，仇恨，及貪吝，卑鄙等性皆是。（參閱著者所著『國民經濟原理』第八編第五十一章，與所著『社會的公道』第十四章。）②此種領袖，專向民人指出其權利所在，及冤曲所在；而不告以義務所在，及機會所在。徒煽動各方面之仇恨，及惡感；而不能激發其諒解，與合作之精神。此種領袖，大都車載斗量，常佔多數。至於其他一種常佔少數之領袖，則僅向人指出其機會，及義務之所在；而不道及其權利及冤曲。第一種領袖，祇在人面前痛數他人之罪惡，俾無自己辯護之機會；第二種領袖，則祇在人面前，詳述彼等自己之天職，與彼等對於自身及對於社會人類之各種義務。

此兩種領袖，既不相同；而所收效果，亦彼此各異。第一種所收效果，爲卑鄙仇恨，爲戰爭報復；第二種所收效果，爲較爲深厚之義務觀念，及較爲廣博之爲善機會。第一種工作，大都爲煽惑人心各僞君子之工作；不過彼輩常以英雄自命。至於第二種工作，則爲真有膽量卓識之人之工作；不過彼等大都以英雄自命。譬如毫無膽量之人，亦能在勞工面前，痛數資本家之罪惡，或在資本家面前，痛數勞工之罪惡；惟敢於在勞工或資本家面前，詳述其自己之罪惡，及彼等對於其他階級之義務之人，則非真有極大膽量不辦也。

今再舉一例以明之。譬如此邦南部各州之黑人，未嘗無其權利與冤曲；許多自命爲領袖之人，遂專以挑撥彼等之仇恨及反動爲能事。同時此輩黑人，亦有其機會與義務；而彼等之真正領袖布克體華盛頓，③則專以喚醒彼等之機會及義務爲職志。

讀者於此可從事一種試驗，以視布克體華盛頓、林肯，或世界其他一切真正的建設人物，或基督教之創立者，究係代表上述何種領袖。吾人若用一紙分爲兩欄，將此種真正的建設人物之言論按照上述兩種標準妥爲分類登列。以一欄登列彼等教人重義務而輕權利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語，以一欄登列與此相反之言語。將見一欄爲滿幅至理名言，其他一欄則幾爲空白也。

吾人現若將煽惑民衆使不滿意於此邦現狀之領袖亦隨意挑出三人，將其言論作類似之試驗，則結果當適得其反。爲此種領袖者，必以爲此種比較殊欠公允，彼等必謂此種比較之目的，不啻不許世人對於社會現狀有所不滿，而使讀者對於將不能令人滿意，現狀喚醒世人注意之人，均一致反對也。但著者提議此種比較試驗之本旨並不在此。須知一切不滿意的態度可分爲兩種：有正當的，有不正當的。大致建設的領袖，①祇啓發世人正當的不滿意，②至於破壞的領袖，③則煽動世人不正當的不滿意。④

所謂不正當的不滿意，卽事事怨天尤人，自以爲是。大凡自是自滿之人，必以爲自己毫無過失。故祇知對於他人，對於社會，對於經濟制度，及對於世界人類而表示不滿意。尤以自想未受他人厚待之時爲最。一般破壞的領袖皆以諂媚自滿之心及煽動尤怨之念爲能事。

至於正當的不滿意，則不外事事反求諸己。卽一面恕道待人，一面對於自己之道德學行，與自己之才能建樹，則感覺有所不滿，然後能有進步，能知遷善，能受建設的領袖之指導提攜而多有成就。故具有此種正當的不滿意之人，均有一種希望。一國人民若皆能如此着想，則其國家必進步異常迅速。此種進步雖根

- 1 Constructive leaders
- 2 Discontent of the right kind
- 3 Destructive leaders
- 4 Discontent of the wrong kind

1 The Railway brotherhoods
2 Collective bargaining

於吾人之不滿意，但係爲一種正當的不滿意，而非不正當的不滿意。且祇有此種不滿意應稱爲神聖的。至於其他一種，則爲魔鬼的不滿意焉。

勞工領袖亦可按照上列普通標準分爲二種：破壞的勞工領袖，專以激動原始社會之戰鬥性爲能事；建設的勞工領袖，則從事指導勞工更大之機會。彼等深知欲增加勞工之利達，其最健全而可靠之方法，莫如增加彼等之用處。故破壞的勞工領袖，仍以挑戰爲能事，而建設的勞工領袖，則已從事提倡較高的致富方略。破壞的領袖祇知感情用事，提倡無謂之仇視觀念及破壞行爲，其結果大都損人而不利己。至於建設的勞工領袖，則引導勞工按照遠大的智慧做去，而不從事原始社會的意氣爭鬪焉。

前章所引瓦倫石敦君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份『世界工作』雜誌內亦曾著論言及此邦勞工運動之變遷。其言曰：

『此邦有組織之勞工運動已經過三個時期（尙有若干工會祇經過第二時期）。第一時期爲階級觀念油然而發動之時期：蓋必先有彼此團結之觀念，始能共謀增加工資及改良工作情形也。在此時期中，此邦鐵路工人，就其職業之性質，遂首先組織鐵路工會，^①而呈極大之團結力。現時著者敢信此邦與加拿大、墨西哥之機關車工程師大都爲該會會員。祇就此邦而論，現時在各路服務之工程人員，有百分之九十六皆爲該會會員。

『第二時期則爲爭團體議價^②，而從事自衛的奮鬪之時期：此時期乃一戰鬪時期，故雙方均用經

濟的勢力或物質的武力以相決鬪，即在今日仍有若干祇想以武力制勝之勞工領袖，彼等不信能用諒解及合作之方法，以達到勞工運動之目的；彼等否認雇主與雇工兩方面有何共同利益。故在此種勞工領袖指揮之下，勞工即不從事明爭，亦必從事暗鬪；即無罷工之時，亦無真正平和，祇有暫時停戰，以便準備再行決鬪而已。

「第三時期則為不從事階級戰爭而從事發展建設的通力合作之時期，而勞工銀行即為其最顯著之表徵云。」

(一)

吾人於此須知原始的普通戰鬪方略，^①與較高的經濟致富方略^②之主要差別，在原始的戰爭。吾人之所得常與敵人之所失成正比，敵人損失愈鉅，吾人所獲愈多，敵人為數愈少，吾人愈佔便宜。吾人祖先數千年來均係作如是想，此種觀念一時頗不易打破。至於在近世經濟世界之中，則吾人之所得常與對方敵人之增多成正比。即以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平常關係而論，雙方議價之時，利害係絕對衝突；但彼此遠大之利益，則完全相同。生產者應希望消費者為數愈多，自己所獲之利益愈大。消費者亦應希望生產者為數愈多，自己所獲之利益愈大。若生產者因與消費者議價衝突，而從事大規模之仇視爭鬪，其結果必使自己遭受更大損失。此理甚明，凡稍有經濟學識之人皆能見及。

1 Primitive fighting tactics
2 The higher economic strategy

- 1 Present labor in combination with past labor
- 2 Stored-up labor

此項原理，推諸吾人一切經濟生活莫不皆然，勞資關係亦係如此。須知貨物並非生於勞力，乃生於勞力與資本，精密言之，貨物非生於單獨的現在勞力，乃生於現在勞力與過去勞力之合併。^①此種過去的勞力乃儲藏或寄寓於各種工具、機器及其他設備之中。所謂資本，即指此項儲得之勞力^②而言。資本乃一切大工業必要之一原素，若無此原素，則其他一原素（即現在的勞力）之需要亦必屬無多也。

譬如一新設之農村，其農人尙無從事耕種所應設備之一切房屋器具及牲畜等物，則彼等所需要者，莫如更多之資本。彼等如自有資本，固屬甚佳。其次則爲向他人轉借。假使該村可以借出之資本及願意借出之人均爲數無多，則農人必爭先借貸，而使利率因此抬高。但農人若因利率太高而遷怒於願意放資之人，不惜與彼等挑戰，則其結果必使願意放資之人愈少，而將資本送往他處生利。或使其他有款可借之人亦卻步不前。故仇視資本家雖爲無本農人最自然之舉動，然不必卽爲最智或最經濟之舉動，徒使自己受害。至於最智之舉動，則莫如設法吸引甚多願意放資之人與可借之資本，然後利息可以減低，農人亦可借得充足資本以從事一切耕種設備焉。

勞工與一般工業之關係，亦適用此種原理。大凡資本之供給比較不如勞力供給之多，則資本家所得利益必較厚，勞動者所得利益必較薄。故勞動者之真正需要莫如增多資本之供給，恰如上述農人之真正需要在於增加可以商借之資本。故勞動者較高之致富方略，應設法增加社會之資本。欲增加社會資本，莫如一面增加自己之儲蓄，一面鼓勵他人亦增加儲蓄。凡頭腦清晰之人，皆明此理，惜尙有許多勞動者及好

勇鬪很之人，仍不能了解耳。許多以勞工領袖自命之人，仍從事煽惑勞動者仇視資本之態度。許多工會學校，大半仍以富於原始戰鬥性之人爲其發起人。其學校政策大都使勞動者愈不了解勞資關係之真正經濟原理，良堪痛惜。

論到致較高的勞工致富方略，自應竭力設法鼓勵勞動者自行組織銀行，其辦法應一面保護存戶之資本，一面用以襄助各種真正生產之營業；惟同時其他銀行如能經營同種事業，亦於勞工有利。凡辦理此兩種事業之銀行愈多，則可以經營一切新的生產事業之資本愈多。全國若有充足之資本，並有充足善於投資之人，則一切真正生產事業不患無人予以切實經濟扶助，其結果當使一切生產事業均能盡量發展，而勞力之需要必大事增加，一般勞工在經濟戰略上遂處於獲益最多之地位。是以爲勞工利益計，莫如增加其所謂仇敵之人數，其仇敵愈衆，其所得之利益亦愈多。一國之勞工愈知從較高的經濟政策着想，而不受多口饒舌者之妖言惑衆，則彼等愈能見及鼓勵一切正當資本積蓄之利益也。

(11)

爲勞動階級之遠大利益或較高之致富方略計，其建設的經濟政策應包括以下數端。此種政策有已見次第實行者，足見此邦前此之經濟政策頗屬健全，而勞動階級之利達，已遠駕乎其他諸國之上。須知一國人民經濟之興旺利達皆非偶然，恆有至理善因存乎其間焉。

1 A keen discrimination between predatory and productive methods of getting a living.

(甲)建設的及健全的第一最要勞工政策，應首先明白區分劫掠的謀生之術與生產的謀生之術。吾人如能辦到無論何人均須對於他人有相當貢獻，然後能享相當利益之時，則亦即達到所謂『將為大人者必當為汝服役』之境界。換言之，即一切個人的成功，均應以相當的服勞為其代價。而成功與偉大之唯一途徑，全視個人生產力之大小或其對於人羣社會之用處如何。吾人若能達到此種境界，則全國人民之聰明才力均無絲毫妄費。一國人民之聰明才力，如果百分之百皆置於有用之地，而不施於無用之地，則其國未有不興旺者也。世界無論何項國家，皆以此為其興旺隆盛之第一條件。一國欲造成此種境界，須將一切不生產之事業一律停止，而專致力於生產之事業。如此，則一切有用之貨物與有用之職務，皆必大有增加，且各人欲謀自己之成功利達或偉大光昌，均必致力於人羣社會最為有用之工作。蓋在此種情形之下，人人皆希望其所得之酬報當與其自己之用處成正比也。一國能使其國民人人咸覺其個人之興旺利達皆與其對於全國共同興旺利達之貢獻成正比，則此種國家可謂具有全國各階級及各職業均能一律興旺之第一基本條件。

現若按照此項標準將此邦與其他諸國比較，便知此邦並不落後，甚或更為先進。此邦之重視生產的工作與有用的工作，幾使人人咸覺其成功之大小，祇受個人本領與用處之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限制。無論在政治界，實業界，學術界，或其他有用職業之中，凡有真正本領及真正貢獻之人，均有上達之機會。同時此邦對於無用或有害之職業亦取締較嚴。譬如禁止製造及販賣鴉片嗎啡，與禁酒等事，即其一例。此種禁

令亦足以增加此邦之富厚，因其可以節省一部有用之人力，不使耗費於無用或有害各工業之中也。

(乙) 第二件同一重要之建設的勞工基本政策，厥為普遍的公民教育制度。^①在此種教育制度之下，一般青年均有機會訓練自己，以便擔任於社會有最大用處之職務。若上述第一部份勞工政策亦同時實現，則凡於社會最有用處之人，亦應最為利達。若每人之成功，均視其對於人羣社會之用處如何及貢獻如何，則每人所得對於自己能成功最巨之訓練，亦即對於社會最有用處之訓練。此種訓練乃積極的勞工政策之一部份。非特可以提高全國之富厚，^②並可使全國富厚愈趨普遍焉。^③

凡一般青年若因未受過正當訓練，而不能擔任更為有用之工作，則全國應有之富厚不啻比照減少。均是人也，未受過正當訓練者之貢獻，必較受過正當訓練者之貢獻為少。人人不能盡其所能，不能有其最大貢獻，全國當然受一種無形之損失。此種情形，無論就人民全體立論，或就個人立論，皆係如此。人人無正當的訓練，則各人對於全體福利之共同貢獻必微；人人有正當的訓練，則各人對於全體福利之共同貢獻必大。此徵諸無論何種國家民族，皆絲毫不爽也。

又一國無正當訓練之人愈多，則凡無訓練之人，祇能擔任不需若何訓練之職業。此種職業必過於擁擠，而酬益亦甚微薄。倘使人人皆受過正當訓練，則選擇職業更為自由，各有機會避免酬益較薄之職業，而致力於酬益較厚之職業，其結果必使任何職業皆無過於擁擠或過於稀少之弊。且一國若無過於擁擠之職業，自無酬益太薄之職業也。

- 1 A system of popular and universal education
- 2 To promote the general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nation
- 3 To diffuse the prosperity throughout the nation

此種普遍的國民教育，當然不應僅以訓練手藝工人爲其目的，同時亦應提高教育程度，俾凡有特別天才之人，均可登峯造極，各盡所能。換言之，吾人不應僅以訓練男女手藝工人或擔任尋常斯文職業之人，俾更能勝任或更能上達，遂認爲滿足，同時亦應訓練企業家，銀行家，發明家，工程師，會計師，與夫其他各種專門人才，庶使各種生產事業均可辦理盡善，充分發展，而全國人民皆食其福。要之，職業教育之目的，應使從事各種職業之作工人民^①均能重新分配得宜，無過於擁擠與過於稀少之患，然後各種職業方能各就其難易而均等發達，均等興旺，相差不甚懸殊也。

此邦之教育政策，較其他各國尚不落後，甚或較爲先進。是以此邦非獨日益富厚，而且興旺亦較普遍。其他諸國之教育政策或有特別長處，然皆不若此邦之教育政策能使從事各種職業之作工人民，更爲分配得宜焉。

又禁酒一事亦偶然協助此邦普遍興旺。一國如果沈湎於酒之人甚多，必使責任甚輕之各項職業或任務甚形擁擠，而此種職業之工資亦必因以減低，蓋責任較重之各項職業，必不肯僱用濫飲之人也。故禁酒法令，除節省人民一筆無謂耗費之外，並可扶助許多作工之人，使由過於擁擠之職業，升入不甚擁擠之職業，而各得較厚之酬益。凡建設的勞工領袖皆知濫飲之害，而一致贊成從嚴禁酒或採用其他取締方法也。

(丙) 又此邦一律重視各種有用職業之齊民觀念，亦爲全國人民日見興旺及財富日趨普遍之一

重要原因。在軍國社會^①之中，大都重視武人及政治家，法律家，或神仕，醫士等，而賤視實業中人。惟在此邦，則除最少數偏重感情之人而外，皆無此種觀念。今之持偏激主義者常欲將中等社會^②，或商業中人與一切罪惡相提並論，而存仇視之意，此不過倣軍國主義時代賤視商人之故智。大凡橫暴的人皆藐視和平的人，而中等社會或商業中人則大都為和平的人，即由自己生產或與人交易以供自己需要之人。吾人如不自己生產以供自己需要，則祇有兩種方法可以得諸他人，一為不經他人之自由同意而強奪之，一為經他人之自由同意而獲得之，一般商業中人所用之方法，即為先行徵得他人同意之方法。此種方法自屬無多。一為受他人之自由贈送；如他人不肯自由贈送，則必用相當物品或相當義務與之交換，交換必含若干議價手續。一切富於貴族或豪強習氣之人，大都鄙棄議價方法，因此遂亦賤視商人。詎知吾人欲獲得自己之生活需要，除自己生產與以有易無外，其餘一切方法，皆不如自由交易之體面可貴也。

在富於貴族習氣之國家，許多有特別天才之人皆重視其他職業而賤視商業，因此實業之發展亦較迂緩，蓋一種最為重要之職業反缺乏特別天才也。在無此種貴族習氣之國家，既有相當之特別天才從事營業經商，故商業發展甚速，勞力之需要甚多。勞力需要既多，遂有兩種結果：一為由外邦輸入若干工人以供國內之需要；二為提高本國工人之工資。如外邦勞力之供給無限，則工資必低，如外邦勞力之供給受相當限制，則本國工資必高，因作工人數較少故也。凡遇工人較少，工資必高，乃一定不移之理。故此邦近年限制外人入籍，實較其他任何立法均於勞工更有裨益。惟對於墨西哥工人之入籍者亦亟應嚴加限制，蓋緣

彼邦人民現時私自入境者頗多，實於此邦勞工甚有不利，且不久必產生新的種族問題也。

惟由天上移民入籍，^①對於勞工情形，亦與由外邦移民入籍殆有相同之影響。換言之，一國勞工人民之生育率^②，如果太高，必產生甚多之勞力供給，工資必難高漲；勞工人民之生育率如能減低，則次代之勞力供給亦必減少。假使勞力之需要，因實業發展而次第增多；勞力之供給復因生育率減低而比照減少；則工資必次第增高，而全國之富厚利達亦愈趨普遍。不過勞力之需要務使有增無減，此層極屬重要。今欲維持勞力需要之有加無已，其重要法門之一，在使多有真正特別天才從事營業經商。蓋真正實業人才愈多，實業發達愈速，勞力需要愈多；真正人才愈少，實業愈難發展，勞力需要亦愈少，殆為一定不移之理也。

有時人常誤謂祇須增加貨物之需要即可增加勞力之需要，其實不然。如果勞力為生產之唯一原素，則增加貨物之需要亦必增加勞力之需要。但每種貨物均需數種勞力始能產造，各種勞力若缺其一，則雖增加貨物之需要，亦不能增加其他各種勞力之需要。譬如有千百萬之人民均需用棉布，並願出價購買，倘無農人從事種棉，紡工從事紡棉，或其他工人從事他種應有之工作，則縱有許多善於織布之人亦不能覓得織布工作，必其他各種勞力亦甚齊全，則增加棉布之需要，方能增加織布工人之需要。又如製造汽車之普通工人雖屬甚多，但使缺乏機械工程師或辦理此種實業之人才，則汽車之需要縱屬甚多，而普通工人亦無由覓得工作。設若各種必需之勞力均屬齊全，則汽車之需要必使各人均可覓得工作也。

大凡與辦實業最為缺乏之一原素，即為建設的與管理的人才。^③此種人才如果缺乏，則普通勞力之

需要，決不能增多，猶夫鮮果雖多，而食糖缺乏，則果子醬之製造決不能增多。此種人才如果甚多，則普通勞力之需要亦必甚多。猶夫鮮果甚多，食糖亦甚多，則果子醬之製造必可增多。是以爲一般勞工利益計，其真正的建設政策之一，莫如鼓勵全國真有才具本領之人從事營業經商。大實業家愈多，勞力之需要愈多；大實業家愈少，勞力之需要愈少。假使此邦亦如富於貴族氣習之諸舊邦，凡有特別天才之人皆賤視商業而不屑爲，相率各以權貴自命，則大實業家必少，實於勞工不利。至於民治習慣盛行之社會，一切有用之職業皆同一重視，無人鄙棄商業中人，而勞工復自願鼓勵才德兼備之人從事經商，則實業界中必人才輩出，實於勞工甚有裨益。舉凡高厚工資與勞工所欲有之其他一切物質需要，均必異常豐富也。

(丁)建設的勞工政策之又一部份，厥爲增加資本之供給。●勞動者如能自己節省，並妥慎投資於生產的工業，固可增加資本，惟彼等同時如能鼓勵他人亦從事節省投資，則資本必更爲豐富，而投資之人亦更欲覓得各種機會，從事健全而生利的投資，其結果必使一切健全而生利之工業皆有正當之資本協助，而盡量發展。在人民不知節省或罕有餘財可以投資之國家，大都僅有少數工業始得正當之資本協助，即僅有少數工業始能發達，其勞力需要必少，勞工失業必多。故一國之勞工領袖若妄談節省之非，或痛詆資本制度之不善，或以爲欲增加工資，莫如使人人皆盡量消費，概無餘財以投資於各種新工業，或煽動工人使具仇視資本或資本家之態度，則其全國資本之積蓄必少，而工業亦無由發達。此種勞工領袖實於一般工人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反之，一國之勞工領袖若能提倡工人節省，及妥慎投資，與鼓勵其他各階級亦

- 1 Social Service
 2 Investment Banking
 3 "The Economy of Human Energy," by the author. Page 203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4 Money-making.

各知節省及妥慎投資，並扶助一切儲蓄機關之發達，則全國之資本必異常雄厚豐富。各種工業之發達縱受他種限制，然決不受資本之限制也。

(四)

猶憶數年前有哈佛大學校學生若干人問及著者現時此邦以何種社會服務①機會為最多。著者答以銀行投資營業②（詳見著者一九二四年所著「人力的經濟」③第二百零三頁）彼等聞之甚覺離奇，甚或不解何以銀行投資營業係一種社會服務。彼等以為銀行投資祇係一種牟利事業④。蓋彼等皆泥於通常的社會服務觀念，以為欲從事社會服務，必須拋棄正業，而擔任他種工作也。實則一切有用之工作皆係社會服務，無論為吾人藉以謀生之正當工作，或為其他不賴以謀生之正當工作，其為社會服務則一也。彼等質問著者之時，適遇波斯敦有銀行多家因投資不善，暫行歇業，致許多貧戶或小康之家，所辛苦賺來而存放於各該銀行之數千萬儲蓄，均歸烏有。且投資不善之結果，徒使許多資本擲諸虛牝，毫不生產，尤為可惜。故著者特令彼等注意及之。

假使此數千百萬之資本當時皆能投入辦理得當可望成功之生產機關，則新英格蘭今日必有更多興旺之工業，可以斷言。惜此項大宗儲蓄均未投資得當，遂使興旺之實業較少，勞力之需要亦較少。是以工價較低，失業者亦較多耳。

- 1 The regulation of wildcat schemes
- 2 Blue-Sky laws
- 3 Balance sheet
- 4 The guaranteeing of bank deposits

故青年學子若多人研究投資問題，而變爲穩健的投資人，則此種妄費資本之事，多可免除。一國之資本倘能投諸生產事業，由確有才德之人辦理之，則全國人民皆不難日趨富厚也。

大致此邦人民對於資本之積蓄及投資之得當，較諸他邦尙不落後，甚或更勝一籌，惟對於取締各種不穩的實業計畫①一事，或不如他國之認真。現在已有數省會制定所謂「青天法律」②，以禁止發起詐財之公司及售賣不可靠之證券。此種法律，用意甚善，收效亦佳，應各省一律仿照推行，俾一般投資者得享受一種法律保障。嘗考法蘭西人之能以善於投資見稱於世，皆因彼邦對於一切騙財公司之發起，均取締甚嚴，故一切小本投資人皆受政府嚴密之法律保障，此則吾人所當取法者也。

此外如能普及關於公司組織及公司營業方法之知識，亦足以減少人民投資之危險。即使一般人民皆能了解尋常銀行報單亦有裨益。彼等對於資產負債對照表③如能充分了解，當使許多弊竇皆無從發生，而正當營業自能多得扶助而盡量發展。此邦普通人民均當儲蓄日厚，投資愈鉅，若非一方面用法律取締不穩妥之公司，一方面普及投資人之經濟知識，俾善於投資，則必有許多騙財之發起人從中漁利無疑。故在全國各中學校教授經濟常識，與在各級高等小學校教授淺易簿記及淺易會計，皆爲較高的勞工致富方略之一部份應有工作焉。

又近人所擬保護投資人利益之各種極端辦法如擔保銀行存款④之類，亦未可厚非。此種政策之實施縱有若干困難，未嘗不可設法免除。且一種政策如能收真正良好結果，固不應因有若干困難遂擱置不

- 1 Farm equipment
- 2 The Federal Farm-Loan System
- 3 Farm Mortgage

辦也。保障銀行存款一事，就銀行方面而論，或屬所費不貲，但至少可使一般從事積蓄之人對於其存款之安全更有信任，因此更願努力節省，此乃促進人民普遍利達之一重要法門。蓋緣一切從事節省之人既可日益富厚，同時復有雄厚之資本以發展一切有成功希望之工業，必使各勞動者所得之工資皆有加無已也。此邦乃一投資之國家，人人對於稍有生發之實業皆樂於投資，雖有時投資不盡得當，然人民之踴躍投資，實爲此邦生產實業甚多之一重要原因，亦爲此邦工資最高之一重要原因焉。

(五)

按照以上所述，勞動者較高之致富方略，全在增加勞力以外之其他生產必需原素，而在減少或破壞其他生產必需原素。猶夫種酸紅果之人如遇白糖甚少，欲多製果子醬，莫如鼓勵產糖。此種原理對於其他經濟情形莫不皆然。故凡遇勞力需要受其他頗形缺乏之生產原素所限制之時，其補救之法亦莫如設法增加其他頗形缺乏之原素。譬如在一農村之中，勞力甚多而農業器具設備^①太少，則應從事增加資本或農業設備。故救劑之法不在於減少資本或與資本挑戰，而在於增加資本或吸收資本，此邦現行聯邦農業借貸制^②之真正建設方針即在此點。大致東美投資之人對於西美之農莊抵押品^③多不甚注意，因彼等甚少農業知識，而且對於農人之信用如何亦不易探悉。故西美農人所應解決之問題不外如何能使資本由東美流入西美。彼等若與一般資本或資本家挑戰，決不能達到此目的。彼等貴能設法使東美有資本

之人對於西美農業借貸均願投資，其辦法在利用有一定標準之債票^①，以代尋常抵押品。如是則東美投資之人儘可購買此種標準債票，而不必設法審查農莊抵押品是否確實可靠，蓋一切審查及簽證事宜，均有農業借貸銀行代為辦理也。西美諸州所缺乏之生產原素既為資本，此乃吸引資本之健全方法。至於其他方法皆不如遠甚也。

如因實行上述建設的勞工政策之結果，對於勞力以外之其他頗形缺乏各原素均努力設法使之增多，則勞力之需要必繼續增加，即一切勞工情形均可改良進步。按照此種政策，吾人首應拋棄凡有一人賺錢必有一人遭受損失之錯誤觀念。蓋現行社會制度之目的，乃在於使人人非同時能畀他人以相當利益，則自己亦不能享受若何利益也。吾人現已逐漸達到此目的。一切社會進步不外使此種制度益臻完善，俾人人皆非先利人，不能利己。故西方農人若因多借資本於己有利，則須使供給資本之人亦享受若干利益。否則雙方均遭受一種損失。須知資本之需要，決不能用慈善方法供給之。且農人亦不願享受何種慈善的幫助也。

至於勞工情形，亦與此正復相同。為勞工利益計，應有許多具有特別天才之人從事營業經商。此種確有才具之人應有充足之資本，俾各種實業得以盡量發展。故應有許多善於投資之人，各知慎擇公正的實業人才而予以投資之協助。須知投資之獲利與否，全視辦理實業者之為人如何。實業界中無論何時均有多人欲借本營商，其中大半不能善用所借資本以獲得相當贏利而還本付息。但常有少數人能將所借資

本用之得當，以獲得相當贏利而還本付息。故投資人之責任在於選擇正當的實業人才與正當的實業，而勞工利益之所在亦正復相同。一切實業如果聽由不正當之人辦理之，則必徒耗金錢，毫無成績，既不能發展實業，復不能增加勞力之永久需要。如果選擇正當之人辦理之，必能將資本用於生產事業，如此則營業既能發達，並可增加勞力之永久需要焉。

爲勞工利益計，應使全國資本之增加愈速愈妙。資本增加如能迅速，非特可使現有勞動者各有更爲完備之工具，以增加其生產力，並能減低利率。是以勞工可得兩種之利益：一方面彼等因工業生產力之增加得與全國共享其利；一方面對於所增之財富亦可多分若干成分。故凡從較高致富方略上着想之勞工領袖，皆必鼓勵增多勞力以外之其他生產原素。如能辦到，並應設法減少勞力之供給。勞力供給既少，則工價自高。近年以來，此邦切實取締外邦勞力之輸入，即以減少勞力供給爲其目標，然後本國工人可多享工資高漲之利益焉。

現在已有許多工人逐漸重視此種較高之勞工致富方略，並深明此種致富方略之遠較健全，惜抱定此種見解之勞工領袖尙佔少數，其餘多數之勞工領袖仍不能脫離戰鬥時代之舊觀念耳。吾人對於正當的與不正當的勞工領袖不必一一細舉，或加以分類，茲僅舉一二正當勞工領袖爲例，其餘即可類推。譬如約翰博威士所著小冊子題爲『一電車司機人對於君之忠告』^①即深明勞工致富之要道。又本書前章所引瓦倫石敦君非特深明勞工致富要道，且其說明勞工銀行與勞工致富要道關係之一段言論尤堪注

意。其言曰：『此邦在勞工銀行未產生以前，甚難演明勞資兩階級之共同利益。勞資兩階級猶夫兩島居民，隔岸相望，彼此對罵，各有誤會。甚至勞工已自有作工器具而自爲資本家，自有住宅財產，且一面雖爲生產者，一面亦爲消費者。然彼等仍自覺與其僱主完全不同，彼等以爲僱主與僱工之間有一種明顯之界線，至於僱主方面亦時常作如是想，是以雙方常互相猜嫉仇視。自有勞工銀行以來，勞資兩階級之利益及觀念始逐漸打成一片焉。』

下：
又上述波克爾君所著『美國勞工銀行情形』論內曾將英國人對於此邦勞工銀行之意見敘明如

英國議會前屆議員毛銳君 (Mr. John Murray) 曾在倫敦時報內發表意見，言及此邦自勞工設立金融機關後所有工會政策^①之根本變遷。其言曰：『美國自工會政策經一番改良之後，現已組織甚多新式勞工銀行，而對於舊式金融機關亦逐漸參加管理。美國工會現時對於許多經濟事業均與其他階級合夥經營，非特業已拋棄積蓄工資以便與資本家爭鬪之舊式政策，且已從事積蓄工資以便實行投資而參加工業管理。故從前之勞工運動係以反抗資本家爲其原動力，今則逐漸以增加生產爲其原動力矣。』

又倫敦經濟評論^②亦謂英國工會的舊式政策不外鼓動勞工積資與資本家挑戰。此種政策甚不經濟。至於美國工會則採用迥然不同之勞工戰略，以便參加工業管理。美國之各種工會現已自行經營

1 Trade union policy
2 The London Economic Review

各種金融業及工商業，而購得一部份之利益及管理權焉。

又倫敦現代觀察^①雜誌對於此邦勞工運動之新趨勢亦有良好之批評。略謂「美國工人注重節省投資，以期參加工業管理之運動，實為合理的舉動，而且在經濟上亦甚為健全」云。

此邦具有遠識之人常希望實界中人能付甚高之工資，尤其能付甚高之紅利。一國並無理由何以應視能付甚高紅利之商人較能付甚高工資之商人更勝一籌。但實際上仍有許多商業經理人以能付甚高紅利為榮耀，並不以能付甚高工資為其商業成功之表徵。但此種暫時現象將來終必改變，決難永久存在。至此種觀念所以仍然存在之特殊理由，皆因資本之供給仍屬有限，而勞力之供給則為無限。故商人對於供給資本之資本家恆較供給勞力之勞動家更為重視，蓋勞力之供給較多，商人隨時均可覓得工人，資本之供給較少，商人不易籌集資本。是以商人所掛慮者，乃能否湊得充足之資本，並非能否僱得充足之工人。縱有若干勞動者不願為彼作工，無如其他願意作工之人隨在皆是，不足為慮。但此項商人若因資本家不願借與資本或不願投資於其所發行之證券，則其營業必無從進行。是以勞力有餘而資本缺乏之國家，大都利息厚而工資薄。反之，如能使資本有餘而勞力缺乏，則此種情形必自然糾正。一國如能使資本異常雄厚，則對於一種生產之工業縱有若干資本家不願投資，但其他資本家仍必爭先恐後，踴躍投資。在此種情形之下，商人不患不能籌集資本，祇患不能覓得工人。其營業之能否進行及能否成功，既全視能否覓得工人，則商人必爭付較高之工資，而不爭付較高之紅利，並各以能付甚高之工資為其商業勝利之表徵。勞力

既較資本更爲寶貴，即此一端，亦當使勞動者獲得一部份之工商業管理權，不必購買股份始享受此種利益也。是以凡具有遠識之勞工領袖均當努力創造此種情形，而不必希圖立即管理工業。一國如能造到此種境界，則勞力之勢力必自然增漲也。一國勞力多而資本少，則商人必常與資商家謀妥協，而不與勞動者謀妥協。反之，若勞力少而資本多，則商人必常與勞動者謀妥協，而不與資商家謀妥協。緣商人必付甚高之工資始能覓得所需之勞力，但不必付甚高之利息即可籌得所需之資本也。故爲勞動者之利益計，應使資本之增加愈速愈妙，而勞力之增加則不宜太速，庶使利率日低，工資日高，勞動階級乃日益富厚焉。

第八章 資本主義爲何及其作用如何 (What Capitalism Is

and What It Does)

(一)

吾人儘可非難資本主義，但世界上允許資本自由發達之國家至少已無飢饉之患，至於非難資本制度之國家，則無如此良好成績。資本主義之缺點論到極點不過尚未除去貧富之不均，然貧富不均並非資本主義必要之原素。其實資本主義如不受社會障礙及政治障礙之影響而聽其自由發達，則其自有之不均必次第免除，非特使人人均可致富，並使人生一切幸福樂利較諸其他制度之下更能分配均勻焉。

在資本制度之下雖尚有貧富不均，然一般人民之境遇則較在其他任何制度之下均更爲良好，衣食住三者均較爲豐富。譬如美國今日乃世界資本最發達之國家，一般人民亦遠較富厚。其次則爲英國。又其次則爲法國、和蘭、丹麥、德國、意大利諸國。卽其明證。

又一般勞動者大都由非資本主義之國家移入資本更爲發達之國家，未聞由資本發達之國家而移入資本不發達之國家。（除非此種國家尚有甚多未經開發之天然富源足以招致徠民，但富源一經開發之後，則一般勞動者仍復移入資本最多之國家。）蓋在此種國家之中彼等可覓最優之工作，賺最高之工

資，及享最美之生活也。所謂國多財則遠者來，足見勞動階級常由資本不發達之國家移入資本發達之國家，並非偶然，實有至理存焉。

凡真正了解資本主義之人皆知此中理由，所可惜者，一般淺見者流，對於資本主義大都信口雌黃，遂使聽者亦隨聲附和，漫不加察。彼等並不仔細研究資本主義究爲何物，祇任舉數事，遽下斷語，凡此皆因非難資本主義之人大都祇就表面或暫時之現象立論，而不就資本主義之基本觀念，或常久現象立論。其實嚴格言之，資本主義並非一種強定之制度，不過人羣社會制止暴力以後所產生之自然現象。凡無暴力之處，資本必油然而發生。蓋暴力一經制止，則各人所生之財遂爲己有，非經本人之同意，他人不得起而強奪之也。故凡能制止暴力之政府，必使財產因而發生，所有現行財產制度皆係如此起源。不過社會愈進化，政府保護愈嚴密，職責亦更繁多，對於人民之財產，何爲合法之所有權，何爲合法之轉移，何爲合法之契約等等，皆不得不用法律明白規定耳。惟就簡單的財產所有權論之，暴力一經制止，財產所有權遂同時成立。二者殆如影隨形，固無所謂主義也。

一國暴力一經制止，則各人所有之物均受一種保護，此種保護遂使各人享受一種財產所有權。假使暴力未經制止，各人所有之物全賴自用武力保護之，則財產所有權甚難成立。惟暴力一經制止，則各人所有之物，無須自用武力保護，政府制止暴力，即係代人民保護財產。故所謂財產私有制度，並非一種特創之制度，無非暴力制止以後之自然結果而已。

凡一人所有之物非經本人之許可，他人不能起而強奪之，則欲得其物之人，必先得其自由許可。如彼願意自由贈送固佳，否則須用他物與之交易，此外別無他法。故暴力業經制止之社會，貨物交易遂與財產所有權相緣而生。

凡一人因受他人贈送或用自由交易方法而得有某項財物之後，亦與原主享同樣之保護。彼之財物亦非經本人之自由許可，他人不得起而強奪之。任何第三者欲得其物，亦祇有聽其自由贈送，或用他物與之交易。其餘仿此類推。是以凡有財物之人，祇須得之以其道，遂受同等之保護，一切財產所有權皆基於此。財產所有權之產生既為制止暴力必然之結果，故祇有暴力復作，方能破壞財產所有權。

社會因暴力制止以後所產生之財產可分為二種：一為有直接用處之財物，一為有間接用處之財物。第一種財物謂之消費的貨財，第二種財物謂之生產的貨財。消費的貨財係直接用以償吾人之欲望者；生產的貨財則係用以生產能償吾人欲望之各種貨財者。消費的貨財如食物，衣服，住宅，傢具，及一切直接償吾人各種欲望之貨品皆是。生產的貨財如田莊設備，工具，機器，工廠，鐵路及一切用以產生進款之財物皆是。

所謂資本即係此第二種財物之通稱。凡遇暴力一經制止，此第二種財物即與第一種財物受同樣之保護。嚴格言之，所謂資本制度，推到究竟，不過如此起源。

但資本制度尚有數種次要的現象，或更足引起學識粗淺之人之注意。凡遇暴力完全制止，各人所有

財物均極安全，則必有最大多數之人均努力積蓄甚多之財產。若暴力並未完全制止，各人所有財物均不甚安全，則從事積蓄之人亦較少。是以暴力完全制止及財產最爲安全之國家，其國富之增加亦最速。此種情形對於所謂資本，或第二種之貨財尤然。第一種消費的貨財，如食物、衣服及裝飾品等，即在財產不甚安全之社會，亦至少有一部人從事積存。譬如軍閥武人、野蠻酋長、民賊獨夫、拳手土匪，及其他能假武力擁護其所有物之人，尤喜積蓄珠寶金玉及其他裝飾用品，因此種貨財可直接償彼等之欲望也。至於第二種生產的貨財，或所謂資本，則無甚直接的用處，必須經過相當時間始能獲得何項利益。故在暴力未經制止之社會，罕有人從事積蓄此種貨財，蓋社會既無相當保護，則各人所有之財物不經本人之許可，他人即得起而侵奪之，自無人願從事積蓄也。但社會一有安全情形，則凡有遠識之人即必從事積蓄生產的貨財。一國如能維持長治久安，則生產貨財之積蓄必日多一日。積蓄既多，遂逐漸令人注意。一般淺見之士對於資本積蓄所以能日見增多之原因，既不加察，祇見及積蓄之增多，遂名之曰資本主義耳。

又制止暴力之結果，社會既甚安全，非特能鼓勵積蓄，并且能鼓勵發明。一國機械之發明與資本之積蓄有如鳥之兩翼，二者缺一，皆不能盡其功用。一國若無發明家，則縱有許多從事積蓄之人，其所積藏者不過金銀珠寶及其他消費的貨財，而生產的貨財則罕有增加。但一國若無從事積蓄之人，則縱有許多發明，亦無人能利用此種發明以增加社會之生產力。故一國若無安全之情形，則人人皆祇顧目前，而不肯從事積蓄生產之貨財，亦不肯努力機器之發明，蓋緣積蓄與發明皆毫無相當之保障也。

一國若能維持長治久安，非特積蓄可望繼續增多，並能鼓勵需用時間甚長之各種生產方法，使各種最爲昂貴之生產工具均能設備齊全。至於暴力未經制止凡事不能豫定之國家，則不足以語此。現世國家所以發明日多，資本日厚，皆因暴力久經制止而能利用厚生安民和衆之故。此乃現今經濟界中最爲顯著現象之一，猶夫大樹之所以巍然參天，全賴有多年之安全環境，以資培養也。

惟機器發明之增多，并不能構成真正的資本制度。機器增多不過資本制度之表現，真正的資本制度，在暴力制止人民所有財產享受安全保護之時即自然產生。凡有此種事實存在之處，則一切資本制度之表徵，如生產的財富之積存，及生產的利器之發明，均必次第實現。且財產所有權一日受保護，此種事實必一日存在，不能消滅也。

在財產所有權受政府保護制度之下，常有一部份人民較他人積蓄爲速。其實有一部份人常知節省，又有一部份人則毫不節省，當然發生若干貧富差別，不過遠較暴力橫行之社會爲公平。在暴力橫行之社會中，各人所有財產既無政府保護，凡有遠識而知節省之人與無遠識而不知節省之人均處於相同之地位。在此種情形之下，各人之利達與否，全視有無自衛之能力，而不視有無遠識。是以貧富之差別，大都視各人之戰鬥力或自衛力爲轉移。但一旦有政府出而制止暴力，抑強扶弱，則貧富之差別，不復恃各人之戰鬥力或自衛力如何，而視各人之有無遠識。縱非完全如是，而遠識實爲其最要之一原素焉。

一國若祇能制止暴力而不能制止欺騙，則欺騙仍爲致富之一因數。若暴力與欺騙能同時制止，則勤

勞遠識與生產力三者遂爲致富之主要原素。一切貧富差別，大都視各人生產力與儲蓄力之大小爲斷。

惟社會卽造到此境，亦仍然不無危險。一般因有何項原因而毫無積蓄之人對於有積蓄者或懷嫉妬之念，而與境遇相同者互表同情。如果嫉妬甚深，或致引起個人的法外行動與階級的暴動，階級戰爭尤屬特別危險，足以破滅文化而有餘。政府如能制止暴力，則個人財產固可安全，政府如不能制止暴力，則財產所有權遂失其保障。凡有產業之人遂不得不各謀自衛，否則必被他人強奪。

又有時以制止暴力爲天職之政府或自變爲暴力機關，非特不能保護人民財產，反利用其威力以剝奪人民之財產。設使未曾積有資產而嫉妬他人積有資產之人爲數甚多，而致奪得政權，則常有此種危險。彼輩必利用政府權威從事剝奪有資產者之積蓄，其奪得之資產大致有兩種用途：一爲分給於無積蓄之人，一爲由政府保管而將所得收入分給於無產之人，不問彼等有無遠識及能否自知節省。在此種情形之下，凡具有遠識之人與毫無遠識之人均處於同等之地位。具有遠識而知積蓄節省之人既不能享受何項報酬，必不肯從事積蓄節省，蓋知其節省所得必爲政府提去也。

本章前節曾言資本甚多之國家（卽曾經制止暴力維持長治久安致人民積蓄甚厚之國家），常吸收許多資本缺乏之國家之工人。此輩工人所以樂於前往，皆因工資較高而其他生活情形亦較爲良好之故。但此種優厚工資及良好生活情形，常使國內毫無遠識及不知節省之人亦繁衍甚速，無產階級遂逐日增多，而爲社會隱憂。如果無產階級日益繁衆，而於選舉之時能佔多數，則能知節省及積有資產之人必難

當選。無產階級既握政權，勢必利用政府威力以剝奪能知節省積蓄者之產業。是以欲謀近世文明之安全，須使不知節省積蓄之各階級常佔最少數，方能有濟。

所謂資本制度，非待至社會之中人人皆爲資本家，即人人皆有若干生產的資本，不能稱爲完全發達。一國制止暴力，所以防杜邪僻奸宄用暴力致富，而使其不肯用暴力致富之良善分子得以勤儉致富。假使人均能善用此種機會，而從事正當的致富方法，則制止暴力之利益必能完全實現。人類社會一切已往之真正進化皆以此爲指歸，一切將來之真正進化亦必以此爲指歸。若必用武力淫威，強使勤勞分子與怠惰分子，或能知節儉分子與不知節儉分子，或有遠識者與無遠識者均等利達，祇可謂之退化，而不能謂之進化也。

一國良好國民遇着此項問題，可謂已達文明進化之成敗關頭。凡遇無產階級不肯尊重制止暴力之一切法律而從事強奪他人正當積蓄之時，情形已甚屬險惡。彼等如能反抗合法政府，擾亂秩序公安，已足使文化衰敗。但無產階級若佔多數，非獨反抗政府，甚或取而代之，然後濫用暴力淫威以爲己利，（即使政府變爲任意強奪良好國民正當積蓄之機關），則其爲禍當更不可勝言。此種無產階級專政之足以破滅文化，較諸區區反抗政府，殆不可同日而語也。

(二)

猶憶前有一由克雷賓海①某島來哈佛肄業之外國學生一名，甚望其民族之利達興旺，向余陳述其本島近二十年來之經濟進步。略謂該島現時勞工所得工資遠較二十年前爲高，而一般人民之日用要需亦遠較豐富。從前該島之青年多往外國尋覓工作，今則在本地亦能覓得與在外國報酬相等之工作。該生并謂此種經濟進步皆因英美資本家對於該島之各種生產工業曾有二百餘萬之投資云。故該生以爲投資與實業發達，工資高漲，及物阜民豐，均有密切關係。此種推想，固有健全之理由在焉。

第一，須知該島之經濟進步並非由於英國投資或美國投資，即其他無論何項資本，祇須用之得當，而使生產增多，即有此良好結果。其實該島居民如自有資本而後投資得宜，當收更爲良好之結果。惟本地既缺乏資本，若有外資流入，亦於工人有益。此種情形在其他各處亦莫不皆然。如工人能自積資本，自行妥爲投資，實於工人更有裨益。惟工人如尙無充足資本，若有他人從事投資，亦於彼等有益。既使工人可獲較高之工資，而彼等之積蓄亦增加較速。若無他人投資於生產事業，則工價必低，工人之積蓄必增加甚爲迂緩也。

第二，該島幅員甚小，祇須創辦一二種新工業，而一般人民之經濟生活遂呈顯著之進步，使人對於工業發達與生計進步之因果關係甚易了解。若在地大物博，資本雄厚，實業發達之合衆國，投資一二百萬，創辦一種新工業，較諸全國總投資，不過如滄海之一粟。其效果自不甚顯著。惟在此邦投資一二百萬創辦一種新工業，所需雇用之人數或與在該島所需雇用之人數相等，亦未可知。所異者，此邦地廣人衆，此項投資

之影響於一般勞力需要，遠不如在該島之顯而易見耳。

吾人所當牢記之要點乃爲國無大小，如有充足資本投入於生產的新工業，並將工業妥爲管理，必能增加勞力之需要與勞工之生產力。增加勞力需要或祇能增加被雇之工人，但有時增加勞力需要非特增加被雇之工人，並使工資亦同時高漲，故勞動者同時享受兩種利益焉。

該島或有明達不如該生之人，必謂外資輸入乃於該島居民及工人均有不利，彼等必謂外國資本家所得之投資利潤既須取給於該島，則該島人民之總收益不啻比照減少。詎知該島人民既因工業發達而致收益大有增加，即除去外國資本家所享之利潤，亦仍比工業未發達以前贏益較多。換言之，工業發達之結果實於該島居民與外國資本家均有裨益，並非外國資本家獨享其利也。

誠如前段所云，該島居民如能自集資本，並能如外國資本家之善於投資，固屬更佳。如此，既可增高工資，並使資本利潤亦歸本島居民獨享。但本島居民若無此項資本，則利用外資亦足增高工價，即仍於工人有若干利益也。

有人常向此邦工人告以彼等之工資多被資本家所剝奪，並舉出證據，謂僱用工人之各工業，常將其所得之一部分，作爲付利息之用。實則此種議論，殊欠圓滿。蓋未示工人以商人善於投資之結果，能使工業生產力大有增加；亦未示工人以商人雖有利息擔負，然倘無大宗資本投入工業，則工人必不能得更多之工資也。假使工人能自積資本，並善於投入彼等之工業，一如他人所爲，則彼等既能如現在工人享受甚高

之工資，此外並可兼得利息，自屬甚佳。（正如島民之自有資本，不必利用外資。）彼等不啻以工人而兼資本家，同時得兩種之進款。但在彼等尚未自行積有資本以前，若有他人從事投資，亦於彼等有益，蓋彼等至少可得較優之工資也。

即平時諱謗資本主義，與否認資本家爲有何裨益，或否認其投資獲利爲正當之人，當其處於實在困難地位之時，亦不得不變其論調。俄國共產黨，並非對於俄國帝制而革命，因俄國帝制業已推翻，故共產主義者之立意，乃在革除資本主義。大凡共產主義者，必謂一切財富皆生於勞力，資本家如有所得，則工資必比照縮減。無如今之俄國共產黨乃爲資本呼號，並設法求借資本於外國矣。俄國雖濫發紙幣，毫無限制，而資本之供給，則不能增加絲毫，皆緣貨幣並非資本。資本爲何，乃用以生產之工具、機器、屋宇及其他原料品，僅土地除外是也。貨幣不過購買此等什物之媒介物，若所發紙幣不能購買此項生產器物，雖多亦奚以爲？若謂勞力爲一切財富所由生，則俄國理應甚爲富庶，以其有甚多之勞力供給也。但俄國今乃知其亦需資本矣。欲得資本，僅有二法：一爲積蓄，一爲借貸。俄國倘能自積資本，則不須借貸，固可免付外國資本家之利息。但俄國今日何以不自積資本，而必設法借貸外資，則以資本之積蓄，甚爲迂緩，遠不若借貸之迅速也。大凡興辦實業，如果資本微薄，則生產力小，實業生產力小，則工資必低，工資既低，則工人難有積蓄以從事投資。欲自積資本，必極爲迂緩困難。俄國倘能自積資本，固可增高工資，一如利用外資之可以提高工資，而且不必付息與外人。但無論其採用何種方法，皆必先有更多之資本，始能付優厚之工資也。

假使俄國能立即借得資本，將其各種工業之機器與一切所需之物品，設備齊全，則其工業生產力當較現時爲大。此種設備當使俄國工業能付較高之工資。工資既高，資本之蓄積較易。俄國人民如能爲此，不久必能償清外債，而自有資本。是則彼等因利用外資而變爲自有資本，遠較不利用外資，而欲自集資本爲速。彼等因有此種利益，故能給付外債利息，而仍極合算。彼等雖付外資利息，仍當更爲興旺。彼等之自變爲資本家，亦當較無從借貸而強自投資爲速。惟外國債權人，對於通常完全不贊成付息而一旦需用外資甚亟，則又贊成付息之人，必慎重考慮，不肯輕於放債，原不足怪，蓋深恐彼等借得外資之後，或又有人主張不必付息與外國債權人也。

當俄國政府亟力設法向此邦借貸資本之時，其政府代表常利用各種極健全之經濟理論，冀得此邦之協助。彼等常告此邦人士，謂俄國工人有土地與原料，所需要者乃爲資本，並願付息借貸。彼等常力勸吾人援助彼等，俾彼能自己幫助。彼等並謂投資於俄國而使俄人有工作，較予以賑濟尤爲得策。此種議論，固甚屬健全，毫無疑義，惜其不見信於俄人自己，且亦不見信於其他反對資本主義之人。其所以不能見信者，皆因其與共產主義之理論及實施正相矛盾也。但欲助俄國工人使能自助，其政府乃迫不得已而拒絕共產主義，且完全容納資本主義矣。

須知資本之爲用，所以爲工人設置工具、機器、房屋、原料，及一切有效生產所需之物品。在機器未發明以前，工具單簡而價廉。未嘗需用多量之資本，即可給養相需之工人。今則需用資本甚多，此爲資本主義之

唯一重要變化。今之工人，非有極昂貴之各種設備，難望獲得良好之工資。此種設備，必須有人出而擔任。工人如能自行設備一切，則彼等不啻自爲資本家。此雖爲一般工人應行達到之目的，但須以和平之方法求得之。譬如製鞋工廠之工人，必須有房屋、機器及其他工人所製造之皮料，而其他工人，又須各得其出品之代價。若鞋匠能自行購置房屋、機器及皮料，則彼等因此遂自爲資本家。若有第三者出而購置房屋、機器及皮料，而付製造此等物品工人之代價，則此第三者即變爲鞋業中之資本家。吾人對於原有製造人，既不應不經彼等之允可而強奪其貨品，則對於購得此項貨品之人，亦不應不經彼等之允可而強奪其貨品也。凡據有工廠設備之人，係用和平方法購得彼等之所有權，則不論買主爲工人自己，或爲他人，吾人均謂之資本主義。開明的政府，非特承認製造者應享貨品所有權，並承認購買貨品之人，亦應享同等之所有權也。

或謂政府應自有一切資本，而爲工人設備所需之房屋、機器及原料，並給付工人工資。換言之，彼等蓋欲政府爲現時資本家之所爲。但彼等既不承認資本家現時在工業中所佔之重要位置，而且恣意攻擊資本家及資本主義，甚或明言資本家爲寄生物。夫如是，則又何必復欲政府爲現時資本家之所爲乎？且彼等既謂資本不能幫助生產，祇爲剝奪工人之具，則又何必希望政府應有資本乎？

若資本不能協助生產而僅爲剝奪勞力之具，則在外資流入上述克雷濱島之後，其工價及經濟狀況，均應衰落；乃非特未嘗衰落，而反勃興，則謂資本家爲寄生物之理論，顯係錯誤可知。若資本家皆爲寄生物，而資本皆爲剝奪勞力之具，則經濟狀況之衰敗，理應與資本及資本家之增多成比例，然而實則相反。又勞

工若真正相信資本家，利用資本剝奪彼等，則彼等理應由資本甚多之地，遷往資本較少之地，然而實則相反。一般否認資本及資本家爲有用之人，欲反駁以上諸論，不亦戛戛其難哉！

第九章 平衡的經濟制度之數種效果 (Some Consequences of a Balanced Economic System)

(一)

在各種經濟討論中最富革命之思潮，莫如平衡的經濟制度。所謂平衡的經濟制度云者，乃將各種生產原素妥為配合，使自然產生最為良好的效果是也。此種思潮之新穎，如能發揮盡致，惟極有耐心之人始能澈底領悟，否則無從了解。大致許多學者皆預懷成見，不易使其將此種思想之優點充分注意。且此種經濟制度之效果極為廣大深遠，致一般對於社會改革頗抱悲觀之士常不信為可能，惟沈毅慎思而為近世民治中堅及社會中流砥柱之人，方足以語此。彼等對於一切頌揚過甚之思潮，咸抱相當之懷疑，故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他洋洋盈耳之千百種主義，皆不肯盲從。此種人民，吾人縱有真知灼見，亦難使之輕信；但惟獨此種人民有使信服真理之價值焉。

灌輸此種經濟思潮之第二種困難，厥為其含義之單簡。夫以如是簡單之經濟制度，而能收效如此之弘，似難令人見信。蓋緣此種平衡的經濟制度之效果，猶如飲食配合得宜之有裨於攝生。飲食配合得宜，則謂之平衡的飲食，但飲食之是否配合得宜，惟精研各種飲食原素之人始能知之。而各種生產原素之是否

- 1 A balanced diet or ration
- 2 A balanced soil
- 3 A satisfactory balance

配合得宜，亦惟精研各種經濟原理及事象之人始能知之。故此種平衡的經濟制度，立意雖甚簡單，而其唯一困難乃在如何採取一種普通政策，使各種經濟勢力及生產原素皆配合適宜，各得其所，然後可收最良之效果。

凡遇數種原素須配合得宜始收最良效果，其配合之成分比例，自有極堪注意之價值。俟數種原素之比例均配合最為適當，則謂之各得其平。故科學的配合飲食之人，或專門牧養牲畜之人將各種食物配合最為得宜，則謂之平衡的食量。①又土宜化學專家或老農老圃，將植物生長所需各種質料配合最為得宜，而收最大效果之時，則謂之平衡的土宜。②吾人對於全國之共同生活或全社會之經濟制度亦須具有此種平衡的觀念，務使各種工業或各種生產原素妥為配合，使各得其平。惜世人對於此層尚未充分注意，甚望大政治家及經濟學家將此種重大的平衡問題切實留心，猶如上述各種專家各將其特別的平衡問題妥慎研究焉。

凡科學的配合飲食專家，或土宜的化學專家，與夫老農老圃，或牧養牲畜之人，自然各有其欲達之目的，必能達其特別目的之均衡，方可稱為完善的平衡方案。政治家與經濟學家欲決定何謂妥善的平衡制度，③亦須先知其欲達之目的。吾人現在假定人人各欲達到之目的為財富的普遍，或各階級及各職業的均等興旺，則舉凡能將全國各種生產原素配合得宜俾能自然造到此種境界之經濟制度，便可稱為妥善的平衡制度。

- 1 Unsatisfactory balance 2 A static condition in economics
 3 An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4 Equilibrium price
 5 Equilibrium wage

欲了解何謂妥善的平衡制度，請先言何謂不妥善的平衡制度。有時經濟學家稱此種不妥善的平衡為靜態的經濟情形，^①惟意義頗欠明瞭。故又有改稱為供求相稱^②者。凡遇按照某項價格所供給之貨物總量，與按照同樣價格所需要之貨物總量彼此恰屬相等，致賣主所有貨品完全售罄，而買主亦各能購得其所需要之貨物時，則謂之供求相稱；而能使供求相稱之價格，是謂之平準價格。^③如勞力市場之中，若某種勞力之供給與需要恰屬相等，致供給某種勞力之人均能覓得工作，而需要同種勞力之人亦均能僱得工人，則謂之勞力供求相稱；而使勞力供求相稱之工資，是謂之平準工資。^④此項平準工資當使凡欲作工之人均能覓得工作，而凡欲僱用工人之雇主亦均能僱得工人。

但此種平衡的勞力市面，除非平準工資足使工人所享福利與其他階級不甚懸殊，否則不能謂之妥善的供求相稱。換言之，有時某種勞力之工資雖為平準的工資，能使僱主欲僱用若干工人，即有若干工人願被僱用。然此項工資或仍屬過低，致工人異常貧苦。彼等或因生活程度甚低，而早婚繁育，致常有足數賤工願被僱用；或因其他諸國有多數賤工無事可作，甚願遷移入境，以享受低賤之工資；或因教育制度極欠完備，致貧家子弟不得覓得其他工作，祇好擔任工資最低之職業；或因其他生產原素甚形缺乏，致某種勞力毫無機會盡其所長。凡此種種原因，雖能使某種勞力繼續供求相稱，然就社會方面觀察，此種平衡的工資，均不能謂之妥善。

即在此種不妥情形之下，無論工資為何，亦須有一平衡的工資以為標準。如果任意規定，必產生更為

不良之結果，而更難救治。若將工資規定過高，而使願意作工之人源源不絕，則不啻鼓勵工人愈加早婚繁育，或使徠民愈形增多，或致更多之工人願被僱用；但同時僱主方面所欲僱用之人數，又不如工價較低時之多，其結果必致大批工人皆相率失業而後已。雖有少數工人因工資提高得享細微利益，然工業則因少用工人，勞力過剩，而致生產減少，且有許多工人必因不能覓得工作而感受極大困難。故在此種情形之下而提高工資，祇係見病狀而投藥，并非察清病源而謀根本療治之法也。

但一種工業之勞力供給如能切實減少，或勞力需要能切實增多，則上述不妥情形必自然消滅。減少勞力供給之法有數端：一為提高生活程度，使各種勞動者不願早婚繁育，繼續增加甚多之賤工；二為限制外國勞動者入籍；三為改良公民教育制度，使一般勞動者之子女得有機會捨棄過於擁擠之職業，而就謀事較易及工資較優之職業。至於增加勞力需要之法亦有數端：一為提倡實業之發展；二為鼓勵具有天才之人多從事經營商業；三為作育人才，使擔任實業界中之高等位置；四為獎勵積蓄，以謀資本之增多。苟能行此數者，則勞力供求之平準工價必自然增高。換言之，即雇主方面須付較高之工資，始能僱得欲雇之工人數目。此種工資雖仍為平準工資，惟從社會方面着想，則遠較前段所述之平準工資更屬妥協。質言之，即察清病源而為根本療治，并非一見病狀即昧然投藥也。

若不詳察病源，僅照病狀投藥（即先行提高工資而不謀矯正勞力供求之平衡），而欲免除各種困難，祇有一法，即於增高工資之後再設法減少勞力之供給是也。欲達此目的，其法有三：一為限制外國工人

入籍，使本國工人所享較高之工資不至跌落；二為祇准充足之本國工人，按較高工資作工，而對於其餘過剩之工人，則獎勵徙居外國，或設立濟貧院以容納之，或設立學校以教之，使能學習他種工資較優之職業；三為設法增加其他生產原素，如土地、資本、及他種勞力需要，然後勞力之供求乃得其平。夫如是，則提高工資一層，始因勞力供求相等而發生效力。但吾人須記憶，如果能使勞力供求相等，固無須強制提高工資，蓋在此種供求相等之下，各種勞力之代價必自然甚高也。

(一)

所謂平衡的工業制度①云者，乃各種重要職業皆辦理盡善，均等發達興旺，且各按其性質之難易，而得相等之報酬是也。此種制度之意義，在使每種生產原素之增加與其他各種生產原素之增加同一重要。譬如在某工廠之中有許多工人從事同種之工作，而從事別種工作之人則寥寥無幾。致有一部份工人如由一種工作移入他種工作而得更多之出產品，則此種工業不能謂之有良好的平衡。換言之，如果甲種工作增多若干人，乙種工作減少若干人，便可增加生產之時，則其勞力之分配必不得其當。辦理工廠之人勢必提高工資，以多僱甲種工人，而少用乙種工人，惟經理人如能僱得一種工價較賤之工人，則必多僱此一種工人，而少僱他種工人無疑，故每種工人之工價乃為調劑該種勞力供求平衡之工具。但如前所述，凡由此種增減工價所產生之供求平衡，在希望各種職業均等興旺之人觀之，不必即為真正的經濟平衡也。②

- 1 A balanced industrial system. 參閱卡氏所著『國民經濟原理』(Principles of National Economy) 第十七章
- 2 A true economic balance

今用更爲精密經濟術語說明之，一國除非各種及每種職業之勞工邊際生產力①皆大約彼此相等，決不能有真正的經濟平衡。凡遇各種職業之邊際生產力大約相等之時，則各種職業之平衡工資亦必大約相等。在此種情形之下，亦有一種供求平衡。但造成此種經濟平衡之各種原動力，當使各級勞動者皆獲得大致相等之收入，即從事管理事業之人或各種學術專家，所得之收入亦無例外也。

以上所言，係就不同職業或不同階級各種工作者之工資立論，對於同一職業或同一階級中各個工人之工資則尙未論及。凡一種職業與其他任何職業之報酬大致相等，或一級工人所得工資，與其他無論何級大致相等之時，則可謂之各種職業或各種階級在經濟上各得其平，或各維持其均衡。惟誠如前所云，在同一職業或同一階級之中，仍有體力、智力或一般效能之不同，但此種差別乃因人而異，決非何項社會政策所能糾正也。假如一泥水匠每日能較另一泥水匠多鋪二倍之磚瓦，則其生產力當然不同，決非社會法律或經濟定律所能糾正之或限制之。凡遇泥水匠人數之供給與需要能與其他任何職業中人數之供給與需要均成正比例，恰屬相等，則泥水匠一業之興旺利達必與其他任何職業之興旺利達，彼此相等。惟各個泥水匠之興旺利達仍有不同，猶如在其他任何職業中其各個會員之興旺利達，亦有不同也。

此事頗屬重要，因此種差別大都由粗笨職業以至精巧職業而愈加顯著，似爲一種定律或普通趨勢。譬如掘溝工人之各個生產力雖有差別，究不如精細工人中各個生產力差別之甚。此種個人差別，當然以智識階級及美術家最爲顯著。吾人對於智識階級及美術家，通常既注意其成功最著之人，而不注意其無

量數失敗之人，遂覺各種職業利達懸殊，其實并不若是之甚。但實際上如果真有若干利達差別，則皆由工業制度未達於平衡地步所致。

現以均等利達既為適當的平衡工業制度之第一表徵，猶夫不能均等利達乃為缺乏適當的平衡工業制度之表徵，則平衡的經濟制度之最大效果，即為各經濟階級或各項職業之大致均等利達。但其效果固不止此，并有數種次要的效果亦堪注意。

此次要的效果之中，一為各階級（尤其是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議價權之平均。①吾人有時嘗謂自由議價乃係自由餓死，但此種現象，僅工業制度未達於平衡地步之社會中有之。今人常謂勞資議價之時，資本家常處於優勝地位，種種理由，洋洋盈耳，但吾人稍事仔細觀察，便知祇有勞力供過於求之時，資本家始佔若干便利。假使勞力缺乏而資本有餘，則勞工常常佔便利。在平衡的經濟制度之下，勞力之供給與需要既相調和，則各階級之議價權亦必互相平均也。

在平衡的經濟制度之下，工人必能本其自由意志參加工業管理，不受任何恫嚇或強迫。大凡企業家之營業經商，恆對於各生產原素中最高缺乏之原素特別注意。譬如工人甚多，資本家甚少，勞力有餘而資本不足，則企業家對於勞力供給問題必毫不注意，祇注意如何籌集充足資本，并願出具或承認各種優厚條件，以博擁有資本者之歡心。彼等縱要求參加營業管理，企業家亦不得不予以承認。反之，如果勞力較少，資本較多，則企業家必出具或承認各種優厚條件，以博供給勞力者之歡心，并允許工人參加其營業管理。

矣。在平衡的經濟制度之下，勞資兩方實有同等參加工業管理之權，因各種生產要素之供給與需要均更爲相稱也。

(11)

創造平衡的工業制度之一重要法門，厥爲最有效力的公民教育制度。在工業制度未達於平衡以前，公民教育之一最要目的，乃在訓練人民俾能避免人數甚多及報酬甚薄之職業，而投入人數甚少及報酬甚厚之職業。每次多訓練一人，則粗笨及擁擠職業之中可減少一人，即精細或專門職業之中便可增多一人。故享受教育或訓練之人愈多，則平衡的工業制度之創造亦愈速，蓋各種職業之人數分配既更爲相稱，則其報酬亦必更爲均平也。

或謂各種精細的或專門的職業已與粗笨的職業同一擁擠，此乃預懷成見之論調。假使吾人預先以爲從事商業或專門職業之人，每年應有一萬元之收入，而粗笨工人每年祇有二千元之收入，當屬已足，則當然持此種虛偽論調。此種見解係假定除學習特種技能所需之費用而外，每一階級仍應各有其正當收入，不能相等。現若打破此種虛偽的假定，則任何兩種職業非達到均等興旺地步，不能謂之同一擁擠。惟欲使各種職業均等興旺，須使各人在作事年限①中所得之進款，有充分之差別，俾得補償學習某種特別技能所需之時間及金錢。此種進款差別，若大於學習各種技能所需時間及金錢之差別，則進款較少之職業，

當然比進款較多之職業更爲擁擠，其理甚明。

公民教育之主要目的，不外訓練生徒使能做更爲有用之工作，其人更爲有用，其所得之報酬通常亦較優（自然有若干例外），完全的公民教育制度，當使從事各種職業之人重新分配，創造一種平衡的現象，俾各階級得以均等興旺。俟各種有用職業報酬均屬相等之後，則教育家之問題亦可較爲單簡。因彼等祇須就各生徒個性之所近而教育之，不必兼顧各生徒之擇業問題也。

是以據著者之意見，平衡的經濟制度至少有四大重要結果：（一）可使各種職業均等興旺利達，雖每種職業中各個人之所得不必相等；（二）可使各階級之議價權彼此平等，雖各個人之議價權仍有若干差異；（三）可使經濟權利普遍於各階級，俾每一階級對於實業均有大致相等之管理權；（四）可使教育制度根本改變，不必如現行教育制度，常以訓練人民，使避免擁擠職業，而尋求人數較少職業爲其任務。換言之，將來之教育政策，當注重個人天稟之發達，而不復爲擇業問題所束縛也。

吾人於此有極應注意者，卽此種效果之成就，無須將一切自由民族所最寶貴之個人結約自由（個人結約自由乃現行經濟行爲之基礎）根本推翻。故縱有少數人不滿意於此種結果，而大多數人則必表贊同焉。

在此平衡的經濟制度之下，勞動階級之生活情形必大有進步。在此種制度實現之初期，失業之人不一定減少，因工資若規定太高使超過平衡線上，亦足致使失業增多也。譬如礦業工人之工資規定過高，

則人人趨之若鶩，其結果必致失業增多。假如有一半礦工做全日工作，或全數礦工做半日工作，便可產出充足煤斤以供衆人之用，則失業者勢必增多無疑。此種情形，惟減少礦業工人或增加煤斤消費能糾正之。其他工業亦莫不皆然。

且在平衡的經濟制度之下，亦常有若干因人地不相宜而致失業之人。譬如有人以爲自己能作電影演員，能充戲曲藝員，能修理汽車，或能做其他千百種之工作；如果彼於欲做之工作皆證明毫不相宜，則非待至另行覓得其正當職業，勢必無事可作，亦未可知。此外尚有若干毫無用處不能僱用^①之人，乃一切經濟制度中之不適份子。此種不適份子，即在平衡的經濟制度或其他任何經濟制度之下，亦無從覓得其相當位置也。

(四)

此外尚有許多現在甚爲舒適之人，對於平衡的經濟制度亦不甚歡迎。譬如富戶名門如能訓練若干忠實僕從，跟隨多年，代爲服勞，恆覺甚爲舒適。并有許多賢惠仁慈之男女主人，亦欲僱用得力僕人使女，幫同料理家事，款待賓客。主僕之間時常恩義頗隆，固有足多者。此種舊式的主僕關係一旦消亡，世界固遭受一種損失，不過另有一種所得，足以補償此種損失而有餘。故舊式的個人恩義關係，在現今的經濟革命之下決難久存，明知可惜，無如一去不可留。今日此邦之僕從階級已日形減少。須知僕從非金錢不能僱用。在

教育未普及以前，世界各國之僕從階級頗願受相當之工資，而為主人作工。但教育一經普及，則彼等之身分遂因此解放提高，而漸立於平等地位。今之為男女僕從者，大都利用優厚之工資，以改良其本身之境遇焉。

在僱主方面對於僕從日形缺乏，固深感不便，無如平衡的經濟制度，則期望僕從階級愈少愈佳。俟庖人使女幾與其他任何階級均等利達之時，則僱用僕從之人必日形減少。其實此邦現今已有此種顯著之趨勢，將來祇少數富裕之家能僱用僕人，即每種職業中之甚富份子方能繼續僱用僕從。是以曾受教育之高尙婦女，除非嫁得少數甚富之人，亦必親理家政，自行操作焉。

但此邦人民素富發明的天才，凡有新的需要，即能有新的供給。現時此邦一種急需，乃在如何使高尙文雅之人家婦女能事必躬親，而不至過勞。此種需要已有一部份如願以償，然不過其發端耳。現時此邦發達甚速之一種工業，即為製造節勞省力之家用器具。^①譬如電氣洗衣機器之銷用日廣，即其一例。按照商部報告，此種洗衣機器在一九二〇年之際，每月平均竟售出四萬七千一百二十八架之多。在該年年底銷數雖有減少，惟隨後則又次第增多。一九二一年每月平均售出二萬四千一百十七架，一九二二年月售三萬五千二百四十四架，一九二三年月售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七架，迨至一九二四年增加尤為顯著，是年八月份共售出五萬六千零六十六架，九月份共售出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架。此外並據商部報告，其他節勞省力之家用器具，亦莫不銷路日廣，惜無確數可稽耳。

此邦既無賤工，然則誰做不甚恰意之工作乎？或謂吾人若不能招募墨西哥工人入境，俾做此種工作，則或須多養若干庸夫懦子以補其缺。但著者以為無論從墨西哥或從天上移入許多之半奴隸^①，從事此種工作，均屬非計，而且無充足理由。其遠較妥善之方法不外二端：一為發明各種機器以代人工；二為增加工資，以便招致若干從事他項職業之人，從事此種工作。無論如何，決不能因僱主不願多付工資，遂鼓勵庸夫懦子之繁殖或招募外國賤工入境，而致種族因以劣弱也。

本章對於平衡的經濟制度之結果，不過略為指點數端，以開讀者之心胸。此種結果似令人驚心蕩魄，但其中並無一項足招許多美國人之反對。譬如普遍的自由教育當無人反對，而此種教育乃列為平衡的經濟制度必要條件之一。又商業人才應與其他專門人才同一重視，俾得發展實業，多用工人，此又為平衡的經濟制度之一必要條件，諒亦少人否認。又獎勵節省以增多資本，俾利率日低，工資日高，亦為平衡的經濟制度之必要條件，想亦罕有不贊成者。又限制移民入境，為此種經濟制度之又一必要條件，亦無反對之理由。其他必要條件如禁酒之類，亦多含此種普通性質，大都無一不擴張個人之自由，而並非根本約束個人之自由。同時每項條件均可促進各階級之均等利達焉。

著者深望此書無絲毫悲觀論調，此邦乃光榮之國家，現今乃光榮之時代，但一切未來之光榮尤未可限量。居今日之美國而追憶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間之美國，儼如自睡夢之中忽然蘇醒。蓋前此吾人雖有高尙理想，亦為輸入賤工及廣招徠民之種種流弊所埋沒。迄今此邦之高尙理想始有機會次第實現

也。吾人從此可以昭示世界，俾知自由與平等兩大高尚理想，確有同時並行不悖之可能焉。

普通心理大都不易同時抱定此兩大高尚理想，誠如從前法國學者多克斐爾^①所云：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人民崇拜自由之觀念恆時斷時續，甚屬不定。推原其故，皆因人民對於自由的觀念甚為膚淺薄弱；或毫無經驗，或漫無限制，或易於失望，或易起驚疑。惟對於平等的觀念，則一經輸入腦海，遂深根固蒂，與其他寶貴的情感同一重視。故自由的觀念係隨時變遷，常有增減厚薄，因事象感觸而異。至於平等的觀念則恆常如是，無甚變遷。人民常固執盲從，不求甚解，即犧牲一切以求平等，亦所不辭，并願養成擁護暴力所必需之各種習尚與法律，以為強求平等之代價。』

凡遇此兩大觀念不相調和之時，恆產生種種流弊，遂致許多罪惡常假自由或平等之名義以行。此書之作，乃為心志堅定之人深信民主國家之最後目的必能於自由之下求得平等者而發。凡具有此種信仰之人，必不願犧牲自由以求平等，亦不願犧牲平等以求自由。二者同一重視，並行不悖，庶幾近之。

著者現欲再引上述法國愛國學者自述著書命意之總結數語，以竟斯篇。不過祇須將原文第二句中之「法蘭西人」改為「美利堅人」而已。

『余草此書，自信並無偏見，但不能不有無限深情見於言表。蓋凡吾法蘭西人談及國家或念及時勢，欲極為冷靜，似難認為合禮也。』